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陳冠至博士

明代佛教典籍出版研究

The Study of Buddhist Publications in
Ming Dynasty



研究生：蕭漢威 撰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謝辭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研究所生涯即將進入尾聲。此篇論文可以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支持及鼓勵，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冠至老師，老師知道我想做有關佛教書籍的研究後，不僅沒有拒絕，還細心教導，讓我一步一步進入古代典籍的世界，在論文撰寫期間，老師也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讓我的論文可以快速進展。在論文口試期間，也要十分感謝鄭恆雄老師與黃文德老師所給予的寶貴意見，讓此篇碩士論文更至臻於完善，在此表達最深摯的謝忱。

在求學期間，要感謝系上林麗娟老師、黃元鶴老師、張淳淳老師、吳政叡老師、林呈潢老師、李正吉老師等多位老師的教導，讓我對圖書館的理論與實務能有更多的了解，同時也要感謝系上靜宜助教、小童助教與懷綸，在許多方面給予我的協助，讓我在忙於修課、寫報告、當 ta 之時，還可以處理許多事情。

還要感謝敬程學長、李雱學姊；同學美慧、宜伶、培娟、家妘、立安，特別感謝鑫宜同學，在碩一時，總是一遍又一遍教我統計學與 spss 的操作。還有維恩、昀庭，很高興在求學時認識你們，也謝謝你們的陪伴。論文撰寫期間，還要感謝國家圖書館四樓善本書室的多位館員，協助我調閱微卷、操作機器與列印文獻。

最後，感謝支持與關心我的家人，讓我在求學過程中無後顧之憂，忙碌之餘總是為我加油打氣，才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僅以本文獻給我敬愛的家人及關心我的人，謝謝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蕭漢威 謹誌於輔仁大學

2018. 1. 31



摘要

中國古代典籍文獻的歷史發展源遠流長，加上刻書事業的興起亦甚早，因此顯得十分發達。從唐末開始，雕版印刷術便快速發展，入宋後，更日臻成熟完善，舉凡官刻、私刻與坊刻，皆自成系統，旺盛蓬勃。在雕版印刷術的發展過程中，佛教典籍的傳佈流通與廣大信眾的高度需求，也是推動中國古代印刷術躍進的重要關鍵之一。

佛教源自於印度，約在東漢時期才傳入中國。隨著佛教的中國化，大量的佛典被翻譯成中國文字。佛書的流傳，大致是由寫經向刻經的過程逐步演進。明代刊刻佛教書籍，乃承接宋、元兩朝留下的輝煌成果，並在此基礎上精益求精，將刻印釋教書籍推向了另一個新的高峰。有明一代，官方與民間發起過數次大規模刻印藏經的活動，這對佛經的傳佈與流通，可謂起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本文謹以國家圖書館典藏的明代佛教書籍為主要檢索對象，從中選出 10 家較具代表性的明代出版機構與 112 位明代佛教書籍的出版捐貲者，作為研究基礎，並從中探索與刻印佛書有關的歷史事實，及其諸多文化與出版事業。對於佛書出版，本文從徵集、校勘、出版等三個方面進行討論；再依徵集類別，分為寺院徵集與私人徵集。而對於佛書出版活動，本文是以官府出版、寺院出版、私人出版與合作出版等四個面向綜合分析與刻印佛書相關的人物與單位。期盼能為明代佛教書籍的出版提供更為詳實的歷史探索，並獲得更為深入的觀點與認知。

關鍵詞：明代；佛經；出版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had a long-stand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was very well-developed with the extremely early rise of the engraving. Since late Tang Dynasty, engraving printing had been developed rapidly and reached a matured and perfect condition until Song Dynasty. No matter it was an official carved publishing or a private and bookstore carved publishing, it was in a self-contained system and prosperou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woodblock printing, the circu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high demands of the majority of believers were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keys to promoting forward of ancient Chinese typography.

Buddhism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bout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Buddh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The spread of Buddhist books w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handwritten to engraving. The Ming Dynasty published Buddhist books undertook the two left behind glorious result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is cornerstone, it pushed the publishing of the Buddhist sutras to another peak.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oth official and civilian had launched several large-scale engraved printing of Buddhist Tripitaka(藏經),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and widespread impacted on the spread and circu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Ming Dynasty Buddhist book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essay. We have selected 10 publishing units that were more representative and 112 donators of Buddhist publishing books, as well as explored related historical facts, many of its cultural and publishing business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 publishing of Buddhist books, w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acquisition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quisitions categories, it is divided into monastic acquisitions and private acquisitions. In terms of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Buddhist books, we hav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s and units related to Buddhist book engraved, based on four aspects: official publishing, monastic publishing, private publishing and cooperative publishing. All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ublishing of Buddhist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obtain more in-depth perspectives and cognition.

Keyword : Ming dynasty ; Buddhist books ; Publishing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2 |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3 |
| 第二章 文獻分析 | 5 |
| 第一節 中國古代刻書 | 5 |
| 第二節 中國古代佛經刊行 | 7 |
| 第三節 明代刻書事業之發展 | 11 |
| 第四節 明代佛教環境與背景 | 13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15 |
| 第四章 出版機構 | 17 |
| 第一節 南京與北京 | 17 |
| 第二節 浙江省 | 28 |
| 第三節 福建省 | 40 |
| 第五章 私人出版與助刻 | 47 |
| 第一節 僧人刻印佛書 | 47 |
| 第二節 居士捐助刻印佛書 | 57 |

| | |
|--------------------------|-----|
| 第六章 明代佛書出版活動 | 97 |
| 第一節 佛書的徵集 | 97 |
| 第二節 佛書的校勘 | 107 |
| 第三節 明代佛書出版 | 110 |
| 第七章 結論 | 125 |
| 附錄 | 131 |
| 附錄一：明代佛書出版單位一覽表 | 131 |
| 附錄二：明代佛書出版者與捐助者知見表 | 137 |
| 參考書目 | 153 |



圖目次

- 圖一：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扉頁書影 30
- 圖二：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卷五書影 33
- 圖三：開元寺刻《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書影 43



表目次

| | |
|--------------------------------|-----|
| 表一：國家圖書館藏《南藏》比對《金陵梵剎志》書目 | 24 |
| 表二：鄭和施印《南藏》整理表 | 98 |
| 表三：《藏逸經書標目》明代南、北寺院典藏書板 | 113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對於佛教典籍出版一題旨，可從現存善本古籍中分析明代佛教典籍版刻源流，並配合現有文獻考查書籍校刊與整理，同時勘查書籍與寺院之間出版活動。本文從現存善本古籍切入，進行明代佛教經籍出版研究。

中國古代佛經是伴隨佛教寺院的興建和譯經而開展，¹在此前提下，佛教的宗教發展與圖書事業，成為此論題的兩個主要部分。佛教的發展，涉及宗教政策與宗教文化；圖書出版則是中國古代文化與典籍的承傳，同時也與古代學術發展息息相關。²宗教的發展與圖書出版，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簡言之，佛教書籍出版研究，必須從圖書出版史與宗教史兩方面所交疊的史料中，進行分析和探討。

中國圖書的發展，到了明代，已經呈現出非常繁榮與興盛的局面，甚至超越了以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³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之下，造成了各類型藏書與刻書事業的全面發展，無論是一般的圖書，或是宗教書籍，在明代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僅就佛教圖書而言，從明初至明末都有許多僧人與俗人，從事佛書出版工作。在諸多單位與人們共同努力下，使得明代佛教書籍市場蓬勃發展。

¹ 何俊偉，〈雲南古代佛教寺院藏書文化〉（《雲南圖書館》，2007年第1期），頁13。

²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8月初版），頁2。

³ 王雪鋒，〈明代紹興藏書業述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頁30。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對於明代文化史的研究而言，近年來許多學者紛紛投入於此；但就圖書出版與藏書文化的研究與發展來看，卻仍存有很大的進步空間。⁴關於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末藏書家葉昌熾（1849-1917）撰寫《藏書紀事詩》時開始，本書是近代記錄藏書家故實的第一部著作，更是研究藏書之學與古典文獻的專業讀物。⁵從此以後，有關中國古代的官府、私人、書院、寺觀等類型的藏書體系，都展開了各種面向的研究。其中，對私人藏書與刻書的研究可謂最為興盛；而寺院藏書與佛教書籍出版，由於起步較晚，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少，且目前學者普遍重視漢、魏、隋、唐等時期，對於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佛教書籍出版，⁶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

明代佛教書籍出版，此一論題，前人研究多集中在明初官方出版《南藏》與《北藏》，其後，萬曆年間刊刻的《嘉興藏》也是目前學界多有著墨重點之一，除此之外，並未有太多的討論。對於明代佛教書籍整體出版事業與相關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由於歷史上留下來的文獻記載不詳，使得明代佛教書籍出版，在許多方面尚處於空白狀態。但其實佛教書籍與一般經史文集一樣，不斷有人翻刻梓行，其間差別，僅在於所出版的類別與數量多少的不同而已。⁷

為此，本研究乃為探索明代佛教書籍出版事業，透過國家圖書館現存明代佛教經籍，再配合大量的史料檢索與認知，期盼能夠考察其出版源流與脈絡，進而

⁴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年10月初版），頁5。

⁵ 王桂蘭，《葉昌熾著述及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1月），頁1。

⁶ 樓向英，〈中國寺院藏書研究述評〉（《圖書館》，2014年第1期），頁53-54。

⁷ 李亞梅、李雪玲，〈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下〉（《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2期），頁81。

管窺蠡測明代佛教書籍出版事業之全貌。本研究主要問題如下：

1. 明代官府出版佛教書籍活動。
2. 明代寺院出版佛教書籍活動。
3. 明代私人出版佛教書籍等活動。
4. 由現存古籍序跋題文中瞭解明代佛教圖書的出版活動，版刻源流等議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明代書籍出版研究，領域甚廣；本研究主要是以明代（1368-1644）為時間斷限，空間上也以明代的疆域為範疇，針對佛教書籍所衍生出的諸多命題，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茲分別說明如下：本研究所指的明代，大致上即以太祖洪武元年（1368）起始，至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為止，共計 276 年的一段時間。當然，為求歷史事實的完整，有時也無法僅以此間為直接斷限，例如部份生於元末卒於明代，以及部份生於明末卒於清代的人物，或是發生時間跨越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歷史事件，舉凡與題旨具有重要關聯性者，本文皆一併列入討論。

1. 本文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明代佛教書籍為主要檢索對象，從中選出 10 間出版單位與 112 位佛教書籍出版捐貲者作為代表，以此深入地探索其中與佛教、佛書相關歷史事實，及其衍生出諸多文化面向與出版事蹟。
2. 對於明代佛教書籍的出版與捐助事蹟，本文另取新文豐出版社所出版的《明版嘉興大藏經》為依據。此套叢書主要是印影國家圖書館所典藏的《嘉興藏》將其部分內容，整理成冊影印出版，故在研究時可成為明代佛經的一手史料。
3. 明代佛教書籍內容，主要依歷代收集經、律、論三藏為主，另有僧人著

作、志書、史籍文獻等。

4. 依佛教本身對不同語言、文字與地域之分類，非北傳漢文經典，亦不在研究範圍內，此處即指藏文、滿文等其他語文之佛教書籍。
5. 除上述外，本研究利用的文獻材料，主要包含明人文集、清人文集、傳記資料、明清方志等文獻。此外，近人有限的研究成果，更是推論時的重要參考。然為求突破前人的經驗，本研究盡量開發並過濾前人未曾使用且數量又龐大的文獻史料，從中篩汲出有關明代佛教書籍出版的些微紀錄，盡可能深入地發掘明代各種刻書、印書事蹟，再加以整理分類，然後從事深化分析歸納，俾使與明代佛書出版事業相關的諸多面向，得以總結成合理的歷史解釋。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中國古代刻書

書籍，就今日而言，通常是指用文字、圖畫或其他符號在一定的材料上記錄知識，並裝訂成冊的著作物。⁸在中國古代，隨著文字的演化，以及書寫載體的不斷改良，最初將文字刻在龜甲、獸骨上，這一時期的文字稱為甲骨文，甲骨文多為殷商王朝占卜吉凶的記錄。⁹殷商後期到周朝，人們已能在青銅器上鑄刻文字，¹⁰此文稱為金文或鐘鼎文，嚴格意義上，不能算是書。¹¹此後，人們用竹子或木片，以繩串之，作為簡牘書寫，或是另用帛書，此為春秋、戰國到漢初這一段時期，人們常用的記錄工具。

東漢時，蔡倫（63-121）發明了造紙術。紙的發明，對人類文明起了重大的作用，由此人類才逐漸進入了「寫本」書時代。¹²紙張的出現與裝訂技術的演進，奠定了中國古代書籍演化過程的主體形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局動盪、戰亂不斷的一段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文化的發展。於此期間，只要政局稍微穩定，國家便開始徵集圖書，只是一遇戰亂，圖書便會受損。¹³但魏晉南北朝，仍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紙張的發明，提供了書籍便於繕寫以及收藏管理的方法，

⁸ 焦樹安，《中國藏書史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頁10。

⁹ 吳秀珍，〈歷代藏書書寫載體和藏書文化探析〉（《圖書館》，2007年第4期），頁140。

¹⁰ 焦樹安，《中國藏書史話》，頁35。

¹¹ 李致忠，《簡明中國古代書籍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頁28。

¹² 王志國，〈五代國子監刻書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新世紀圖書館》，2008年第3期），頁97。

¹³ 陳德弟，〈魏晉南北朝私家藏書述論〉（《圖書與情報》，2006年第1期），頁33。

魏晉南北朝圖書的形式，從簡牘、縑帛，逐漸走向以紙書為主。東晉安帝元興元年（403），恒玄（369-404）始下令廢簡用黃紙，簡帛時代至此結束，圖書文獻正式進入紙本時代。¹⁴

隋、唐兩代，是中國寫本圖書的鼎盛時期。由於佛教興起，經書典籍大量被傳抄流通，手寫經本的興盛，帶動了印刷術發展。此時出現的印刷品多是佛像與單頁經咒，這類如印章印出的印刷品，是印刷術興起前的產物。現存有裝訂成冊印刷書，是於韓國慶州佛國寺石塔中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此經卷上並沒有時間記載，但有許多字，是武則天在位時所創造的新字，約略可以驗證此經卷的刊刻年代，應是唐初。¹⁵

現存有時間可考的印刷書，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金剛經》，此經卷頁首印有佛陀說法圖，卷末印有「咸通九年」（868），乃唐懿宗的年號，是目前世界最早有年代可考，也是第一本附有插圖的出版品。¹⁶

五代的後唐年間，當時的教育管理機關兼最高學府是國子監，首度雕版刻印《九經》，開創了中國官辦刻書之先河，這是中國歷史上官府第一次採用雕板印刷刻印圖書，也是儒家經典首次以刻印的方式出版流通。此後，歷朝國子監所刻印的圖書，皆統稱為「監本」。¹⁷

進入宋、元時期，圖書出版事業獲得了空前的開展。尤其是藏書與讀書之風，在宋代非常流行，主要原因在於雕版印刷術的快速發展，使得書籍得以大量印製，

¹⁴ 曾健敏、黃志豪，〈中國古代藏書文化考略〉（《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96。

¹⁵ 羅仲輝，《印刷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頁24。

¹⁶ 釋星雲，《佛教》（《教用》8，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2刷），頁675。

¹⁷ 那世平，〈五代監本刻書事業述論〉（《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頁95。

¹⁸讀書人獲得書籍的管道增加。雕版印刷術從唐末開始快速發展，入宋以後，日臻成熟完善，舉凡官刻、私刻與坊刻，皆得自成系統，刻書活動蔚為風氣。¹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雕版印刷事業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佛教典籍與信眾的需求，是推動印刷術進步的關鍵。

第二節 中國古代佛經刊行

一、佛經

匯集所有佛教典籍的叢書，稱為《大藏經》。²⁰「藏」字譯自梵文「pit aka」，其本意為箱子或籠子，乃意譯字。²¹「藏」有收藏、包容之義；「經」有貫穿、攝持義，合而言之，稱為《大藏經》。又因卷帙浩繁，集經、律、論之所有典籍，故也稱作《一切經》。《大藏經》被佛門弟子視為「法有所依，教有所據」的法寶，代表佛教三寶之一的「法寶」。佛教徒一般認為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涅槃後，則以法為師，²²故僧侶與信眾，對於《藏經》的刊印、流通、供養非常重視，並逐漸產生了各類的宗教活動。²³

佛教以教主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稱為「經」；解釋經文的注疏，稱為「論」；

¹⁸ 袁逸，〈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特徵及社會貢獻〉（《浙江學刊》，2000年第2期），頁142。

¹⁹ 曾健敏、黃志豪，〈中國古代藏書文化考略〉，頁95。

²⁰ 韓梅、韓錫鐸，〈《嘉興藏》：雕版印刷最有特點的大藏經〉（《文化學刊》，2012年第1期），頁152。

²¹ 朱寅伶，〈《道藏》研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頁10。

²² 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學書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頁99。

²³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頁1。

規範出家僧人與在家俗人的戒條，稱為「律」。依經、律、論三者，又擴展衍生出諸多文獻與內容，如經錄、佛史、傳記、燈錄、語錄、文獻、纂集、論辯、游記、志書、音義、雜記等。²⁴

中國古代歷朝的統治者，對於《大藏經》的刻印、頒賜與供養未曾間斷，其原因有二：一則出于本身對於佛教的信仰；二則為求現世福報、保佑社稷平安、裝點太平盛世。²⁵中國從宋代開始，歷代統治者在新朝建立後，往往都會刻印佛教《藏經》，廣賜天下名山寶剎，以突顯新朝氣象。

二、刊行

佛教經典的流傳，是伴隨著寫刻印刷歷史的腳步而向前，大致是由寫經向刻經的過程來演進。²⁶透過探論寫本與刻本，作為佛經出版史的分界點。此外，歷來佛典的刊刻，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寺院兩個單位負責，²⁷所以在研究佛經刊行與版本源流之時，需要特別注意到這兩個單位與佛教經典的刊行、典藏與流通之間的關聯性。

(一)、寫本書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經翻譯的第一個高峰期，新的佛經不斷出現。²⁸印度和西域僧人大量進入中國後，在中原內地廣泛地傳教，信眾和出家人的數量因而大幅增長，各地也開始廣建寺院。此一時期的統治者，不僅扶持佛教，還設立僧官制度，並建構專門的地方，用來度藏佛教典籍。此時，佛經多以抄本形式流傳，

²⁴ 羅偉國，《佛藏與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頁52。

²⁵ 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學書局》，頁99。

²⁶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6月初版），頁116。

²⁷ 汪家燊，〈佛經出版—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圖書館建設》，2002年第4期），頁93。

²⁸ 白化文，〈對佛教寺院藏書編目的建議〉（《北京圖書館季刊》，1998年第3期），頁21。

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 1900 年代，發現了大量的北朝、隋、唐的寫本佛經，可以略見此時佛經的書籍形式與典藏狀況。

北齊以後，佛教經歷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兩次法難，佛教徒深怕典籍被毀，便在石上刻經。²⁹從隋代始刻的《房山石經》，有刻石一萬五千塊，佛經一千多部。³⁰東晉時期，寺院藏書事業有了相當的進步與發展，廬山東林寺和建康道場寺，形成了南方地區的兩大寺院藏書中心，³¹並產生了專門的佛典目錄—《綜理眾經目錄》。

隋唐時期，是寫抄佛經的極盛時期，無論是書籍數量，還是藏書的規模，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胡應麟（1551-1602）說：「凡釋氏之書，始于漢，盛于梁，極于隋唐。」³²此時各地寺院，或多或少地收藏了許多官方及民間所抄錄的佛教典籍，寺院藏書制度，也逐漸趨於完善和成熟。當時的西明寺，有藏經三千三百餘卷；³³中唐的廬山東林寺，有圖書一萬卷。³⁴東林寺對於書籍的管理，較諸以往，已經顯得非常進步，從採集到分類、編目、排架等工作，都已形成完備的藏書工作程序，這說明了中國古代的寺院藏經制度，最遲在唐代便已經獲得確立。³⁵

（二）、印本書時期

²⁹ 張曼濤，《大藏研究彙編》下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頁1。

³⁰ 邵國秀，〈世事滄桑話《南藏》〉（《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6期），頁79。

³¹ 柳家英、徐建華，〈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山東圖書館季刊》，1998年第4期），頁45。

³²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1958年4月初版），卷2，〈甲部·經籍會通二〉，頁28。

³³ 馬小方，〈略論佛教對唐代圖書事業的影響〉（《文化學刊》，2011年第6期），頁170。

³⁴ 滑紅彬、劉佳佳，〈廬山佛教藏書在文化史上的貢獻〉（《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頁27。

³⁵ 徐磊，〈我國古代寺院藏書簡論〉（《文獻季刊》，2002年第4期），頁176。

唐以前，是以抄寫的方式來流通經卷，自從唐代發明了印刷術以後，手寫佛經便逐漸減少。³⁶唐末至五代的數百年當中，佛教經籍為這一時期的刻印主體。由於佛教的傳佈，需要大量的經書，在這一前題之下，也為印刷術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以及大批的能工巧匠，直接促進了印刷術的進步。³⁷

佛教經過長期的發展，在民間普遍受到了人民的信仰；再加上唐及五代寫印宗教圖書風氣盛行，宋初政府，便認為宗教有益於極權統治。³⁸宋太祖時，由官方出費，派遣高品、張從信等人，前往益州（四川）刻印《大藏經》，歷時 10 餘年，直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為止，一共開雕了十三萬塊板片；5000 餘卷經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刻印漢文《大藏經》，史稱《開寶藏》。³⁹

由宋代官方所主導的《開寶藏》，是為開雕《藏經》之濫觴。⁴⁰此後，陸續有多間寺院與僧眾發起刊刻活動。相關私刻《藏經》有：《崇寧萬壽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等漢文大藏經。這些《藏經》的數量都在 5000 至 6000 卷左右。從雕刻時間來看，它幾乎和兩宋的國祚相等，因此，整個宋代，隨著每一次雕刻《大藏經》完畢，都必然要掀起佛寺收藏《藏經》的新高潮。⁴¹

元代雖為蒙古人所建立，但對佛教出版事業也十分支持。此一時期，佛書出版一如前代繁榮與興盛。元代佛經刻印工程主要以《磧砂藏》為主，此部《藏經》早在宋紹定四年時（1231）就開始雕印，但因主刻寺院「磧砂延聖院」遭逢祝融，又歷經宋末元初，兩朝易代動亂，刻事曾中斷長達 30 年之久，直到大德元年（1297）才又繼續雕刻。《磧砂藏》刊刻工程到治至二年（1322）方告竣工，歷時 91 年。此外，元代另有於杭州刻印的《普寧藏》與官方刊刻《弘法藏》。

³⁶ 李如斌、范繼玲，〈山西寺觀藏書史略〉（《晉圖學刊》，2000 年第 4 期），頁 59。

³⁷ 張孜穎，〈從《金剛經》探微唐代雕版印刷發展狀況〉（《金田》，2014 年第 10 期），頁 115。

³⁸ 吳哲夫，〈宋代圖書出版業——市場與版權〉（《圖書文獻》，2007 年 12 月第 297 期），頁 104。

³⁹ 張建東，〈文化視域下宋代寺觀藏書論略〉（《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3 年 9 月第 9 期），頁 18。

⁴⁰ 李富華，〈《開寶藏》研究〉（《普門學報》，2003 年 1 月第 13 期），頁 3。

⁴¹ 王河，〈兩宋時期佛寺藏書考略〉（《江西社會科學》，1997 年第 9 期），頁 57。

上述《磧砂藏》刻印工程跨越宋、元兩代，此一時期，雕版、活字、套印等方式，大量地運用於印刷書籍上，相關出版品也以佛經為主。在佛教徒對佛經的大量需求下，雕版印刷術於此時快速進步，讓佛教經籍得以廣泛傳播。臺北國家圖書館現藏雙色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刻印於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湖北江陵的資福寺，⁴²為世界上現存最早木刻雙色套印本，此一孤本，可以佐證中國印刷術與佛教經書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⁴³

第三節 明代刻書事業之發展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上，通常以武力開國的君主，對於亟待休養生息的社會，大多會採取偃武修文的政策，而刻意於文治。明代也是如此，開國君王朱元璋（1328-1398）未投身戎伍之前，曾住僧寺，與宗教具有深厚的淵源。朱元璋本來目不識丁，而在多年的征戰當中，經常與身邊的文士們共商國事，於是從中了解到學問於治國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北伐時，就命令甫攻下元大都（北京）的大將軍徐達（1332-1385），將元朝中央政府的藏書運回南京，以充實新朝的帝國藏書。《明史·太祖本紀》載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守宮門，禁士卒侵暴」。⁴⁴

除接管前朝的國家藏書外，明初諸帝也都十分注意訪集民間的書籍，經常透

⁴² 陳行先，《古籍善本》（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頁155。

⁴³ 阮靜玲，〈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特展紀實〉（《國家圖書館館訊》，2007年第2期），頁7。

⁴⁴ 清·張廷玉，《明史》（《中國學術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初版），卷2，〈本紀第二〉，頁2下。

過民間獻書的方式，來豐富中央政府的藏書。例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朱元璋下令採購天下遺書，當時的福建布政司便曾經進呈《南唐書》、《金史》、《蘇轍古文》等三部書給朝廷。⁴⁵總之，在短短的二十餘年內，明太祖就有三次大規模向民間徵書的紀錄，⁴⁶可見他對中央政府藏書事業的高度重視。

由於明太祖對於文化事業的重視，於是施行了一系列的發展政策，造成明代出版業的蓬勃興盛。官方的政策，包括免除書籍稅、鼓勵公私刻印圖書等措施，⁴⁷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圖書出版與運銷等行業，便大量地出現，加快了圖書的流通，私人藏書家的數量，亦隨之迅速增加，藏書規模也日益成長。

明代中葉以後，商業極度繁華，手工業發達，市民階層擴大，促成了一個更大的書籍消費與收藏市場。同時，世俗文化的提升，使得書籍種類不斷地增加，且涉及內容廣泛，嘉靖之後，各類通俗文學讀物如小說、戲曲、美術等，十分盛行於書籍市場之上。商品經濟形態的發達，更進一步地促進了書籍市場的繁盛，傳統的坊肆除了零售書籍，也會在固定的時間，進行一些批發銷售，形成特有的書籍貿易集市。⁴⁸

出版業興起後，坊刻居於主導地位，並引領明代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明代的坊刻行業，主要集中在南京、蘇州、建陽、杭州、徽州、北京等六個地區，約

⁴⁵ 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卷26，〈學校下〉，頁418。

⁴⁶ 杜玉珠，〈明朝前期官府藏書管理探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98。

⁴⁷ 周飛越，〈明代藏書事業繁榮的政治因素探究〉（《新世紀圖書館》，2011年第3期），頁101。

⁴⁸ 薛靜，《明代藏書文化與書籍函套設計》（南京：南京藝術學院設計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4月），頁7。

有五百家。⁴⁹此外，明代私刻書籍的情況也非常興盛，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達到鼎盛。但因只重商業利益，校刊不夠嚴謹，品質反而不如宋、元刻本，故近人常有「明人刻書而書亡」之嘆。⁵⁰

第四節 明代佛教環境與背景

明代的宗教管理政策，基本上是延續中國千年的僧官制度，此一制度在歷代都有不同的變革。明代是由開國君主朱元璋訂定出總體政策，⁵¹後代君主延續此一制度，間略為調整，但不出總體之規範。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設善世院，命慧曇（1304-1371）主持，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其下又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官員，以此對佛教教團全面掌控。⁵²

明代所制定的僧官制度，主要是為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與管理，此一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府、州、縣，分別建立了四級僧官體系，⁵³以管理全國的寺院與僧尼。在明代諸多宗教中，佛教為最多人所信奉之宗教，故整體政策以佛教為中心，道教次之，制訂管理全國宗教的制度。

⁴⁹ 李軒英，《毛晉編輯出版思想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5月），頁4。

⁵⁰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2刷），頁27。

⁵¹ 程曦，《明代儒佛融通思想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頁34。

⁵² 杜繼文，《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5月第3次印刷），頁510。

⁵³ 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頁231。

明代宗教主管機關為禮部，禮部之外還有光祿寺、太常寺、鴻臚寺等單位。⁵⁴另一方面，明代政治上較為特殊的是宦官系統，宦官原是內廷的侍從，其後逐漸參與國家政治的運作。⁵⁵在明代諸多史料中，可以看見宦官參與許多宗教活動，如建寺、賜經、辦法會、為皇家祈福等。由於宦官的身份比較特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皇家的代表，其中最為人所熟知就是七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1371-1433）。⁵⁶

明代君主多好佛、道，因此，中央政府曾經大規模刊刻過不少的《佛藏》與《道藏》，乃至《蕃藏》等宗教經典。關於《佛藏》的刊刻，初期是以中央政府所刻印的《南藏》與《北藏》為代表，《南藏》經板存於金陵（南京）大報恩寺中，供天下寺院請印。後期則多是緇俗二眾共同發心刊刻佛經，其代表為私刻藏經《嘉興藏》。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使得佛教經典，在明代的書籍市場上頻繁與多樣地流通著。

此外，明代經坊與書肆不僅刻印販售佛經，有些還與寺院相互合作，其方式是經板收藏於寺院，由寺院交付印刷與裝訂，經坊或書鋪並不掌管經板，請印者會同寺方與經鋪，訂出印製規格，⁵⁷存於金陵的《南藏》，即是以此方式印刷流通。從地域上看，坊肆所刊印佛書，仍以南方建陽、金陵、蘇州為最，相比之下，蘇、杭更盛，北方則以北京為最重要的刻書地。

⁵⁴ 趙軼峰，《明代國家宗教管理制度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頁21。

⁵⁵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8年第48期），頁164。

⁵⁶ 馬明達、杜常順，〈明代宦官與佛教寺院〉（《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頁108。

⁵⁷ 彭濛，《明清以降江浙經坊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5月），頁1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結合以下三種方法，針對明代佛教書籍刊刻與出版的諸項問題進行探究：

一、文獻分析法：

欲研究明代的寺觀藏書，首先必須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從現存的古籍文獻當中，挖掘出第一手的史料，再加以分析、整理。同時，還必須大量檢索其他類型的資料，如從明人文集中找尋曾經贊助過私刻大藏經的人物與事蹟。

二、一般歷史研究法：

所謂一般歷史研究法，即是透過考證大量的原刻本古籍，然後從中整理出許多歷史真相的脈絡，並針對問題，分別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與發展的規律。⁵⁸例如從《中國佛寺志叢刊》等史料當中，發掘出與本研究題旨相關的人、事、時、地、物，結合這些條件，再分別提出新的發現，力求重建歷史事件的真實樣貌。

三、歸納法：

綜合以上的各類方法，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歸納，進而提出結論。

⁵⁸ 顧力仁，〈歷史法及其在圖書館學研究上的應用〉（《書府》，1998年第18、19期），頁50。



第四章 出版機構

寺院是明代出版佛教書籍重要機構，從明初至明末都有許多寺院從事出版工作，本章從國家圖書館現存善本古籍中，選出經廠、南京大報恩寺、北京大隆福寺、衍法寺；杭州昭慶寺、瑪瑙寺、雲棲寺；嘉興楞嚴寺、三塔寺；福州開元寺等十間出版單位，詳加介紹刊刻佛教書籍的出版活動。

第一節 南京與北京



一、經廠

明代皇宮內廷刻行的宗教書籍，大多由司禮監所掌管的經廠負責出版，此機構所出版的書稱為「經廠本」或「內府本」。成祖遷都北京後，司禮監擴大規模，設立經廠，負責處理皇室日常的刻書、印書工作，以及收藏所刻之板片，內設提督，總領其事，專司提調刊刻各處新舊書。⁵⁹

據《大明會典》記載，司禮監內有工匠 1583 名，分為：牒紙匠、表背匠、摺配匠、裁曆匠、刷印匠、黑墨匠、筆匠、畫匠、刊字匠等，⁶⁰這些都是刻印書籍以及後續裝禎出版的專門人員，可說是分工精細的印刷廠。在《日下舊聞考》中對司禮監所掌管的經廠記載如下：

皇城內西隅有大藏經廠，隸司禮監，寫印上用書籍及造製勅龍箋處。內有

⁵⁹ 向功晏，〈明代經廠本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2 期），頁 41。

⁶⁰ 明·李東陽等，《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 年 9 月影印本，據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 15 年司禮監刊本），卷 189，〈工匠二〉，頁 12 上-下。

廨宇、庫藏、作房，及管庫、監工等官員所居。藏庫則堆貯歷代經史文籍、三教番漢經典及國朝列聖御書、詩賦、文翰、印板、石刻於內。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⁶¹

由上可知司禮監所掌管的經廠是明內廷最主要的官方出版機構，經廠所出版的書籍從歷代經史文集到佛道經書，都是由經廠刻印出版。在眾多書籍中，釋道典籍的刊刻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出版工程。刻印漢文佛經的地方稱為「漢經廠」，除漢經廠外，刻印其他文字佛經之場所稱為「番經廠」、「西天經廠」。

經廠除造印佛經外，另設專門之寺院，經常性為宮廷舉辦各種法事，以祈國泰民安、國運昌隆。就清人考訂明代大藏經廠在玉熙宮遺址之西，名「延壽庵」，庵內有嘉靖六年（1527）鐘一口，上鑄「延壽庵及內府安樂堂佛堂永遠供奉」等字，安樂堂在西內經廠，「延壽庵」是其佛堂，稍西為經板庫，此庫以貯經史文籍、番漢經典及御制詩文印板。⁶²

明穆宗時曾命司禮監重修番、漢二經廠，但未能完成，直到萬曆五年（1577）時，慈聖皇太后（1542-1614）與皇室成員等捐資重修，並命司禮監太監馮保（1543-1583）選址，於西直門外七里興建萬壽寺，並將此寺院定為漢經廠。萬壽寺於萬曆五年三月開工，萬曆六年（1578）六月完工。⁶³《萬曆野獲編》記載如下：

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成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璫谷大用故地。始於萬曆四年。凡二歲告成。……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於西直門外七里。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廠。年久頽圯。穆皇帝重修未竟。上移貯漢經於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寧安。重樓複榭。隱暎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⁶⁴

⁶¹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2刷），卷41，〈皇城〉，頁645。

⁶² 《日下舊聞考》，卷41，〈皇城〉，頁646。

⁶³ 明·張居正，《張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影印），卷12，〈敕建萬壽寺碑文〉，頁11上-下。

⁶⁴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5，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第1版），卷27，〈京師敕建寺〉，頁686-687。

承上文，「萬壽寺」是萬曆時新建之漢經廠，正殿稱「大延壽」，閣曰「寧安」，並移漢經廠經板至此貯存，文中雖曰萬曆皇帝下旨建造，但從張居正（1525-1582）〈敕建萬壽寺碑文〉一文中可知，萬壽寺漢經廠是依慈聖皇太后之意建造。

經廠所出版之佛經除了宮廷自用外，也有恩賜諸藩親王、王公大臣以及天下名山寶刹，以顯皇恩浩蕩。關於經廠所刊刻之佛經，明代宦官劉若愚（1584-？）在《酌中志》一書中載到：

佛經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十八萬八十二頁……大五大部經、華嚴經八十一本、大涅槃經四十二本、報恩經七本、金光明經十本、心地觀經八本、小五大部經、法華經七本、楞嚴經十本、佛母大孔雀經三本、地藏經三本、梁皇懺十本、圓覺經、彌陀經、諸品經咒、金剛經批註一本一百四十七頁、華嚴小鈔一百十七本三千二百十八頁、諸真實懺十二本、小道經一部。⁶⁵

由《酌中志》中記載可知，經廠出版的佛經種類繁多，是明朝政府出版佛書重要機構。國家圖書館現藏內府刊印佛教書籍有：永樂十五年（1417）內府刊《神僧傳》九卷、《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不分卷、永樂十七年（1417）刊《感應歌曲》、正統五年（1440）刊北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附《普賢行願品》一卷、《開元釋教錄》數卷⁶⁶、萬曆三十八年（1610）梵夾本《佛說金剛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一卷等佛教書籍。上述國家圖書館所藏內府出版佛教書籍，其中有數本是明初時於南京刊刻之圖書，考《金陵梵刹志》中記載如下：

永樂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一如（1352-1425）等題奏：藏經目錄裏面，前是經律論後是各宗祖師文字，聖朝所編的《佛名經》與《名稱歌曲》、《神僧傳》目錄內合無編寫在經律論後，諸宗文字之前。奉聖旨：安在後，只要

⁶⁵ 明·劉若愚，《酌中志》（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9月），卷18，〈內版經書紀略〉，頁6上-7下。

⁶⁶ 據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此書現存六卷。

有朕名時便了。⁶⁷

同書中又寫到：

七月十八日，早，一如等於奉天門口題《夢感功德經》南京藏內已入大字函今合無就聖明《諸佛名經》等編入後面，奉聖旨：荒唐之言不要入。……又題：聖朝《佛菩薩名稱歌曲》作五十卷、《佛名經》作三十卷、《神僧(傳)》作九卷，即日見寫奉聖旨：是好。⁶⁸

從《金陵梵剎志》中可知國家圖書館所典藏《神僧傳》、《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感應歌曲》等書正是書中記載書冊，這些書籍同樣為內府所刻印，地點是在南京。



二、南京大報恩寺

大報恩寺位在南京城南邊，聚寶門外長干里。此寺歷史悠長，三國時，康僧會(?-280)致贈舍利給吳大帝孫權(182-252)，帝建寺及阿育王塔，此為江南塔寺之始。⁶⁹太元九年(384)劉薩訶(345-436)得佛舍利復於此建「長干寺」，梁武帝蕭衍(464-549)命修造三級塔，⁷⁰至宋天禧二年(1018)改名「天禧寺」，建聖感塔，元改「天禧慈恩旌忠寺」。入明後，洪武間修天禧寺塔，永樂十年(1412)建九級寶塔賜額「大報恩寺」。⁷¹

⁶⁷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6月臺1版，據民國25年金山江天寺影印明天啟7年南京僧錄司刊本)，卷2，〈欽錄集〉，頁35上。

⁶⁸ 《金陵梵剎志》，〈永樂十八年〉，頁37下-36上。

⁶⁹ 明·李賢等，《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初版，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本影印)，卷6，〈寺觀〉，頁18上。

⁷⁰ 清·王新命，《江南通志》(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影印本，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23年刊本影印)，卷35，〈古蹟〉，頁13下。

⁷¹ 《金陵梵剎志》，卷31，頁1下。

永樂十年時，勅命工部以宮闕規模重建，監工為太監汪福、鄭和等，工部侍郎張信（?-1444）徵軍匠十萬人，至宣德三年（1428）始告完成。大報恩寺殿宇恢弘，堂舍錯落，廊廡櫛比鱗次，全部建築以四天王殿及大殿，最為壯麗，石壇欄楯，均用白玉石，精雕細鏤而成，明初詔刻《大藏》，別置藏經殿，貯《南藏》經板全部。⁷²

南京大報恩寺所典藏《南藏》經板，是明朝官方刊刻第一版《大藏經》，此藏有《洪武南藏》、《初刻南藏》之名稱。《南藏》刊刻之始在《釋鑑稽古略續集》中有載：「洪武五年（1372）王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⁷³關於明太祖刊《南藏》經板一事，萬曆中，南京戶部郎中曹學佺（1574-1647）在〈大報恩寺修理藏經殿及貯經廊房疏〉中寫到：

主上聰明神聖有宥而理時製御藏頒布域中，無非纂承祖宗福利黎元至意然，有《南藏》在金陵大報恩寺，藏版為高皇帝詔刊，而寺即文皇帝所建者也，凡緇錫不能徑達於宸聰而大內之賜不能遍及。乎叢林者，則有《南藏》以流行之……。⁷⁴

由上述可知，《南藏》是太祖朱元璋所詔刊，此外，在《金陵梵剎志》中葛寅亮（1570-1646）與進士俞彥在〈報恩寺九號藏經併藏經殿碑記〉⁷⁵與〈大報恩寺重修藏經殿記〉⁷⁶兩篇文章中提出相同看法，認為太祖刊《南藏》板貯於報恩寺，

⁷² 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上海：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8月出版），書前，〈大報恩寺全圖〉，不著頁數。

⁷³ 明·釋幻輪，《釋鑑稽古略續集》（《大正新修大藏經》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修訂版1版），卷2，〈太祖高皇帝〉，頁925上。

⁷⁴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石倉全集》8，臺北：漢學研究中心，影印本，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卷4，〈大報恩寺修理藏經殿及貯經廊房疏〉，頁1下-2上。

⁷⁵ 《金陵梵剎志》，卷31，頁18下。

⁷⁶ 《金陵梵剎志》，卷31，頁17上。

成祖復刻《北藏》於燕（北京）。⁷⁷

另有學者指出，洪武年間只有校刊藏經，未有刊刻，實際下詔刊刻是建文帝（1377-？），完成時間也是在建文年間，故《洪武南藏》應為《建文南藏》。⁷⁸此一說法還有商榷之處，但也可知《南藏》經板的刊刻與時間，可謂迷離撲朔。囿於史料之不足，現今以難詳考此藏始刻於洪武五年「點校藏經」，還是洪武點校，建文刻印。從現有史料中可知永樂初年時《南藏》經板已刻竣，《金陵梵剎志》記述如下：

永樂元年（1403）

九月二十九日午時，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錦衣衛指揮趙曦於武英殿題奏：「天禧寺藏經板，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聖旨：「問他取些個。欽此。」⁷⁹

由上可知，永樂元年時天禧寺（報恩寺）《南藏》經板已刻印完畢，可供十方信眾前來請印，並要求請印者準備足夠銀兩，方可請印全藏，報恩寺印刷《南藏》是由南京城聚寶門附近經鋪配合印刷與裝禱，據學者研究相關坊肆約有十餘家，⁸⁰每年可印製《南藏》和四大部經⁸¹各二十部。⁸²請印方式是向報恩寺禪堂領號票，再酌議印經材料費用，造印時間以三月為限。⁸³

⁷⁷ 《金陵梵剎志》，卷 31，頁 17 上-19 上。

⁷⁸ 何梅，〈明《永樂南藏》研究〉（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8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1 版），頁 52。

⁷⁹ 清·釋悟明，《敕建報恩寺梵剎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卷 3，〈附前明清教錄內禁約條例〉，頁 125。

⁸⁰ 野沢佳美，《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歴史学的基礎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年 10 月）頁 303-308。

⁸¹ 四大部經為：大般若經、寶積經、華嚴經、涅槃經。

⁸² 《金陵梵剎志》，卷 49，〈附請經條例〉，頁 77 上-78 下。

⁸³ 同上注，頁 74 下-76 下。

永樂六年(1407)時，報恩寺失火，寺塔全燬。⁸⁴明成祖在永樂十一年(1413)時下詔重建，在〈重建大報恩寺敕〉一文中寫到

比年有無賴僧本性，以其私憤，懷殺人之心，潛於僧室，放火將寺燒毀。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黃金之地，悉為瓦礫；浮屠煨燼，頹裂傾敝。周覽顧望皇考皇妣罔極之恩，無以報稱。⁸⁵

如明成祖所言，黃金之地，悉為瓦礫，故學界多認為《南藏》經板於大火中付之一炬，永樂六年後，《洪武南藏》不復存世，而《洪武南藏》的覆刻本《永樂南藏》開版於永樂十年至十五年之間(1412-1417)，⁸⁶刊成約在永樂十七年。⁸⁷

《永樂南藏》是明朝官方第二版大藏經，對於此《藏經》的刊版與完成，一直存有諸多疑點。近有〈有關《永樂南藏》論證的考辨》⁸⁸一文指出，《永樂南藏》是不存在，明成祖朱棣也無刻過《永樂南藏》之舉，⁸⁹存世《南藏》只有朱元璋所刻《洪武南藏》一版，本文提出諸多史料左證，筆者不再重述。

另有日本學者野澤佳美，利用山口大學與快友寺所藏兩部明末清初版《南藏》所載刻印工人姓名與元末明初可查考刻印工人進行比對，發現有 27 人的姓名，出現在這兩部《南藏》刻工名單中，這表示如果永樂十年重刊《南藏》，與明初有近四十年時間差距，以刻工職業生涯 25 年來算，應是不會出現，當然也不能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但如此多人姓名相同，其機率應是很低。⁹⁰野澤氏最後總結，永樂

⁸⁴ 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大事記·明〉，卷 10，頁 142。

⁸⁵ 明·傅鳳翔輯，《皇明詔令》(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9 月臺 1 版)，卷 5，〈重建大報恩寺敕〉，頁 32 下-33 上。

⁸⁶ 任繼愈編，《宗教辭典 上冊》(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7 月初版)，頁 470。

⁸⁷ 野澤佳美，《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歴史学的基礎研究》，頁 50。

⁸⁸ 何穎，〈有關《永樂南藏》論證的考辨〉(《圖書館界》，2015 年第 4 期)，頁 25-29。

⁸⁹ 何穎，〈有關《永樂南藏》論證的考辨〉，頁 25。

⁹⁰ 野澤佳美，〈明初的兩部南藏——再論從《洪武南藏》到《永樂南藏》〉(《藏外佛教文獻》，2008 年第 1 期)，頁 455-458。

六年時《洪武南藏》版片並未全被燒毀，而是由《永樂南藏》所繼承。

總合上述諸多史料與前人研究成果，應可確認明初只刊過一版《南藏》即《洪武南藏》，此《藏經》經板在長時間印刷下多有損壞，補版與增刊是經常之事，故其編排次第與版面，與最初刻成時差異甚大，也因此讓人誤認明初有刊刻過兩版《南藏》，經過多年研究成果與實物比對，⁹¹對於明初兩部《南藏》的身世應有新的解讀與詮釋。

國家圖書館現藏《南藏》書籍若干部，比對《金陵梵剎志》附錄〈南藏目錄〉書目列表如下：

表一：《國家圖書館藏《南藏》比對《金陵梵剎志》書目》

| 書名 | 比對書目 | 說明 |
|------------------|-------------------------------|-------------------------|
|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 《南藏》翔字，同〈南藏目錄〉。 ⁹² | 版心有「翔九」。 |
|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存八卷 | 《南藏》安字，同〈南藏目錄〉。 ⁹³ | 版心有「安九」。卷後書「施財信善黃圓富」等字。 |
| 華嚴經音義二卷 | 《南藏》塞字，同〈南藏目錄〉。 ⁹⁴ | 封面有「邵亭藏」籤貼。 |

⁹¹ 近人鄧之誠在《骨董瑣記》一書中提及鄭和於永樂五年至宣德五年施印 9 部南藏經，部分藏經在各地陸續被發現。

⁹² 《金陵梵剎志》，卷 49，〈南藏目錄〉，頁 40 上。

⁹³ 《金陵梵剎志》，卷 49，〈南藏目錄〉，頁 40 上。

⁹⁴ 《金陵梵剎志》，卷 49，〈南藏目錄〉，頁 63 上-下。

| | | |
|-------------|---|------------------|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存一卷 | 《南藏》田字，比對〈南藏目錄〉此書是雞、田、赤三字， ⁹⁵ 國家圖書館只存田字。 | 三十八卷後有「廣順淨昱記」等字。 |
|-------------|---|------------------|

三、北京大隆福寺

大隆福寺位於北京壽仁坊，始建於景泰三年（1452），⁹⁶乃景泰帝下令建造皇家寺院，以拆取英宗居住南城翔鳳殿的建材修建而成。⁹⁷隆福寺修建完成後，其莊嚴與華麗，可謂壯麗甲於京諸寺。⁹⁸隆福寺整體建築共五進院落，⁹⁹山門、釋迦殿、萬善正覺殿，在二、三層殿，左右兩邊，左為藏經殿，右為轉輪殿，中經毗盧殿，至第五層，為大法堂。白石台欄，周圍殿堂，即南內翔鳳等殿石欄杆也。¹⁰⁰

成化、弘治時大隆福寺有集資刻印過許多聲韻方面的書籍如成化三年（1467）至七年（1471）所刻印的《改併五音集韻》、《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韻聚四聲篇海》，以及弘治十年（1497）刊本《切韻指南·附篇韻貫珠集》等書籍。《改併五音集韻》一書由大隆福寺首座文儒勸募重刊，觀音寺沙門思遠校勘考訂，隆福寺前堂首座文通重詳考訂，思寧、思容檢對，思宜、思宣謄錄，江右沙門福興書稿，

⁹⁵ 《金陵梵剎志》，卷 49，〈南藏目錄〉，頁 63 下。

⁹⁶ 明·陳文等奉敕修，《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64 年-1966 年，據北京圖書館紅格鈔本微卷影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卷 217，〈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景泰附錄 35〉，頁 2 下。

⁹⁷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 刷），不著卷數，〈東西廟〉，頁 54。

⁹⁸ 佟洵，《佛教與北京寺廟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 版），頁 102。

⁹⁹ 徐威，〈隆福寺街覓古寺〉（《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5 年第 2 期），頁 42。

¹⁰⁰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八卷》（《北平地方研究叢刊》2，臺北：進學書局，1969 年 11 月初版，據明崇禎 8 年版影印），卷 1，〈大隆福寺〉，頁 43 下。

文思院副使雷祥書真。¹⁰¹隆福寺修此字書，書序文中清楚記載過程，乃至最後付梓出版的捐資者。原文節錄於下：

大隆福寺住持戒璿令本山文儒思遠文通輩，間取篇韻協心考訂，重加刪補，而僧錄講經文淳又校詳之，凡三繕稿，俱出思宜一手，自成丁亥上元日為始，至辛卯午日方克就緒，適司設太監賈安、房懋來禮寺，觀茲成書，欣然捐貲繡梓，與天下學者共之，而屬予敘諸端。……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秋九月之吉，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脩國史、知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序。¹⁰²

本書卷六後有「成化丁亥年孟春吉旦造」，卷七首頁有「大明萬曆四年（1576）四月吉日樊氏若愚集」等字樣，可瞭解此書於萬曆年間有修補書板活動。國家圖書館現藏有於成化三年刻印《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三部、成化六年（1470）《改併五音集韻》兩部皆是隆福寺於成化、弘治間集費刊印之書籍。

四、北京衍法寺

衍法寺在阜城門外大街路北，元代時為觀音寺，建置始末無可考，天順年間，在原址上建新寺。¹⁰³成化四年（1468）太監阮安（1381-1453）重建，賜今寺名¹⁰⁴，萬曆十九年（1591）時，慈聖皇太后、中宮暨宮嬪、貴人等悉出鑿，倡為修葺，內官太監等人亦各捐貲。¹⁰⁵在皇家後宮動員下，衍法寺的殿宇重葺一新，巍然莊嚴。衍法寺建築群有天王殿、大覺殿、千佛閣、真武殿，在正殿左側為伽藍、觀

¹⁰¹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六年至七年，金臺大隆福寺集費刊本），書前，〈新篇韻序〉，頁4上-5上。

¹⁰² 《改併五音集韻》，書前，〈新篇韻序〉，頁3-5。

¹⁰³ 《日下舊聞考》，卷96，〈郊坰·西六〉，頁1603。

¹⁰⁴ 明·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2月第1版），卷19，〈寺觀〉，頁196。

¹⁰⁵ 明·王愛，《衍法寺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58，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頁131。

音二殿，右側是祖師、地藏二殿，鐘鼓二樓對列於殿前，形成一規模完整寺院。¹⁰⁶

衍法寺為皇家私修之寺院，從成化至萬曆年間，一直有皇室成員或太監捐貲修建。有關衍法寺出版流通佛教書籍在《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¹⁰⁷序文寫到：

大明中宮皇后，每齋沐焚香，捧誦《觀音靈課》，時為社稷歲豐，祈太平，屢屢感應。遂命鈔梓，印施百卷，以便臣民決疑，令預趨吉避凶，闡明法寶，慈澤後人。……

時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春正月十五日吉，刻於大乘禪寺，¹⁰⁸計板二十二塊，請京都衍法寺流行天下。¹⁰⁹

從上可以看出，萬曆二十年（1592）時，中宮皇后下旨刻印《觀音靈課》一書，由衍法寺承接皇后懿旨刊刻書冊，衍法寺可說是皇家私人出版機構。此單位應與官方出版機構司禮監「經廠」作一區別。衍法寺屬皇室私人施印非正式單位，故多是後宮與太監活動，經廠同樣為太監管理，但直屬於大內，是官方正式出版機構，兩者之間的規模、性質都有差別。據《明代版刻綜錄》卷三所載¹¹⁰衍法寺在正德、隆慶年間就曾刻印過多種書籍，擁有良好的刻工與技術，應是衍法寺成為皇室私人出版單位重要原因。¹¹¹

國家圖書館現藏衍法寺所刊刻書籍有：宣德六年（1431）《教乘法數》一部十二卷、正德十年《改併五音集韻》兩部、正德十一年（1516）《新編篇韻貫珠集》

¹⁰⁶ 清·黃彭年輯，《畿輔通志》（《中國省志編彙》11，臺北：文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12月初版，據清宣統2年刊本影印），卷178，〈寺觀一〉，頁56上。

¹⁰⁷ 《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一書，為民國初年藏書家徐乃昌得明代孤本，後請民初高僧印光法師撰寫流通序文，後以石印出版。

¹⁰⁸ 據學者辛德勇研究，此非具體佛寺，是泛指稱一般寺院，參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3期，〈述石印明萬曆刻本《觀世音感應靈課》〉，頁111。

¹⁰⁹ 佚名，《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智者叢書》戊001，臺中：養正堂出版社，2011年11月配圖重排初版），〈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製版流通緣起〉，頁8。

¹¹⁰ 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5月第1版），卷3，頁39下。

¹¹¹ 辛德勇，〈述石印明萬曆刻本《觀世音感應靈課》〉（《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3期），頁111。

一卷兩部、《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三部、嘉靖四十五（1566）《妙法蓮華經解》七卷和萬曆十四年（1586）《佛說盂蘭盆經孝衡疏》二卷一部。

第二節 浙江省

五、杭州昭慶寺

昭慶寺位於杭州城錢塘門外，始建於五代後晉天福元年（936）。宋太平興國元年（976）建戒壇為天下僧人開壇受戒。¹¹²元至順元年（1330）文宗皇帝（1304-1332）賜《大藏經》五千餘卷。¹¹³入明後，永樂六年重修山門等殿宇，十五年時增建法堂、齋堂、鐘樓；正統元年（1436）鑄大鐘、建鼓樓，成為規模宏偉之寺院。正統十年（1445）時，朝廷頒賜《永樂北藏》一部，永久典藏於寺內。¹¹⁴

從元、明兩朝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昭慶寺內藏有大量的經書典籍，這些經籍的出現，對昭慶寺建立經坊流通釋教書籍必然產生重要影響，藏書家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對昭慶寺內販售梵書描述如下：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

¹¹² 清·李衛，《西湖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4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3月臺1版，據清雍正九年刊本影印），卷11，〈寺院三〉，頁1上。

¹¹³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30，〈寺院〉，頁47下。

¹¹⁴ 清·吳樹虛，《大昭慶律寺志》（《中國佛寺志史誌彙刊》1-16，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10月初版，據清光緒8年錢塘丁氏重刊本景印），卷1，〈興建上〉，頁8上。

後月餘，則徙余嶽墳，遊人漸眾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¹¹⁵

由上可以看出，昭慶寺是杭州武林地區佛教書籍流通重鎮，關於昭慶寺於何時建立經坊，今已不可考。清末藏書家丁丙（1832-1899）所著《善本書室藏書志》中對《禪宗永嘉集》考訂定如下：

《禪宗永嘉集》二卷，明嘉靖刊本。唐永嘉沙門元覺撰……嘉靖三十八年（1559）寓杭州佛慧寺沙門真源募緣刊，版留昭慶經坊。¹¹⁶

由上文可知，嘉靖三十八年時，昭慶寺經坊已經開始典藏佛教書籍板片，以供刊行流通。入清後，有關昭慶寺經坊刊刻書籍與相關出版史料更加豐富與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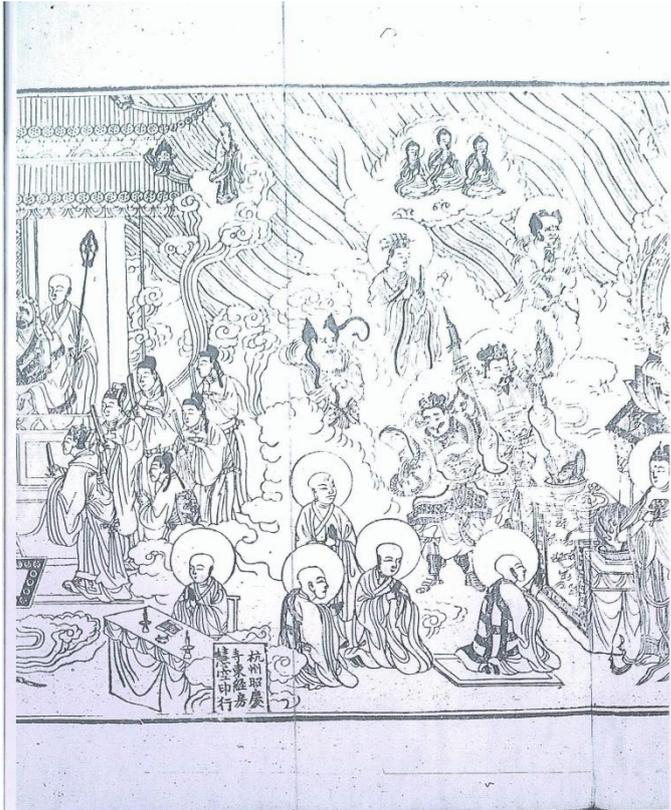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現今典藏明代昭慶寺所刊印之書籍為《慈悲道場懺法》，此經書一般通稱為《梁皇寶懺》的禮佛懺悔儀文，國圖所典藏版本為配補刊本，在本書的扉頁上印有「杭州昭慶寺東經房慧空印行」的牌記，以證明其版本與印造地點。¹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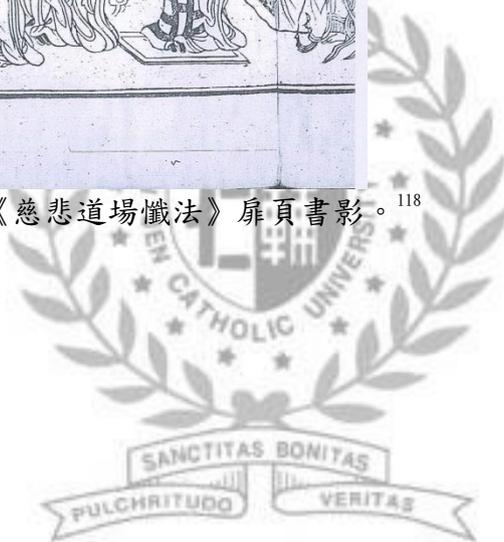
¹¹⁵ 《少室山房筆叢》，卷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56。

¹¹⁶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8月初版），卷22，〈禪宗永嘉集〉，頁4上。

¹¹⁷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杭州昭慶寺慧空印造梵夾本），書前，〈杭州昭慶寺東經房〉，不著頁數。



圖一：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扉頁書影。¹¹⁸



¹¹⁸ 圖片轉引自：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明杭州昭慶寺慧空印造梵夾本。

六、杭州瑪瑙寺

瑪瑙寺又名瑪瑙寶勝寺，舊在孤山瑪瑙坡，此地區碎石文瑩，質若瑪瑙，常有人採以鑄圖篆，故名瑪瑙。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遷至葛嶺之東，¹¹⁹元末時寺毀，永樂間重建殿堂，寺中有大鐘，舒而遠聞，鐘上鑄《妙法蓮華經》與《金剛經》全文。¹²⁰

關於瑪瑙寺經房，《西湖竹枝詞》一書中寫到：「瑪瑙寺兩旁列經市，曰經房。」¹²¹此即指瑪瑙寺旁販賣經書的書肆與印書經房。有關瑪瑙寺經房，參閱古籍書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五大部直音集韻》，為瑪瑙寺於萬曆二年（1574）時出版。¹²²此外，復旦大學圖書館另藏一本《復菴和尚華嚴論貫》¹²³也是瑪瑙寺經房所刻印。由相關書目可印證瑪瑙寺經坊刊刻佛經史實。

瑪瑙寺經坊一直是杭州武林地區重要的出版單位之一。畢沅（1730-1797）在〈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一文中考證杭州地區元、明時期「白雲宗印經所」時指出：「杭州西湖瑪瑙寺及昭慶寺為印經之所，白雲宗印經所，無一人知」。¹²⁴此一考證是可補武林梵刹之軼事，亦呈現瑪瑙寺與昭慶寺在杭州佛經出版事業上的

¹¹⁹ 明·明善等修，《杭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3月臺1版，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卷29，〈寺觀三〉，頁3上。

¹²⁰ 明·張岱，《西湖夢尋》（《叢書集成續編》22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1版），卷1，〈瑪瑙寺〉，頁12下。

¹²¹ 清·陳璨，《西湖竹枝詞》（《武林掌故叢編》8，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5月初版），不著卷數，〈瑪瑙寺〉，頁5上。

¹²²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不著月、版次），頁1619。

¹²³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典文獻數據庫，2016年10月22日檢索，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8080/guji/>。

¹²⁴ 清·畢沅輯，《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3-1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12月初版，景印嘉慶2年儀徵阮氏小琅嬛館刊本），卷22，〈棣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頁27下-26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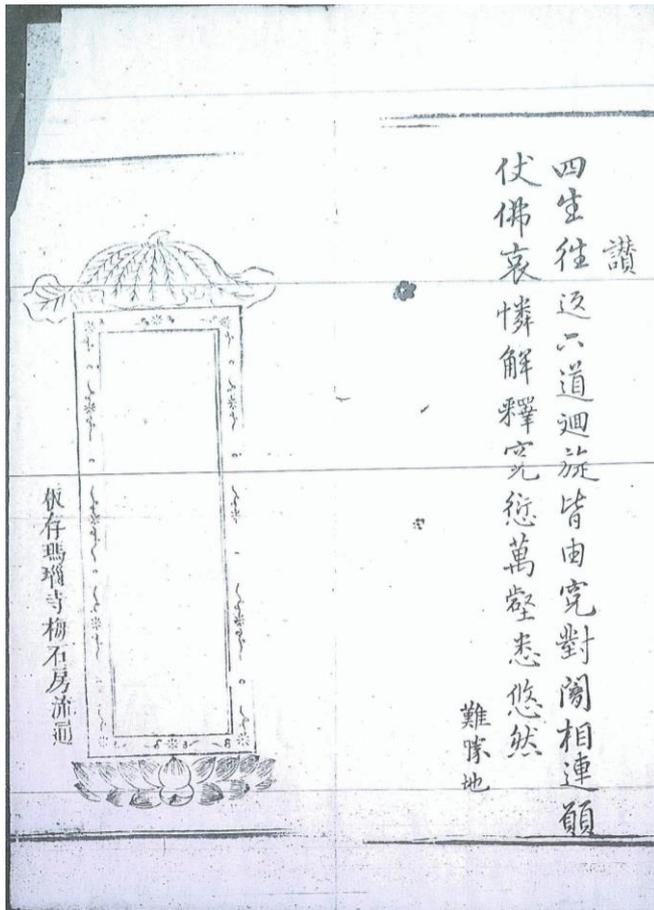
重要性。

從相關史料與書目中，可以瞭解瑪瑙寺經坊從明代開始一直刊刻佛書，並與昭慶寺同為武林地區重要出版單位。國家圖書館現藏有《慈悲道場懺法》一書，此書在序文有「大明萬曆壬寅（三十年，1602）孟春吉旦重刻」¹²⁵的翻刻日期，同書卷五牌記有「版存瑪瑙寺梅石房流通」¹²⁶可以證明書板典藏地點。



¹²⁵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瑪瑙寺刊梵夾本），書前，〈校正重刊慈悲道場懺法序〉，不著頁數。

¹²⁶ 《慈悲道場懺法》，卷5後，〈版存瑪瑙寺梅石房流通〉，不著頁數。



圖二：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卷五書影。¹²⁷



¹²⁷ 圖片轉引自：國家圖書館藏《慈悲道場懺法》，明瑪瑙寺刊梵夾本。

七、杭州雲棲寺

雲棲寺位於杭州五雲山，自宋即有僧結菴，治平二年（1065）易名「棲真」，弘治年間重修。¹²⁸隆慶五年（1571）高僧蓮池祿宏（1535-1615）行腳至此，依古名「雲棲」重興道場，¹²⁹此寺後以「古杭雲棲寺」稱之。雲棲寺之建築為大殿、禪堂、演法堂，等三進院落，左右兩堂，東為華藏堂，西為靜室藏經堂。¹³⁰

雲棲寺的出版活動，主要是祿宏大師重興雲棲寺後開展，在自著〈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中有說明雲棲寺出版流通經書的規範，其文節錄如下：

流通佛法。非細事也。自夫裁梵夾為方冊以便流通。於是雙徑楞嚴、漏澤姑蘇、新安諸勝地名剎協心共舉者，各有條例行焉，而未及致詳於收支請發軌則。夫收支請發正流通要務，苟不嚴，為之防，久而弊生，為害滋大，是法未流通，而流通法者先已沈淪矣，安得漫然無處乎。¹³¹

由上文可知雲棲寺是以方冊的裝禱方式出版經書，從文句中可推知，雲棲寺出版活動，應是在嘉興楞嚴寺大規模刊刻經書後進行，故在參考楞嚴諸寺所定訂條例後，祿宏大師認為刊刻流通經書首重金費收支與請款流程的嚴謹，以防日久生弊。對於流通經書的意義，祿宏大師闡述如下：

且流通有二。一曰真實流通。二曰市販流通。市販流通者。聚經為貨鬻貨為息。積息為富。如今之書肆然。是商賈之道也。真實流通者。其設心以為非傳法無絲度生。非傳法度生無絲報佛恩德。唯冀佛法展轉弘揚於無量

¹²⁸ 清·佚名輯，《雲棲紀事》（《武林掌故叢編》3，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5月初版，據光緒中錢塘丁氏重刊本影印），不著卷數，〈重修雲棲禪院記〉，頁22上-下。

¹²⁹ 明·釋祿宏，《雲棲法彙》（《明版嘉興大藏經》3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不著卷數，〈重修雲棲禪院記〉，頁24下-25下。

¹³⁰ 項士元，《雲棲志》（《中國佛寺志叢刊》75，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8月初版，民國23年鉛排線裝本），卷2，〈雲棲寺〉，頁62。

¹³¹ 《雲棲法彙》，不著卷數，〈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頁60上。

界無量世。而外無他圖。是之謂真實流通也。真實乃稱功德。市販祇益過愆。兩者似同而異。可弗慎歟。¹³²

上述可知祿宏大師不希望寺院流通經書如一般書肆，將經書當作商品販售，寺院流通經書是為上報佛恩、下化眾生，讓更多人聽聞佛法，讓佛法傳弘千年，此可謂真實流通，真實流通方可稱為功德。

國家圖書館目前典藏雲棲寺所刻書籍有萬曆間出版《竹窗隨筆》一卷、崇禎三年至五年（1630-1632）刻《成唯識論訂正》十卷。從現存書籍中可知，雲棲寺與楞嚴寺互有出版相關書籍，蓮池祿宏大師著作《雲棲法彙》，楞嚴寺經坊於崇禎年間刊刻出版，雲棲寺僧人也在楞嚴寺經坊施刻《佛說首楞嚴三昧經》三卷、《大方廣三戒經》三卷、《除恐災患經》一卷等經書，兩間寺院對於佛書出版事業可謂齊心合力。

八、嘉興楞嚴寺

楞嚴講寺舊稱「楞嚴院」在郡治西北二里，宋嘉祐八年（1063），信眾鈕咸捨地為伽藍創建本院。熙寧間，永智法師在寺講《楞嚴經》，有瑞雲出現，蔡丞相書「楞嚴」二字送於寺，遂以楞嚴為名。元末兵毀。洪武初，僧善修（?-?）重建，宣德間，建殿宇，嘉靖中遭倭變，未幾毀廢。¹³³

萬曆十二年（1584）紫柏真可慨念荒廢，計劃重建復興，遂命僧道開、居士陸光祖（1521-1597）等人先建禪室、經堂，¹³⁴並自撰〈楞嚴寺五十三參長生緣起〉

¹³² 《雲棲法彙》，不著卷數，〈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頁 60 上-下。

¹³³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嘉興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10 月第 1 版，據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崇禎 10 年刻本影印），卷 8，〈楞嚴講寺〉，頁 20 下-22-下。

¹³⁴ 《嘉興縣志》，卷 8，〈楞嚴講寺〉，頁 22 下。

¹³⁵、〈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¹³⁶等疏文籌費重建金費。萬曆十五年（1587）時，慈聖宣文明皇太后，賜觀音大士畫像一軸、紫衣袈裟一領，二十年（1592）頒賜《永樂北藏》六百三十七函和續入藏經四十一函，永久典藏楞嚴講寺。¹³⁷

萬曆年間，紫柏真可大師有感於當時，佛法不興，坊間書籍知見多有繆誤，故發大心重刻《大藏經》，另一原因是當時流通的《大藏》經板多有腐朽，紫柏〈刻藏緣起〉中寫到：

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不若易梵筴為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¹³⁸

從上文可知，南京所藏《南藏》經板，從明初印到萬曆年間，已是模糊不清；而北藏又藏於宮中，請印不便。若要讓佛經印造方便、廣為傳布，改梵筴為方冊，是必要的方式，如此可使佛經出版成本降低，同時便於攜帶與流通。

紫柏〈刻藏緣起〉與袁黃（1533-1606）〈刻藏發願文〉¹³⁹兩篇文章對萬曆年間重刻《藏經》一事由有詳盡敘述，略述經過如下：萬曆元年（1573）時，袁黃與幻餘法本討論重刻小本《藏經》，因財力等因素未能實行。萬曆七年（1579）時，紫柏大師訪雲谷禪師，此時，幻餘法本為雲谷禪師侍者，法本向大師提出刻藏之舉，紫柏大師允諾刻藏之事，並鼓勵法本發願完成此事。¹⁴⁰萬曆十一年（1583）

¹³⁵ 明·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3，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不著月份初版），卷13，〈楞嚴寺五十三參長生緣起〉，頁257。

¹³⁶ 《紫柏尊者全集》，卷13，〈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頁259。

¹³⁷ 《嘉興縣志》，卷8，〈楞嚴講寺〉，頁28下。

¹³⁸ 《紫柏尊者全集》，卷13，〈刻藏緣起〉，頁252-253。

¹³⁹ 明·釋道開，《密藏開禪師遺稿》（《禪宗全書》55，臺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12月初版，據清初嘉興藏本影印），〈刻藏發願文〉，頁11上-13下。

¹⁴⁰ 《紫柏尊者全集》，卷13，〈刻藏緣起〉，頁253上。

時，大師於袁黃家中與之商確刻藏之事，後由幻餘法本、密藏道開等人負責刻場事務。¹⁴¹

當時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也撰文勸募刻藏，並稱刻藏乃「震旦第一稀有之勝事」¹⁴²以此響應刻經盛舉。最初參與刊刻的居士有：瞿汝稷（1548-1610）、曾乾亨（1538-1594）、傅光宅（1547-1604）、唐文獻（1549-1605）、曾鳳儀、徐琰、于立玉（1548-1610）、吳惟明、王宇泰（1552-1613）、袁了凡（1533-1606）等十人，其撰文俱刻於《嘉興藏》中。¹⁴³此外，又有陸光祖、馮夢禎（1548-1605）、管志道（1536-1608）、王世貞（1526-1590）、陳瓚、張壽明、沈自邠、汪道昆、虞淳熙、樂晉等人撰文響應。¹⁴⁴嘉興楞嚴寺重刊《藏經》是萬曆年間最重要的佛經出版事業，從參與僧人到居士，都是當時名噪一時之輩，其影響遍及士人與百姓。另有眾多地方士紳；各階層人士布施錢財，方能成就如此龐大出版事業。

楞嚴寺所出版的《藏經》，其名稱之多，歷來罕見，依發行寺院為《楞嚴藏》；依出版地區稱為《嘉興藏》、《徑山藏》；依裝訂方式又稱《方冊藏》，由於出版是在萬曆年間故也稱《萬曆藏》，¹⁴⁵此外，《嘉興藏》流傳到日本，另有《明藏》、《支那藏》之稱。¹⁴⁶本文以《嘉興藏》稱之。

¹⁴¹ 《密藏開禪師遺稿》，〈刻藏發願文〉，頁 13 上-下。

¹⁴² 明·釋德清，《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3 年 6 月初版，據光緒 5 年江北刻經處刊本影印），卷 31，〈題化城募緣疏〉，頁 37。

¹⁴³ 清·彭紹升，《居士傳校注》（《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6 月第 1 版），卷 44，〈瞿汝稷〉，頁 388-389。

¹⁴⁴ 明·陸光祖等，《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書目類編》5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 7 月初版，據民國 21 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景印），不著卷數，〈刻藏緣起目錄〉，頁 1 上-1 下。

¹⁴⁵ 范佳玲，《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28，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 月初版），頁 114。

¹⁴⁶ 章宏偉，〈《嘉興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古代文明》2011 年 10 月第 4 期），頁 45。

《嘉興藏》於萬曆十七年（1589）時正式在山西五臺山妙德庵開刻，¹⁴⁷後因北方資金籌資不易，工匠與金費又從南方輾轉運送而至，加上氣候奇寒不利經板存放，故在四年後，遷回杭州興聖萬壽禪寺¹⁴⁸，馮夢禎所撰〈議復化城緣引〉一文寫到：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之妙德庵，地寒而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倍費功半，不得已而有徑山之遷。徑山為東天目正幹，五峰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而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既便藏板而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為屋十間，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後，似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勉任一緣。」¹⁴⁹

由上可知，《嘉興藏》初期的刻經地點是由五臺山妙德庵遷至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因雲霧濕氣輾轉又至徑山化城寺，從現有文獻可知萬曆三十一年（1603），紫柏真可大師示寂於北京，此後，《嘉興藏》在嘉興、江吳、金壇等地隨施散刻，¹⁵⁰即當地有施主助刻，就地刊刻。關於《嘉興藏》的刊刻地，其書卷後牌記內容提供詳實記錄，就韓梅、韓錫鐸兩位學者研究《嘉興藏》牌記所載刻書地共有 40 處之多。¹⁵¹《嘉興藏》刻經、藏版雖有多處，但最後是由楞嚴寺統一發行，此即紫柏真可大師所訂「徑山藏板，不得發經，楞嚴發經，不得藏板」規約。¹⁵²

楞嚴寺刊刻《藏經》，對於書籍的校勘會訂出嚴格之規範，萬曆十二年時由管

¹⁴⁷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新製年表〉，頁 65 下。

¹⁴⁸ 此寺簡稱為「徑山寺」，位於杭州。

¹⁴⁹ 明·宋奎光，《徑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31，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12 月初版，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天啟 4 年刊本景印），卷 4 〈議復化城緣引〉，頁 22 下。

¹⁵⁰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刻藏緣起附錄·新製年表〉，頁 67 上。

¹⁵¹ 韓梅、韓錫鐸，〈《嘉興藏》：雕版印刷最有特點的大藏經〉，頁 153。

¹⁵² 明·福善、福徵，《憨山大師年譜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6 月臺 1 版），卷下，〈五十八歲〉，頁 88。

志道撰文〈檢經會約〉¹⁵³是為最初刻藏規範，十四年（1586）時密藏禪師制定〈定制校訛書法〉¹⁵⁴以補前文不足，此後又有〈刻藏規則〉¹⁵⁵、〈刻藏凡例〉¹⁵⁶等條文修訂，至二十九年（1601），針對刻場各項金費支出，再次訂出規範如：「每字壹百，計寫工銀肆釐，刻工參分伍釐」。¹⁵⁷在如此嚴謹運作下，直到明王朝覆亡後，《嘉興藏》的刻藏事業仍持續進行。

國家圖書館現藏有《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存九千九百七十五卷，共 2248 冊，此《藏經》版本為明萬曆間至清初遞刊本，¹⁵⁸從版本項可知此藏經刊刻時間之長，為歷代藏經之冠。

九、嘉興三塔寺

嘉興三塔寺正式寺名為「景德禪寺」，寺基舊為白龍潭，凡遇風濤危難有白光三道起自潭中，唐代時有僧人積土填潭建三寶塔，因塔立寺建三塔寺，以龍神為護法。¹⁵⁹宋景德間，詔天下郡縣各立景德院，遂改名景德。洪武十五年（1382）定名「景德禪寺」。永樂初，建觀音殿、山門、兩廊方丈諸室，安鐘樓於東廡；建藏經殿於西廡。弘治間，再修三塔二殿，百廢具興有加於昔。¹⁶⁰此寺通稱「三塔景德禪寺」或「三塔寺」。

三塔寺是配合楞嚴寺刊刻《藏經》的刻場，由居士葉祺胤所建立。三塔寺刻場就葉祺胤自撰〈鐫清涼國師華嚴疏抄後序〉中寫到：

¹⁵³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檢經會約〉，頁 48 上-49 下。

¹⁵⁴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頁 19 上-20 上。

¹⁵⁵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刻藏規則〉，頁 50 上-51 下。

¹⁵⁶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刻藏凡例〉，頁 52 上-54 上。

¹⁵⁷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刻場錢糧經費畫一〉，頁 55 上。

¹⁵⁸ 上述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¹⁵⁹ 明·李培，《秀水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年 8 月臺 1 版），卷 2，〈景德禪寺〉，頁 14 下。

¹⁶⁰ 《嘉興縣志》，卷 8，〈景德禪寺〉，頁 68 上-下。

以天啟二年（1622）歲次壬戌八月甲子朔六日己巳，鳩剝廁楊華等始其事，三塔叢林住持廣律樂為授殮，遂依本殿右掖為刻場，祺胤不時稽省，為工二萬三千八百六十有三，用錢一百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有二。若夫槁本之楮，寫工之饌，架板之簾栒，行李之舟舫，輸資之犒勤，工最之嘉勞，筆三百矢，墨十五笏，及人事酬醮等費不在前數，凡閱一千六百十有二日，至天啟六年（1626）歲次丙寅十二月己巳朔二十有二日庚申畢功。¹⁶¹

由上可知，三塔寺刻經是住持釋廣律提供本寺右殿為刻場，並樂意準備飲食，以供刻場人員使用。上述史料對於明代佛經刻場，提供詳實記錄，從刻工人數、刻印金費、刻印工具和刻印時間，都有明細之數字，若一地刻場即如此規模，散在各地之刻場，可想見刻印佛經在嘉興、吳江等地之盛況，對明代佛經刻場運作，能有更具體之瞭解。

國家圖書館現藏三塔寺刻印書籍有《法華大意》三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存七十九卷，附《華嚴行願品》一卷，對於《嘉興藏》出版工程，凡於外地以《嘉興藏》版式刻印書冊，通稱為外版書，由三塔寺刊刻經書可知，外地刻場金費支出，全由該刻場負責人處理，故三塔寺刻經費用全由葉祺胤自己發心和勸募信眾捐獻而來。



第三節 福建省

十、福州開元寺

開元寺在靈山之西，梁太清三年（549）時創建，舊名「靈山」旋改為「大雲」，

¹⁶¹ 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存七十九卷，附華嚴行願品一卷》（《嘉興楞嚴寺方冊續藏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啟間刊本），書後，〈鐫清涼國師華嚴疏抄後序〉，頁1上-下。

¹⁶²唐初改為「龍興」，開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685-762）下令全國十個著名寺院以年號「開元」為寺名，遂改「開元」，¹⁶³寺後有芝山，故複匾曰「芝山」。宋慶曆三年（1043），將開元、莊嚴二寺之地重建，更名「開元莊嚴禪寺」。¹⁶⁴

宋政和二年（1112），開元寺勸募雕造大藏經，至紹興二十一年（1151）告竣，此藏名為《毘盧大藏經》。¹⁶⁵正德元年（1506），鎮守太監梁裕重修開元寺，¹⁶⁶寺中有鐵佛殿，供鐵闍支佛最為著名，佛殿南有亭，名十六亭，亭南為靈源閣，亭東有平懷堂，堂北有經院，又東西二廊有鐘樓、鼓樓，時僧綱司設於寺內，為國朝祝聖之所。¹⁶⁷

國家圖書館現藏萬曆十七年時開元寺刊《改併五音集韻》一部八冊、《改併五音集韻》一部十冊和《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一部八冊等書籍。在《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一書序文中寫到：

此書流傳既久，梨棗漫漶，沙門如巖者，朗質觀空精嚴戒律，襄朝落迦，得傳斯訣，蒲團之暇，字校音研，與支提寺僧鎮燦者發大誓願期鏤此書，流傳震旦，普濟群品，抄題募化，徧干十方，積之八年，始克竣事，可謂有必禪教典而功德無量者矣……

萬曆蒙協洽之歲月中無射¹⁶⁸，閩中 徐燧(1561-1599) 譔。¹⁶⁹

¹⁶²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8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33，〈寺觀〉，頁5下。

¹⁶³ 福州開元寺志略編纂委員會，《福州開元寺志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卷1，〈大事記〉，頁1。

¹⁶⁴ 明·喻政修纂，《萬曆·福州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32，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12月第1版，據明萬曆41年刊本影印），卷74，〈雜事志三·寺觀〉，頁1上。

¹⁶⁵ 《福州開元寺志略》，卷4，〈法寶〉，頁35。

¹⁶⁶ 明·葉溥修、張孟敬纂，《正德·福州府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卷40，〈外志·寺觀〉，頁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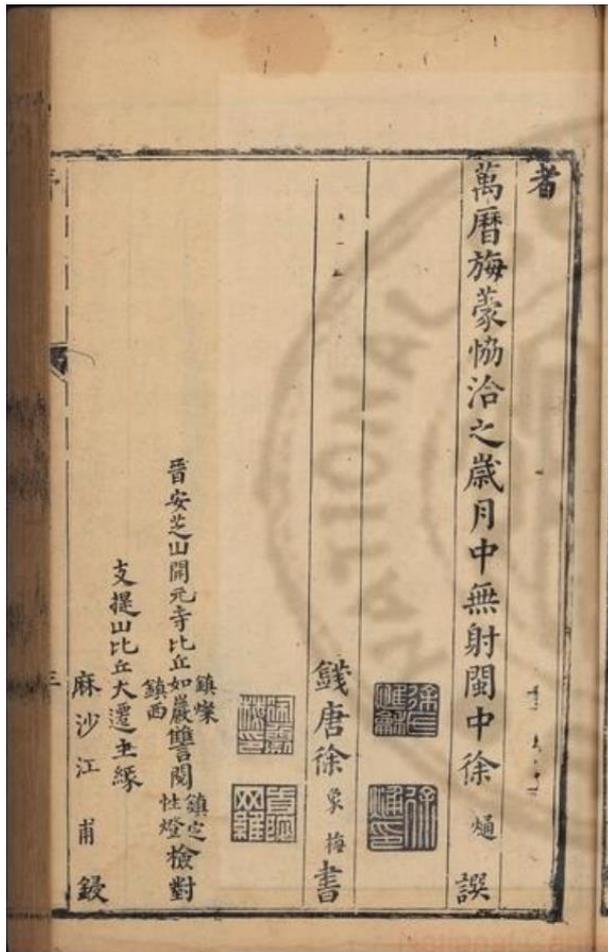
¹⁶⁷ 《萬曆·福州府志》，卷74，〈雜事志三·寺觀〉，頁1上-下。

¹⁶⁸ 此指稱九月。

上文所載，此書流傳以久，書版模糊不清，開元寺多位僧人，加以校正，從校讎、募刻到出版共經八載之久。韻書是古代按韻編排的字典，記錄每一個字的意義，同時用反切表示字的讀音，無論學習內典或外書，此書對學習者都有莫大幫助，故三藏十二部之文，無不探蹟索隱。



¹⁶⁹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 17 年晉安芝山開元寺刊本），書前，〈重刊五音篇韻序〉，頁 2 上-3 上。



圖三：開元寺刻《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書影。¹⁷⁰

¹⁷⁰ 圖片轉引自：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書》，「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檢索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一書由福建麻沙刻工所鋟。麻沙鎮是明代全國知名出版中心，也是福建書坊集中地之一。麻沙所出版的書籍通稱麻沙本。¹⁷¹

此書是由開元寺與支提山華嚴寺兩寺僧人共同協力完成。兩寺同在福建相距不遠，為弘揚佛教合作出版書籍，是可想見之事。此外，兩間寺院關於典藏《藏經》另有一軼事：萬曆十八年（1590）時，聖慈皇太后賜《北藏》與續入藏經給華嚴寺，時閩巡撫趙中丞（1513-？）上疏請經留於城中開元寺，此《藏》後藏於開元寺內，直到萬曆二十七年（1599）聖慈皇太后才又頒賜另一部《北藏》給華嚴寺。¹⁷²



¹⁷¹ 陳志文，〈簡評麻沙本發展史〉（《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51。

¹⁷² 明·熊明遇，《文直行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順治17年熊氏家刊本），卷16，〈登支提山記〉，頁15上-16下。

上述十間出版單位，北京有經廠、大隆福寺、衍法寺；南京為大報恩寺；浙江省有昭慶寺、瑪瑙寺、雲棲寺、楞嚴寺、三塔寺；福建省則是以開元寺為代表。就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所言，南北二京、浙江與福建，都是當時全國知名圖書出版中心，當地人文薈萃、書坊林立，繁榮且興盛的書籍市場，讓佛教書籍可以在這些地區形成專門的出版流通中心。本章以此十間出版單位為代表，在後續第六章中，會接續討論寺院出版佛經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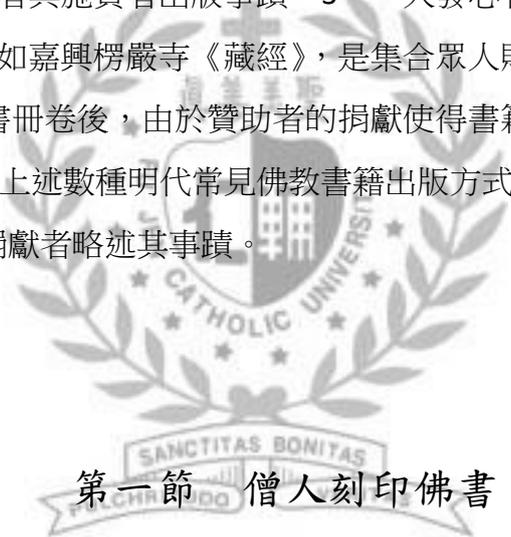




第五章 私人出版與助刻

明代佛教興盛，帝王宰官，護持者眾多，佛經及其相關書籍出版，可謂曠古未有之榮，對於佛教書籍出版者，研究前必先界定其範圍，進而收集、整理與分析。廣義而言，凡是撰述與佛教相關書籍的作者皆可算出版者；狹義而言，有刻版、印刷、出版等行為方可稱為出版者。本文取後者定義出版者，此外，捐資助刻，是出版過程中重要助緣，故在討論出版時，也一併列入討論，以求史實完整，所錄文字，依明人常用語如付梓、鋟梓、鋟版或其他敘述之用語為主。

明人出版釋教書籍，約略可以分為：1、個人出版。此常見翻刻珍希孤本，或發心自集自刻。2、作者與施資者出版事蹟。3、一人發心刊刻，募緣眾人，集貲共刻。4、捐貲助刻，如嘉興楞嚴寺《藏經》，是集合眾人財力、物力而成，相關捐資者姓名都附錄於書冊卷後，由於贊助者的捐獻使得書籍順利出版，在書籍出版過程中是重要助緣。上述數種明代常見佛教書籍出版方式，就筆者所整理史料，對相關出版者與贊助捐獻者略述其事蹟。



第一節 僧人刻印佛書

一、明初至隆慶

1. 釋妙叶（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元末明初，四明鄞江僧人，著有《念佛直指》二十二篇。¹⁷³洪武間閱《燈錄》，知大珠和尚有《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洪武己酉（二年，1369）從壞篋中得一故冊，信手展卷，隨覽數分，如熱得涼，踊躍歡喜不能自勝……謹捐布帛，命工繡梓。」¹⁷⁴

2. 釋端文（生卒年不詳）

號煥翁，豫章人，¹⁷⁵蘇州開元住持，¹⁷⁶洪武年間重刻《護法論》，「此書經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¹⁷⁷並請宋濂（1310-1381）學士題重刻序文。

3. 釋普壽（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洪武間僧人，師事萬峰時蔚和尚（1303-1381），輯師語錄為「《萬峰語錄》一帙，鋟梓流行」¹⁷⁸請淨慈寺愚溪弘智（1391-1392）撰寫序文。



¹⁷³ 明·釋妙叶輯，《寶王三昧念佛直指》（《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頁109。

¹⁷⁴ 唐·釋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後序〉，頁377。

¹⁷⁵ 明·周永年，《吳都法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年6月台1版），卷13，〈重刻護法論題辭〉，頁36上-37下。

¹⁷⁶ 一說衢州天寧寺住持，參見明·宋濂，《護法錄》，卷6，〈重刻護法論題辭〉，頁661。

¹⁷⁷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叢書集成初編》2122-33，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補遺卷3，〈重刻護法論題辭〉，頁1307。

¹⁷⁸ 明·釋普壽輯，《萬峰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4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前，〈刊萬峰和尚語錄舊序〉，頁485。

4. 釋淨戒（生卒年不詳）

又號定巖戒，吳興人，洪武間僧人。參慧曇禪師（1304-1371）於天界寺。「洪武初，詔住靈谷寺」¹⁷⁹，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書板鋟梓久行於世，恐其亡失，託道友收購，度藏於大慈山。後「淨戒遂捐衣資命工補完，廣用流通。」¹⁸⁰

5. 釋文琇（1345-1418）

號南石，崑山李氏子，明初杭州徑山僧人，從紹隆院智興出家。「太祖登極，詔天下儒釋道流，深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師應詔，留京三年」¹⁸¹。文琇見禪宗典籍及塔銘行狀遂筆記之，三十餘年來遍歷江湖訪而求之，與靈谷幻居和尚展轉搜討，編輯成冊。時大報恩寺重刊《大藏經》新收《續傳燈錄》，但倉卒成書，所收太略，文琇於《續傳燈錄》所收外又增集編入，故名《增集續傳燈錄》。¹⁸²

6. 釋天全（生卒年不詳）

一名天全獻，又名天全叡，嘉禾天寧寺首座，東海慧眼弘辯禪師弟子，¹⁸³永樂間，施衣資，重梓《鐔津文集》，板成後，請徑山禪寺住持釋文琇撰寫序文，序文：「嘉禾天寧首座天全叡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

¹⁷⁹ 明·釋通問，《續燈存稿》（《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4，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7，〈天界曇禪師法嗣〉，頁741。

¹⁸⁰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明版嘉興大藏經》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卷1，〈重刻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頁367。

¹⁸¹ 靈巖寺編，《靈巖小志》（蘇州：靈巖山寺，1946年10月初版），卷2，〈明南石禪師〉，頁25。

¹⁸²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明版嘉興大藏經》3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前，〈增集續傳燈錄序〉，頁207。

¹⁸³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大正新修大藏經》52，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卷19，〈重刻鐔津文集後序〉，頁750。

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敘其後。」¹⁸⁴

7. 釋文楙（生卒年不詳）

字寶華，明初僧人，南石琇禪師上首弟子，錄和尚四會法語。哀為一帙，永樂十一年請序於姚少師廣孝（1335-1418），後鋟梓板行。姚少師題云：「此錄宜鋟梓。以垂將來。作後學楷模也。」¹⁸⁵

8. 釋圓澗（生卒年不詳）

會稽僧人，南洲溥洽法師（1346-1426）弟子。¹⁸⁶宣德年間（1426-1435）任僧錄司右善世，從經律論藏中輯錄佛學名相，詳加編輯，書成曰：《教乘法數》，承信施檀越壽梓流通，令學佛者觀覽之。¹⁸⁷

9. 釋普泰（生卒年不詳）

字魯庵，陝西人，住京師興隆寺。¹⁸⁸正德間，校勘補註《大乘百法明門》、《八識規矩論》諸書。「本自備觀覽，適信官張君傑見而請置諸木」，¹⁸⁹遂付梓流通。

¹⁸⁴ 《徑山志》，卷4，〈重刊鐫津文集後序〉，頁10上。

¹⁸⁵ 明·釋宗謐等，《南石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前，〈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頁145。

¹⁸⁶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7，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月初版），卷25，〈南洲溥洽法師傳〉，頁528。

¹⁸⁷ 明·釋圓澗，《教乘法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宣德6年刊隆慶2年京都衍法寺釋本讚修補本），書前，〈教乘法數序〉，頁1下。

¹⁸⁸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明代傳記叢刊》10，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23，〈釋子〉，頁35上。

¹⁸⁹ 明·釋普泰，《大乘百法明門論解》（《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修補大乘百法明門論後序〉，頁389。

10. 釋如曇（1425-？）

號菴菴，嘉禾姜氏子，母殷氏，感吉夢而娠。如曇生而秀異，不樂處俗，依真如衡宗繼公為師。感《五燈會元》一書篇帙浩重，初學者不易學習，遂抄要化簡，以便觀覽，書成後募緣檀越，繡梓刊行，廣為傳布。¹⁹⁰晚年時，施財重刻《緇門警訓》一書，此書書板年久漫滅，不便年長者眼力。書成後，請序於空谷隆禪師（1470-1471），禪師於成化六年（1470）時題序於書前。書後又有釋覺濬於成化十年（1474）時所題〈後序〉。¹⁹¹

11. 釋淨林（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成化間僧人，得見《真心直說》一書，「發心重梓流通」，並請釋文定撰寫序文。¹⁹²

12. 釋明元（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吳興慈恩寺僧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重刊《孟蘭盆經疏鈔》與《孟蘭盆經科》二書，此疏鈔為唐圭峯禪師（784-841）作，宋廣演大師又引儒家學說彰顯孝行之事，作疏兩卷曰《孝衡鈔》，復纂科文一卷，元明將舊經疏、鈔、科合為兩卷，儀科一卷，書以方冊鏤板梓行。¹⁹³

¹⁹⁰ 《補續高僧傳》，卷 25，〈如曇傳〉，頁 533。

¹⁹¹ 明·釋如曇續編，《緇門警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 10 年刊本），書後，〈重刊緇門警後序〉，頁 3 上-下。

¹⁹² 高麗·釋知訥，《真心直說》（《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書前，〈重刻真心直說序〉，頁 395。

¹⁹³ 宋·釋遇榮，《佛說孟蘭盆經疏孝衡鈔》（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 43 年沙門明元刊本），書前，〈釋明元序〉，頁 1 下-2 上。

二、萬曆至明末清初

13. 釋真可 (1544-1604)

字達觀，晚號紫柏老人，沈氏子，其先句曲人，後居吳江大湖灘畔，¹⁹⁴年十七出家虎丘寺，二十從講師受具戒。遊五臺山至京師參徧融（1506-1584）、笑巖（1512-1581）諸長老，歸吳，復楞嚴寺於嘉禾，¹⁹⁵「以《藏經》卷帙繁重，易為方冊，萬曆己丑（十七年）鏤版五臺山，繼移徑山藏貯」¹⁹⁶。真可以妖書案被誣下獄，在錦衣衛嚴刑拷打下，數日後曰：「世事如此，久住何為？索浴說偈，堅坐而逝。」¹⁹⁷

14. 釋株宏 (1535-1615)

字佛慧，別號蓮池，古杭仁和人，姓沈，年十七補邑庠。雖業儒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自警。¹⁹⁸三十一歲時母喪，拜無門洞性天理和尚出家。¹⁹⁹隆慶辛未（1571），乞食杭州，見山水幽寂，遂有終居此地之志，山間多虎，歲傷人不下數十次，師結茅三間，諷經施食，虎患頓息，眾人異之，相助建



¹⁹⁴ 喻味庵，《新續高僧傳》（臺北：琉璃經房，1967年5月影印本，據民國12年北洋印刷局本影印），卷7，〈餘杭徑山寺沙門釋真可傳〉，頁11上-下。

¹⁹⁵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5月臺1版，據清光緒九年刊本影印），卷134，〈釋道一〉，頁37上。

¹⁹⁶ 清·盛楓，《嘉禾徵獻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5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外紀二，〈真可〉，頁8下。

¹⁹⁷ 清·黃之雋，《乾隆·江南通志》（《中國省志彙編》1，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8月初版，據清乾隆2年重修本影印），卷174，〈人物志·方外〉，頁7上。

¹⁹⁸ 明·釋通容，《五燈嚴統》（《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1，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16，〈蓮池株宏大師〉，頁163。

¹⁹⁹ 清·書玉科，《沙彌律儀要略述義》（《明版嘉興大藏經》3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卷上，〈次標人名〉，頁873。

禪林，即雲棲寺。²⁰⁰力宏念佛法門，著有《彌陀疏鈔》、《戒疏發隱》，所著述經疏雜錄二十餘種梓行於世。又編《禪關策進》，「是書大藏未收，坊刻尚尠，怏怏於胸中三十年，以其舊本重壽諸梓。」²⁰¹

15. 釋玄修（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萬曆中僧人，承曹洞法脈，聲名遠播，遷住燕京，萬曆元年欽奉朝廷之命主少林寺法席，一時龍象爭擁轎下。玄修「取《古今評唱》一手騰寫，鳩工鏤梓，流通天下，板留少室，與西京刻本鼎立為三。」²⁰²

16. 釋德清（1546-1623）

字澄印，號憨山，²⁰³建業全椒蔡氏子。²⁰⁴「偶得《六祖壇經》古本，乃為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為校整，文分十品，以雅稱經名也，刻於山中」。適大將軍張君樂齊，訪師於山中，師以此經贈之，十年後，知此經已重刻流行。²⁰⁵



²⁰⁰ 明·釋德清，《八十八祖道影傳贊》（《明版嘉興大藏經》3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附三大師傳贊卷之全，〈蓮池宏禪師傳〉，頁459。

²⁰¹ 元·釋原妙，《高峰大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前，〈元高峰大師語錄序〉，頁641。

²⁰² 明·釋玄修，《禪門諸家評唱》（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13年少林寺刊本），書後，〈張鼎文後跋〉，不著頁數。

²⁰³ 《八十八祖道影傳贊》，附三大師傳贊卷之全，〈憨山清禪師傳〉，頁461。

²⁰⁴ 清·釋觀衡，《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卷12，〈曹溪中興憨山先師傳〉，721頁。

²⁰⁵ 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明版嘉興大藏經》22，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卷10，〈重刻六祖壇經序〉，頁494。

17. 釋道開（生卒年不詳）

字密藏，江西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²⁰⁶通內外學，短小而有精識。²⁰⁷「聞師（紫柏真可）風，往歸之。師知為法器，留為侍者」。²⁰⁸時師欲刻方冊《藏經》，易以流通，普使見聞。「于（萬曆）十二年發起倡募，至十七年創刻於五臺山妙德庵，董其事者為密藏道開。」²⁰⁹

18. 釋真界（生卒年不詳）

又號幻居、悅堂，樵李人，為千松上人之高足，住徑山「傳衣菴」，著有《楞嚴纂註》、《起信註》、《金剛直解》、《因明緣緣》等書。²¹⁰萬曆時，輯解《因明入正理論解》，時密藏道開，偶閱此書，因謀序馮開之，以付剞劂，真界固止，道開曰：「審爾，又何惜傳乎！」遂梓之如命。²¹¹

19. 釋自肩（1601-1652）

字道開，號闔庵，吳門周氏子，蘇州人。出家虎邱，師事蒼雪、徹汰如河，通賢首、慈恩二宗旨。「歸，講《圓覺》於虎邱，講《涅槃》於華亭，講《楞伽》於武塘，」。²¹²還吳，……刻《續高僧傳》。²¹³

²⁰⁶ 《憨山大師全集》，卷 14，〈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頁 532。

²⁰⁷ 清·釋際祥，《淨慈寺志》（《武林掌故叢編》7，臺北：京華書局，1967 年 5 月初版，據清光緒 14 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影印），卷 10，〈密藏道開〉，頁 40 下。

²⁰⁸ 《憨山大師全集》，卷 14，〈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頁 532。

²⁰⁹ 釋印光輯，《清涼山志》（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2 月初版），卷 3，〈紫柏大師傳〉，頁 133。

²¹⁰ 《釋鑑稽古略續集》，卷 3，〈幻居法師〉，頁 953 上。

²¹¹ 明·釋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書後，〈因明入正理論解後序〉，頁 665。

²¹² 《同治·蘇州府志》，卷 134，〈釋道一〉，頁 47 下。

20. 釋通問 (1604-1655)

號箬菴，吳江俞氏子，明末清初臨濟宗僧。²¹⁴二十四歲受磬山天隱圓修 (1575-1635) 啟發，依南澗理安寺佛石大師 (?-1636) 出家，後師事金粟密雲圓悟 (1567-1642)，復歸磬山，嗣天隱和尚 (1575-1635) 之法。²¹⁵先師有「《磬山集》、《散錄》、《晚錄》、《報恩語錄》、《遺錄》，諸編部帙零星，刊刻不一」，崇禎十一年 (1638)，通問居理安寺，鈔梓行之。「事始於夏，成於冬春，從頭點定，列惟一十五卷，計有四百一十二頁，工刀較精，字畫不爽」，通問不敢更動先師語錄半字。²¹⁶

21. 釋通容 (1593-1661)

號費隱，閩之福清江陰里何氏子。²¹⁷十四歲出家，博通經論。歷參無明慧經 (1548-1618)、湛然圓澄 (1561-1627) 諸師。²¹⁸「天啟二年，參密雲圓悟，頓釋知見，並嗣其法」。其後歷住黃檗山萬福禪寺、蓮峰院、浙江天寧寺、江蘇超果寺諸刹。²¹⁹崇禎七年 (1634) 刻印《虎丘隆祖錄》、《白雲端祖錄》、《三教平心論》。

²¹³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影印)，卷36，〈道開法師塔銘〉，頁16上。

²¹⁴ 清·釋達珍輯《正源略集》(《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5，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2，〈杭州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頁8。

²¹⁵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9，〈清潤州金山寺沙門釋通問傳〉，頁5下。

²¹⁶ 明·釋圓修，《天隱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後序〉，頁603。

²¹⁷ 明·釋通容，《費隱禪師語錄》(《禪宗全書·語錄廿》55，臺北：彌勒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據《嘉興藏》清康熙間刊本影印，卷上，〈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頁1上。

²¹⁸ 清·釋性統，《續燈正統》(《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4，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32，〈杭州府徑山費隱通容禪師〉，頁586。

²¹⁹ 清·徐昌治輯，《高僧摘要》(《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7，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1，〈釋通容〉，頁298。

入清後刊刻印經事業不絕。²²⁰

22. 釋如惺（生卒年不詳）

號明慧，明末清初天台山慈雲寺僧，師事象先真清（1537-1593）。²²¹「博學多聞，尤善文筆，偏好史乘傳記」。²²²萬曆二十八年（1600）與同鄉進士錢公、姜公等人議修《佛法金湯編》，是書集佛教史事，遂謀四方蒐遺稿，重加載編，原為十卷，新編十六卷，重刊梓行。²²³

23. 釋智旭（1599-1655）

字素華，晚稱藕益老人，姓鍾，南直蘇州府吳縣人。²²⁴「少以聖學自任，著書闢佛凡數千言，閱雲棲《竹窗隨筆》乃焚所著論。」²²⁵「年二十，見《地藏本願經》讀之，始發出世志，年二十四，入湖州金蓋山為僧，歷主溫陵漳州石城、長水新安等處方丈」。²²⁶生平撰述四十餘種。崇禎間，著《大佛頂經玄文》，未幾剞劂旋畢，板藏大開元寺「甘露戒壇」；²²⁷又著《梵網合註》，此書初刊之板，存金陵「古林庵」，入清後，重刊此書，板送嘉興楞嚴寺經坊入藏流通。²²⁸

²²⁰ 《費隱禪師語錄》，卷上，〈費隱容禪師紀年錄〉，頁 18 下。

²²¹ 明·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上》（《中華佛寺志叢書》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初版），卷 4，〈慈雲寺〉，頁 81 下。

²²² 《天台山方外志》，書後，〈釋如惺〉，頁 769。

²²³ 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編》（《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書後，〈重刻佛法金湯編後序〉，頁 758。

²²⁴ 《新續高僧傳》，卷 9，〈清青陽九華山華嚴菴釋智旭傳〉，頁 1 上。

²²⁵ 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2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影印），卷 6，〈智旭〉，頁 1 上。

²²⁶ 《同治·蘇州府志》，卷 134，〈國朝〉，頁 42 下。

²²⁷ 明·釋智旭，《楞嚴經玄義》（《大藏新纂卍續藏經》13，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 年初版），書前，〈重刻大佛頂經玄文序〉，頁 196。

²²⁸ 明·釋蕩益，《蕩益大師全集》（臺北：佛教出版社，1975 年 8 月台初版），書前〈蕩益大師年譜〉，頁 22。

24. 釋通瑞（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明末清初僧人，藕益智旭侍者，侍大師五年之久，每見學人登門問法，「一聞大師拈義，無不傾服，遂發心募梓全集」。²²⁹

第二節 居士捐助刻印佛書



一、明初至隆慶

1. 張子華（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洪武間，發心重刊《天目中峯和尚廣錄》，此書大德延祐(1297-1320)年間鏤板於杭州大普寧寺，²³⁰元末時數遭小劫，板與寺俱燬。入明後，子華謀於「雲居菴」和尚法嗣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慈風普被，樂助者眾多，「板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²³¹

²²⁹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前，〈較刻易禪紀事〉，頁395。

²³⁰ 一名大普慶寺，參見：清·葉昌熾編纂，《寒山寺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43，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10月出版，據民國11年吳縣潘氏刊本影印），卷3，〈元徐一夔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頁37下。

²³¹ 明·徐一夔，《始豐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12，〈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頁16上。

2. 陳普忠（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正統間，大天界寺蒙堂比丘獲《誠初心學人文》一書，出示眾人，陳普忠「慨然樂施綉梓流傳」，使有心修行之士得以觀覽，感悟真心妙諦。²³²

3. 晁璫（1511-1575；一作？-1560）

字石君，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迴（晁迴，948-1031）之後，嘉靖 20 年（1541）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²³³錄《法藏碎金錄》十卷，是書為「宋晁迴撰……傳本頗稀，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迴裔孫翰林院檢討璫始從內閣錄出，鈔版以行。改其名曰《迦談》。」²³⁴

4. 陸光祖（1521-1597）

字與繩，志學佛法別號五台。浙江平湖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累仕至吏部尚書。²³⁵隆慶間，集方澤禪師文集為《冬谿外集》梓行於世。²³⁶又於萬曆間撰文募刻《五燈會元》。師事紫柏可公，發宏護之願，時密藏道開幕刻小本《藏經》，光祖倡導甚力。²³⁷萬曆十八年捐貲助刻《楚石禪師語錄》等數卷經書，刊記：「南京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施貲刻此《楚石禪師語錄》第一卷……萬曆庚寅（十

²³² 高麗·釋知訥，《誠初心學人文》（《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後跋〉，頁401。

²³³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寶文堂分類書目〉，卷87，頁3下-4上。

²³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5，〈法藏碎金錄〉，頁9上。

²³⁵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明代傳記叢刊》53，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10月初版），卷68，〈尚書陸莊簡公光祖〉，頁11上。

²³⁶ 明·釋方澤，《冬谿外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5年刊本），書前，〈刻東谿禪師集序〉，頁2。

²³⁷ 《居士傳校注》，卷40，〈嚴敏卿陸與繩傳〉，頁341。

八年，1590）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³⁸

5. 馮夢禎（1548-1605）

字開之，號具區，又號真實居士，浙江秀水人。萬曆五年進士，官編修，與沈懋學（1539-1596）、屠隆（1542-1605）以氣節相尚。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3年後被劾罷官，遂不復出。²³⁹萬曆十三年（1585）捐貲募刻《妙法蓮華經合論》並撰寫跋文。²⁴⁰十七年四月，密藏開師來訪與夢禎共同商議刻經助緣之事。二十八日與妻各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同日，密藏開師招至楞嚴寺與諸善信定刻經之約。²⁴¹

6. 傅光宅（1547-1604）

字伯俊，號金沙居士，聊城人，「萬曆丁丑（五年，1577）進士，授靈寶知縣」，²⁴²官終四川學憲。光宅學通禪理，為通人所稱。²⁴³「聞密藏上人流通《大藏》之議，欣然樂為謀，始且約諸名德，共為助緣」。²⁴⁴萬曆十七年施貲助刻清涼山妙德庵《大方廣佛新華嚴經合論》等經書數卷，刊記：「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捐施奉貲刻此《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第一卷。普報四恩，齊資三有……萬曆己

²³⁸ 明·釋梵琦，《楚石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卷1後，〈南京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頁398。

²³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明代傳記叢刊》11，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丁集下，〈馮祭酒夢禎〉，頁660。

²⁴⁰ 宋·釋惠洪，《妙法蓮華經合論》（《明版嘉興大藏經》1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重刻妙法蓮華經合論跋語〉，頁411。

²⁴¹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嘉興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卷3，〈己丑〉，頁38。

²⁴² 《明分省人物考》，卷96，〈傅光宅〉，頁40下。

²⁴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傅副使光宅〉，頁658。

²⁴⁴ 《密藏開禪師遺稿》，書前，〈刻大藏願文〉，頁11。

丑（1589，十七年）冬十月八日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⁴⁵

7. 包檉芳（1534-1596）

字子柳，號端溪，²⁴⁶嘉興人，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²⁴⁷「隆慶三年（1569）以貴州督學副使左遷通州分司判官，初至時海潮大作」，檉芳上書建議築隄，²⁴⁸堤成，民為立祠，呼其堤曰：「包公堤」。²⁴⁹施貲助刻《大乘起信論疏》數卷，刊記「貴州提學副使嘉興包檉芳，施貲刻此《大乘起信論疏科文》一卷，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季夏五臺。」²⁵⁰

8. 瞿汝稷（1548-1610）

字元立，常熟縣人，「受業於管東溟（1536-1608）學通內外典，尤盡心於佛法，時徑山刻方冊大藏，元立為文，開導信眾，破除異論。」²⁵¹萬曆十八年施貲五臺山妙德庵助刻《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第一卷上半部，刊記：「左府經歷常熟瞿汝稷，施貲刻此《華嚴經決疑論》卷第一之上……萬曆庚寅（十八年，1590）

²⁴⁵ 唐·李玄通，《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明版嘉興大藏經》1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1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聊城傅光宅〉，頁12。

²⁴⁶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明代傳記叢刊》146，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15，〈包少叅父子傳〉，頁27上。

²⁴⁷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四庫全書珍本》14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不著出版年影印本，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44，〈包檉芳〉，頁6上。

²⁴⁸ 明·汪珂玉，《古今巖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8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3，〈包檉芳〉，頁13上。

²⁴⁹ 明·沈明臣纂，《萬曆·通州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20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8月初版，據天一閣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2，〈河渠〉，頁35下。

²⁵⁰ 唐·釋法藏，《大乘起信論疏》（《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貴州提學副使嘉興包檉芳〉，頁451。

²⁵¹ 《吳都法乘》，卷3，〈瞿汝稷〉，頁93上。

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⁵²又於萬曆三十年（1602），匯集歷代禪門名宿法語編成《指月錄》三十卷，盛行於世。²⁵³

9. 唐文獻（1549-1605）

字道徵，更字元徵，號抑所。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²⁵⁴「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詹事」。²⁵⁵與瞿汝稷等九人同時發願刻《大藏經》，為嘉興刻藏事業最初發心信善之一。²⁵⁶萬曆十八年施貲助刻《大乘起信論疏》等經書數卷，刊記：「翰林院修撰華亭唐文獻，施貲刻此《大乘起信論疏》第一卷……萬曆庚寅（十八年，1590）冬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⁵⁷

10. 于玉德（1563-？）

字潤甫，浙江金壇人，于玉立之弟，萬曆乙巳（三十三年，1605）貢士，任建寧府通判。²⁵⁸潤甫師事紫柏可大師，「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履者，必搜而得之」，大師入寂後，仲橐、潤甫二人輯師語錄成帙。²⁵⁹潤甫於萬曆至崇禎間施刻多本經書，如萬曆十八年施刻《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第四卷下半部，刊記為「金壇于玉德，施貲刻此《華嚴經決疑論》卷第四之下……萬曆庚

²⁵² 唐·李通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左府經歷常熟瞿汝稷施貲刻〉，頁650。

²⁵³ 《居士傳校注》，卷44，〈瞿元立〉，頁389。

²⁵⁴ 《靜志居詩話》，卷16，〈唐文獻〉，頁1上。

²⁵⁵ 清·張廷玉，《明史列傳》（《明代傳記叢刊》101，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216，〈唐文獻〉，頁5711。

²⁵⁶ 《吳都法乘》，卷25，〈瞿汝稷〉，頁112下-113上。

²⁵⁷ 《大乘起信論疏》，卷1後，〈翰林院修撰華亭唐文獻〉，頁456。

²⁵⁸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9-13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本），卷37，〈于潤甫七十敘〉，頁3上。

²⁵⁹ 明·釋真可，《紫柏老人集》（《明版嘉興大藏經》22，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紫栢老人集序〉，頁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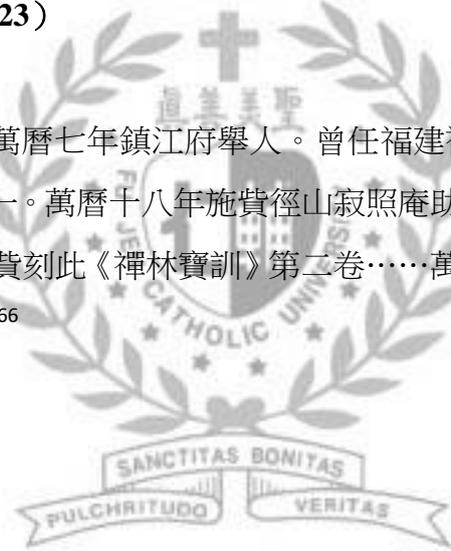
寅（十八年，1590）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⁶⁰

11. 賀學仁（?-1622）

字知忍，丹陽人，天啟歲貢，舉祀鄉賢，授文華殿中書。²⁶¹師事紫柏可大師，石刻印行《華嚴法界觀》，²⁶²又與于玉立、繆希雍等人捐貲置山二百四十畝，供寂照庵刻經藏板之用。²⁶³萬曆十八年施貲助刻《禪林寶訓》等數卷經書。刊記：施刻者為「丹陽賀學仁，施貲刻此《禪林寶訓》第四卷……萬曆庚寅（十八年，1590）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⁶⁴

12. 賀學易（?-1623）

字知己，丹陽人，萬曆七年鎮江府舉人。曾任福建福寧州福安縣知事。²⁶⁵嘉興楞嚴寺刻藏大護法之一。萬曆十八年施貲徑山寂照庵助刻《禪林寶訓》第二卷，刊記：「丹陽賀學易，施貲刻此《禪林寶訓》第二卷……萬曆庚寅（十八年，1590）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⁶⁶



²⁶⁰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書後，〈金壇于玉德施貲刻〉，頁 679。

²⁶¹ 清·劉誥等修，《江蘇省重修丹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40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3月臺1版，據清光緒11年刊本影印），卷14，〈選舉〉，頁12上。

²⁶² 《紫柏尊者別集》（《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8，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1，〈跋石刻法界觀〉，頁406。

²⁶³ 《徑山志》，卷14，〈寂照〉，頁3下。

²⁶⁴ 宋·釋妙喜，《禪林寶訓》（《明版嘉興大藏經》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4後，〈丹陽賀學仁施貲刻〉，558。

²⁶⁵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9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卷18，〈子部六〉，頁2上。

²⁶⁶ 宋·釋妙喜，《禪林寶訓》，卷2後，〈丹陽賀學易施貲刻〉，頁547。

13. 嚴澂 (1547-1625)

字道徹，常熟人。「文靖公訥（嚴訥，1511-1584）之子也。少有清節，以父蔭為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專心修持淨土念佛。曾取子（嚴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廣印散施。²⁶⁷又一日至友人瞿汝稷家中，見其輯錄禪門宗師語錄成冊，嚴澂逐為付梓，題名曰《水月齋指月錄》。²⁶⁸又於萬曆十八年時施貲清涼山妙德庵助刻《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數卷，刊記：「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熟嚴澂，施資刻此《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第一之上……萬曆庚寅（十八年，1590）冬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⁶⁹

14. 于玉立 (1561 -1620)

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官授刑部主事，後進員外郎」，²⁷⁰以敢言著稱，后屢被推薦，不復出。玉立師事紫柏真可，對楞嚴寺刻藏事業多有護持，萬曆至崇禎間施貲助刻經書數卷，如萬曆十九年捐貲清涼山妙德庵刻印《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卷上，刊記為：「刑部員外金壇于玉立施貲刻此《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卷上……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⁷¹

²⁶⁷ 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8，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7，〈嚴澂〉，頁289。

²⁶⁸ 明·瞿汝稷，《水月齋指月錄》（臺北：遠東書報社，1959年4月影印初版，據半畝園藏書影印），書前，〈水月齋指月錄原序〉，頁1下。

²⁶⁹ 隋·釋智顛，《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明版嘉興大藏經》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熟嚴澂〉，頁791。

²⁷⁰ 《明史列傳》，卷124，〈于玉立〉，頁6158。

²⁷¹ 東晉·佚名譯，《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19年金壇于玉立刊本），卷上後，〈刑部員外金壇于玉立〉，頁25上。

15. 楊俊民 (1531-1599)

字伯章，號本庵，蒲州人，襄毅伯公之子，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進士，初受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²⁷²萬曆十九年至二十年施貲助刻《大智度論》數卷，刊記：「戶部尚書蒲州楊俊民施貲刻此《大智度論》第二卷……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秋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⁷³

16. 袁黃 (1533-1606)

字坤儀，自號了凡，嘉善人。萬曆十四年，成進士，授寶坻抵縣，官終兵部主事。²⁷⁴袁黃家不富，卻喜布施，生活儉樸，每天誦經持咒，參禪打坐。不管公私事務，早晚定課從不間斷，²⁷⁵著有《靜坐要訣》、《袁生懺法》、《了凡四訓》等修心行善之書。萬曆十九年施貲清涼山妙德禪院助刻《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刊記：「寶坻知縣嘉善袁黃施貲刻此《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卷……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孟秋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⁷⁶

17. 顧正心 (?-1608)

字仲修，號清宇，華亭人。「太學生，參議中立，季子家故饒，於財又累積至

²⁷² 明·張萱，《西園見聞錄》（《明代傳記叢刊》11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正大〉，卷9，頁53下。

²⁷³ 晉·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19年至20年戶部尚書楊俊民等刊本），卷2後，〈戶部尚書蒲州楊俊民〉，頁31下。

²⁷⁴ 清·朱鶴齡，《愚菴小集》（《四庫全書珍本》3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不著出版年初版，據清文淵閣本影印），卷15，〈贈尚寶少卿袁公傳〉，頁13下。

²⁷⁵ 《居士傳校注》，卷45，〈袁了凡傳〉，頁397。

²⁷⁶ 南北朝·釋曇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萬曆19年嘉善袁黃刊本），書後，〈寶坻知縣嘉善袁黃施貲刻〉，頁21下。

巨富」。²⁷⁷萬曆十六年歲饑，出粟二萬以賑，又「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千餘石」。²⁷⁸萬曆十九年施貲清涼山妙德庵助刻《法界次第初門》數卷經書，刊記：「雲間居士顧正心施貲刻此《法界次第初門》卷下之上……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夏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⁷⁹

18. 吳達可（154-1621）

字安節，又字叔行，宜興人，「尚書儼（吳儼，1457-1519）從（重）孫也。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並有聲，選授御史」。²⁸⁰萬曆三十年，改任江西巡按御史。萬曆二十年施貲助刻清涼山妙德庵《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²⁸¹刊記：「巡按山西督理河東○○監察御史宜興吳達可，施貲助刻《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⁸²

19. 顧正誼（生卒年不詳）

字仲方，號亭林，松江人，官中書舍人，²⁸³萬曆十九年施貲助刻《起信論疏筆削記》第一卷，刊記：「武英殿中書舍人華亭顧正誼施刻《起信論疏筆削記》……

²⁷⁷ 清·馮鼎高等修，《華亭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46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3月臺1版，據清乾隆56年刊本影印），卷13，〈懿行〉，頁17下。

²⁷⁸ 清·蔣良騏，《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3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乾隆刻本影印），卷6，〈順治六年〉，頁15下。

²⁷⁹ 隋·釋智顛，《法界次第初門》（《明版嘉興大藏經》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下之上後，〈雲間居士顧正心〉，頁28。

²⁸⁰ 《明史列傳》，卷227，〈吳達可〉，頁5972。

²⁸¹ 此經新文豐出版社編排書內題名《解述顯智成悲十明論》。

²⁸² 唐·李通玄，《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巡按山西督理河東〉，頁686。

²⁸³ 明·朱謀壘，《畫史會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4，〈顧正誼〉，頁68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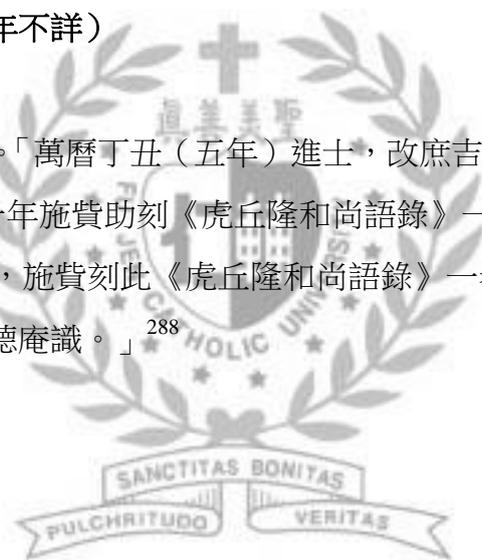
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春清涼山妙德庵識。」²⁸⁴

20. 張守約（生卒年不詳）

號梅村，秀水芝溪人，「不事詩書，以耕桑為業，耽心禪理……著有《和寒山詩》」一卷。²⁸⁵萬曆十九年施貲刻《後出阿彌陀佛偈經》等經書數卷，刊記：「樵李居士張守約，施貲刻此《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佛說阿彌陀經》、《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後出阿彌陀佛偈經》……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孟秋清涼山妙德禪院。」²⁸⁶

21. 顧紹芳（生卒年不詳）

字實甫，太倉州人。「萬曆丁丑（五年）進士，改庶吉士，除檢討，官至左春坊左贊善」。²⁸⁷萬曆二十年施貲助刻《虎丘隆和尚語錄》一卷，刊記：「左春坊左贊善兼編修崑山顧紹芳，施貲刻此《虎丘隆和尚語錄》一卷……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春五臺山妙德庵識。」²⁸⁸



²⁸⁴ 宋·釋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1後，〈武英殿中書舍人華亭顧正誼施刻〉，頁475。

²⁸⁵ 清·沈季友，《樵李詩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3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13，〈張布衣守約〉，頁28上。

²⁸⁶ 唐·釋玄奘譯，《後出阿彌陀佛偈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19年樵李張守約刊本），書後，〈樵李居士張守約施貲刻〉，頁20上。

²⁸⁷ 《靜志居詩話》，卷15，〈顧紹芳〉，頁22上。

²⁸⁸ 宋·釋紹隆，《虎丘隆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左春坊左贊善兼編修崑山顧紹芳〉，頁508。

22. 甘一驥（生卒年不詳）

字德夫，江西南昌人。隆慶戊辰（二年，1568）進士。²⁸⁹「寬大有智略……萬曆十六年（1588）擢山東運使。」²⁹⁰萬曆二十年施貲助刻《佛說阿彌陀經疏》一卷，刊記：「山東參政官鹽運司事南昌甘一驥，施貲刻此《佛說阿彌陀經疏》一卷……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春清涼山妙德禪院識。」²⁹¹

23. 包世杰（生卒年不詳）

字羽明，貴州督學包檉芳子，「萬曆壬午（十年，1582）舉人，乞恩永康教諭」。²⁹²施貲興聖萬壽寺助刻《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刊記：「嘉興居士包世杰，施貲刻此《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仲夏徑山興聖萬壽寺識。」²⁹³

24. 吳瑞徵（1580-?）

字仲庚，號元谷，吳江人。萬曆庚戌（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河南副使以廉能稱。²⁹⁴施貲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助刻《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錄》兩卷，是書兩卷合刊一書，刊記：「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貲刻此《諸方門人參問語錄》下卷，資先姚冥福。海鹽居士仇雲鵬對，長洲徐普書，溧水端學舜刻。」

²⁸⁹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66，〈甘一驥〉，頁12上。

²⁹⁰ 清·成瓘纂，《道光·濟南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 1-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據清道光20年刻本影印），卷35，〈甘一驥〉，頁42下-43上。

²⁹¹ 新羅·元曉述，《佛說阿彌陀經疏》（《明版嘉興大藏經》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山東參政官鹽運司事南昌甘一驥〉，頁659。

²⁹² 《嘉禾徵獻錄》，卷19，〈世杰〉，頁8下。

²⁹³ 晉·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成佛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25年嘉興包世杰刊本），書後，〈嘉興居士包世杰〉，頁21下。

²⁹⁴ 《同治·蘇州府志》，卷106，〈吳之紀〉，頁1下。

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²⁹⁵

25. 周祇（生卒年不詳）

字子介，吳江人。護持徑山寺常住，捐貲置徑山寺下院「太平寺」。²⁹⁶萬曆至崇禎間，捐貲施刻多卷經書，萬曆二十七年刻《大乘伽耶山頂經》一卷，刊記：「吳江居士周祇施刻此卷，祈，高孝周瑄，離苦得樂，修證菩提……萬曆己亥（二十七年，1599）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²⁹⁷

26. 錢大復（生卒年不詳）

字肇陽，別號漸菴，華亭人，自少篤學攻苦讀書，²⁹⁸「萬曆七年領鄉薦，選蓬萊令」。²⁹⁹萬曆二十九年施貲徑山寂照庵助刻《翻譯名義集》第一卷，刊記：「華亭居士錢大復施貲刻此《翻譯名義集》第一卷……萬曆辛丑（二十九年，1601）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³⁰⁰

27. 安希范（1564-1621）

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南京吏部主事。³⁰¹萬曆二十八年捐貲助刻《妙法蓮華經》數卷，刊記：「無錫縣佛弟子安希范，施貲刻此《妙法蓮華

²⁹⁵ 《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錄》，書後，〈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貲〉，頁 372。

²⁹⁶ 《徑山志》，卷 11，〈周祇〉，頁 12 上。

²⁹⁷ 唐·菩提流志譯，《大乘伽耶山頂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 27 年吳江周祇刊本），書後，〈吳江居士周祇施刻〉，頁 12 上。

²⁹⁸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卷 22，〈錢蓬萊漸菴公傳〉，頁 7 上。

²⁹⁹ 《華亭縣志》，卷 13，〈懿行〉，頁 18 上。

³⁰⁰ 宋·釋祖詠，《翻譯名義集》（《明版嘉興大藏經》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 1 後，〈華亭居士錢大復〉，頁 712。

³⁰¹ 清·程嗣章，《明儒講學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29，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8 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 4 年刻本影印），不著卷數，〈安希范〉，頁 52 下。

經》第二卷，萬曆庚子（二十八年，1600）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³⁰²

28. 王肯堂（1552-1613）

字宇泰，號念西居士，南直隸金壇人，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進士，³⁰³選為翰林院檢討，官至福建參政。³⁰⁴師事紫柏真可，由禪入教，專攻唯識之學，以慈恩宗《成唯識疏》亡失，學者無所依憑，乃創《唯識證義》與《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二書，「書成，力疾校讐，刻行於世」。³⁰⁵

除校刻唯識學經籍外，萬曆十七年與于玉立、于玉德等人共同施銀合刻《大佛頂首楞嚴經合論》，刊記：「金壇王肯堂施銀貳兩、于玉立施銀壹拾伍兩、于玉德施銀壹拾玖兩……王肯堂集眾檀越銀，壹拾壹兩參錢捌分肆厘共刻《大佛頂首楞嚴經合論》十卷。明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夏六月翔日識。」³⁰⁶

29. 嚴調御（1578-1637）

字印持，餘杭人。「太常卿大紀（嚴大紀，1536-1595）長子，身長疏髯，風神洛穆，以高才為諸生祭酒，博雅好古，能琴善書，晚味禪閱，多方外遊」。³⁰⁷萬曆三十年施貲刻《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等數卷經書，刊記：「禹航居士嚴調御

³⁰² 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 28 年無錫安希范刊本），卷 2 後，〈無錫縣佛弟子安希范〉，頁 34。

³⁰³ 清·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3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卷 205，〈名醫列傳〉，頁 14 上。

³⁰⁴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 10 年吳興叢書刻本影印），卷 42，〈產寶百問五卷〉，頁 26 下。

³⁰⁵ 《居士傳校注》，卷 44，〈金壇王宇泰〉，頁 391。

³⁰⁶ 宋·釋德洪，《大佛頂首楞嚴經合論》（《明版嘉興大藏經》1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 10 後，〈金壇王肯堂施銀貳兩〉，頁 113。

³⁰⁷ 清·吳山嘉錄，《復社姓氏傳略》（《明代傳記叢刊》7，臺北：文明書局，1991 年 10 月初版），卷 5，〈浙江杭州府〉，頁 2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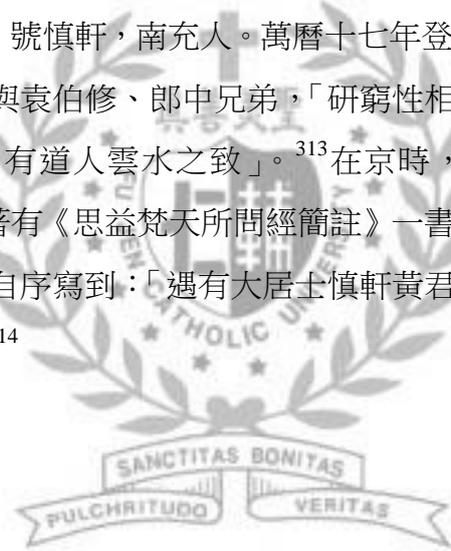
等……萬曆壬寅（三十年，1602）徑山寂照庵識。」³⁰⁸

30. 王象乾（1546-1630）

字子廓，號霽宇，山東新城人，隆慶五年進士，受聞喜知縣，遷兵部主事。³⁰⁹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施貲助刊《宗鏡錄》數卷。刊記「四川巡撫都御史濟寧王象乾，施資刻此《宗鏡錄》第一卷……萬曆壬寅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³¹⁰

31. 黃輝（1555-1612）

字平倩，一字昭素，號慎軒，南充人。萬曆十七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詞館，改庶吉士。³¹¹任仕時，與袁伯修、郎中兄弟，「研窮性相之宗，³¹²所至遊覽山水，尋訪禪衲，雖居華要，有道人雲水之致」。³¹³在京時，結識顯聖寺僧人釋圓澄（1561-1627），知圓澄著有《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一書，慎軒護法心切，施財囑令刻印流通，圓澄書中自序寫到：「遇有大居士慎軒黃君，秉護法心，不忘付囑，運慈悲念刻此流通。」³¹⁴



³⁰⁸ 高麗·釋知訥，《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禹航居士嚴調御〉，頁394。

³⁰⁹ 清·徐乾學等，《徐本明史列傳》（《明代傳記叢刊》94，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75，〈郭正域〉，頁494。

³¹⁰ 宋·釋延壽，《宗鏡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0年至31年濟寧王象乾等刊本），卷1後，〈四川巡撫都御史濟寧王象乾〉，頁25下。

³¹¹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明代傳記叢刊》9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164，〈黃輝〉，頁8上。

³¹² 此為佛學名相「性相二宗」，指稱法性宗與法相宗。

³¹³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黃少詹輝〉，頁661-662。

³¹⁴ 明·釋圓澄註，《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3年刊本），書前，〈序一〉，不著頁數。

32. 吳繼勛（生卒年不詳）

字用卿，江南徽州人。「性沈毅，嗜善若渴，晚修淨業。持往生呪、唱佛號，日有定課」。³¹⁵施費寂照庵助刻《禪源諸詮集都序》刊記：「徽州居士吳繼勛，慕教門之廣大，愍末法之衰頹，施費刻此《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二……萬曆丁未（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寂照庵識。」³¹⁶

33. 甘士价（1545-1608）

字維藩，號紫亭，信豐人。萬曆丁丑（五年，1577）進士。³¹⁷「初令黟縣，以廉能，調丹陽，以卓異，入為御史」。³¹⁸萬曆三十六年施費寂照庵助刻《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等經書數卷，刊記：「浙江巡撫甘士价，捐貲奉刻《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卷第五……萬曆戊申（萬曆三十六年，1608）秋八月徑山寂照庵識。」³¹⁹

34. 吳懷真（生卒年不詳）

字若渝，商山人，「孝事嫡母，友愛弟，終身無間，遊成均同舍生，有奔喪無資者，贈之百金」。³²⁰萬曆三十六年施費徑山寂照庵助刻《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

³¹⁵ 《淨土聖賢錄》，卷8，〈吳繼勛〉，頁15上。

³¹⁶ 唐·釋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下後，〈徽州居士吳繼勛〉，頁372。

³¹⁷ 明·方岳貢等，《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據日本內閣文庫影印），卷33，〈甘士价〉，頁15上。

³¹⁸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卷94，〈甘士价〉，頁54下。

³¹⁹ 宋·釋法護譯，《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6年浙江巡撫甘士价刊本），卷後，〈浙江巡撫甘士价〉，頁18下。

³²⁰ 清·方崇鼎等纂，《休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62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3月臺1版，據清嘉慶20年刊本影印），卷15，〈人物·鄉善〉，頁41下-42上。

境界經》等數卷經書，刊記：「那伽菴奉佛弟子吳懷真同弟懷上，捐貲喜刻《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二卷，仰祈：母親體氣康寧，生命壽長，宿障自除，善根增益。萬曆戊申（萬曆三十六年，1608）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³²¹

35. 吳正志（1562-1617）

字之矩，南直宜興人，「國子生，中萬曆乙酉（十三年，1585）鄉試，成己丑（十七年，1589）進士，初任刑部主事」，後改光祿寺丞。³²²萬曆三十七年施貲徑山寂庵照助刻《善住意天子所問經》數卷，刊記：「光祿寺寺丞宜興吳正志，捐貲刻《善住意天子所問經》卷下，計字八千九百六十箇，該銀四兩六錢六分。惟願：福如善住，智等文殊與諸群齊成正覺……萬曆己酉（萬曆三十七年，1609）歲孟夏月徑山寂照識。」³²³

36. 沈瓚（1558-1612）

字孝通，一字子勺，吳江人。「萬曆丙戌（十四年，1586）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江西按僉事，告歸。」³²⁴萬曆三十九年施貲助刻《金光明經》等數卷經書，刊記為：「吳江居士沈瓚施貲刻此《金光明經》第一卷……萬曆辛亥（三十九年，1611）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³²⁵

³²¹ 唐·釋菩提流志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6年那伽菴吳懷真刊本），書後，〈那伽菴奉佛弟子吳懷真〉，頁15上。

³²² 清·張夏，《雜閩源流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21年黃昌衢彝叙堂刻本影印），卷11，〈吳正志〉，頁30下。

³²³ 南北朝·釋毗目智仙譯，《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7年宜興吳正志刊本），卷下後，〈光祿寺寺丞宜興吳正志捐貲刻〉，頁23下。

³²⁴ 《靜志居詩話》，〈薊丘集〉，卷16，頁3上。

³²⁵ 隋·釋寶貴入，《合部金光明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9年吳江沈瓚刊本），卷1後，〈吳江居士沈瓚施貲刻〉，頁25下。

37. 竇子偁（生卒年不詳）

號淮南，合肥人，「中萬曆乙酉（十三年）鄉試，壬辰（二十年）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辛亥（三十九年，1611）陞浙江按察使，陞右布政，壬子（四十年，1612）致仕起福建右布政」。³²⁶施貲徑山寂照庵助刻《說無垢稱經》六卷，刊記：「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使竇子偁，施貲刻《說無垢稱經》第一卷，計五千零一十九字，該銀二兩五錢乙分……萬曆辛亥（三十九年，1611）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³²⁷

38. 曹頤靜（生卒年不詳）

字仁卿，城南人，「敦倫慕義，嘗焚貨券還鬻婦……德著里中，著有《家居格耆》」。³²⁸萬曆三十六年施貲徑山寂照庵助刻《金光明經》四卷，刊記「休寧居士曹頤靜、頤學、廣〔彳+州〕、頤志、紹文共施刻此《金光明經》……萬曆戊申（三十六年，1608）歲秋八月徑山寂照庵識。」³²⁹

39. 張瑋（1587-1643）

字席之，一字韋玉，號二無，武進人。³³⁰「萬曆四十年（1612）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四十七，1619），成進士，授戶部主事」。³³¹崇禎十五年，施貲刻

³²⁶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明代傳記叢刊》132，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天啓間刻本），〈竇子偁〉，卷34，頁27下-28上。

³²⁷ 唐·釋玄奘譯，《說無垢稱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39年浙江按察使竇子偁刊本），卷後，〈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使竇子偁〉，頁16上。

³²⁸ 《休寧縣志》，卷15，〈鄉善〉，頁57上。

³²⁹ 晉·曇無讖譯，《金光明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36年休寧曹頤靜等刊本），卷後，〈休寧居士曹頤靜〉，頁27下。

³³⁰ 明·張弘道，《皇明三元考》（《明代傳記叢刊》19，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元月初版），〈萬曆四十年壬子科解元〉，卷14，頁19下。

³³¹ 《明史列傳》，卷254，〈張瑋〉，頁6568。

《佛說恒水經》等經書數卷，刊記：「武進信官張瑋捐俸刻《佛說恒水經》全卷，東塔寺釋道源、東湖信士毛晉同對。崇禎壬午（十五年，1642）仲秋虞山華嚴閣識。」³³²

40. 湯賓尹（1568-？）

字嘉賓，號睡庵居士，宣城人，世號曰之「湯宣城」。³³³「萬曆乙未（二十三年，1595）賜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³³⁴萬曆四十年施貲助刻《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等經書數卷，刊記：「宛陵居士湯賓尹，施貲刻《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四卷，共字一萬四千六百二十，該銀七兩三錢二分……萬曆壬子（四十年，1612）歲冬十一月徑山化城識。」³³⁵

41. 徐琰（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華亭人，萬曆間任太僕寺寺丞。³³⁶師事紫柏真可，萬曆間施銀助刻《肇論新疏》等經書數卷，刊記：「華亭徐琰施銀壹拾兩，薦妻白氏共刻《肇論新疏》上中下三卷。」³³⁷



³³² 晉·法炬譯，《佛說恒水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15年武進張瑋刊本），書後，〈武進信官張瑋〉，頁14下。

³³³ 明·龔立本，《煙艇永懷》（《明代傳記叢刊》128，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2，〈湯賓尹〉，頁10上。

³³⁴ 《靜志居詩話》，卷16，〈湯賓尹〉，頁21上。

³³⁵ 宋·施護譯，《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年宛陵湯賓尹刊本），書後，〈宛陵居士湯賓尹施貲刻〉，頁20上。

³³⁶ 明·吳亮，《萬曆疏鈔》（《續修四庫全書》史部·4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37年刻本影印），卷38，〈玩寇使過疏〉，頁56上。

³³⁷ 元·釋文才，《肇論新疏》（《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華亭徐琰施銀壹拾兩〉，頁604。

42. 真憲時（?-1628）

字法侯，號存古，福建松溪縣人。³³⁸「甲辰（萬曆三十二年，1640）進士，官至江西右布政，削奪官誥」。³³⁹萬曆四十年捐貲助刻《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等數卷經書，刊記：「欽差兩浙恤刑刑部陝西司郎中真憲時，捐貲刻《檀持羅麻油述經》《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萬曆壬子（四十年，1612）歲秋八月徑山化城識。」³⁴⁰

43. 姚居士（生卒年不詳）

佚其名，字不詳，萬曆間人，「少負才名，晚耽禪悅……尤加留心貝葉，與其子茂才君（姚茂才，生卒年不詳）復等共尊三寶三塔大士殿。倡眾鳩工，重刻《楞伽》、《楞嚴》諸經，而于茲編，念舊刻之漫漶，特捐貲剞劂，親自校訂。」³⁴¹

44. 孫幼安（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萬曆四十六年（1618），校正《稗乘》刊行於世。《四庫全書總目》云：「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孫幼安得其本，為校正刊行。其類凡四，曰史略，曰訓詁，曰說家，曰二氏。凡採用書四十二種」。³⁴²上述「二氏」即指佛、道書籍，孫幼安所刻佛教書籍有：《禪玄顯教編》、《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釋》、《宗

³³⁸ 清·潘拱辰，《松谿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南·23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6月臺1版），卷9，〈人物志·名臣〉，頁20下。

³³⁹ 明·談遷，《國榷》（《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7月初版），卷87，〈熹宗天啟六年〉，頁5344。

³⁴⁰ 唐·釋智通譯，《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40年兩浙欽差真憲時刊本），書後，〈欽差兩浙恤刑刑部陝西司郎中真憲時〉，頁27上。

³⁴¹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據明萬曆48年曹憲來刻本影印），卷2，〈重刻大藏一覽序〉，頁7上-下。

³⁴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稗乘〉，卷126，頁11下。

禪辯》、《三十國記》等四種。³⁴³

45. 夏元彬（生卒年不詳）

本名彪，字仲弼，德清人，為孝廉。³⁴⁴萬曆間，集大香唵囀法師（1582-1582）文集為《雲外錄》刻梓出版，後序寫云：「《雲外》一書，孝廉仲弼夏公捐刻」。³⁴⁵此書書板存於「德清吉祥禪院」。入清後，書版年久多缺，由蔡老居士續刻修補。

³⁴⁶

46. 莊廣還（生卒年不詳）

字復真，浙江嘉興桐鄉人。初學儒，後改學醫，習養生術。「一日，睹華開落，悟身無常，即閉關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偶出遊杭州，遇一翁，問之：學佛可有老師？對曰：未也！翁曰：雲棲寺有蓮池禪師可往謁之。後蓮池禪師授以念佛法門，遂受五戒。歸家，日念阿彌陀佛五萬聲。³⁴⁷年八十，再詣雲棲，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其鄉人不知佛法，多宗邪教。廣還「閱淨土諸經論，掇其要語曰《淨土資糧集》，以導眾信，鄉人從而化焉」。³⁴⁸書中後序廣還寫到：「余三刻《資糧》……初刻者始有而合，再刻者少有而完，終刻者富有而美。然則是三刻也。」

³⁴⁹此書三集總名曰《淨土資糧集全集》。

³⁴³ 上錄佛教書籍參考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庫。

³⁴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30，〈麟傳統宗十三卷〉，頁 28 下。

³⁴⁵ 《雲外錄》，書後，〈跋〉，頁 13 上-下。

³⁴⁶ 同上註。

³⁴⁷ 《淨土聖賢錄》，卷 8，〈莊廣還〉，頁 299。

³⁴⁸ 《居士傳校注》，卷 42，〈莊廣還〉，頁 363。

³⁴⁹ 明·莊廣還輯，《淨土資糧全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 28 年構李桐邑莊氏集費刊本），書後，〈淨土資糧全集後序〉，頁 55 上。

二、天啟間

47. 吳用先（生卒年不詳）

字體中，一字本如，號餘庵，³⁵⁰又號浮渡居士。安徽桐城人。³⁵¹「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進士，由臨川令累官都御史。」³⁵²後告歸。吳用先信奉佛教，與徑山寺、楞嚴寺、雲棲寺僧人多有往來，為楞嚴寺刻藏事業大護法之一，以官員身份撰寫疏文恢復徑山寺下院「化城寺」，每年捐銀一百兩刻印《藏經》。³⁵³萬曆三十七年施貲休寧大華嚴堂助刻《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上、中、下三卷，刊記：「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桐城吳用先，捐貲刻此《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卷中……萬曆己酉（三十七年，1609）歲春三月休寧大華嚴堂識。」³⁵⁴

48. 黃汝亨（1558-1626）

字貞父，號泊玄居士、寓林居士³⁵⁵，浙江仁和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授進賢知縣，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³⁵⁶未中舉前居寺院中讀書，曾過廬山東林寺遙思淨宗初祖慧遠大師（334-416），十餘年後得《東林十八高賢傳》，「書傳刻

³⁵⁰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5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宣統3年刻本影印），卷4，〈吳司馬廷尉傳第三十六〉，頁18上。

³⁵¹ 孫峻輯，《蓮居庵志》（《中國佛寺志叢刊》70，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8月初版），卷4，〈吳用先〉，頁4上。

³⁵² 《乾隆·江南通志》，卷146，〈人物志〉，頁11下。

³⁵³ 《徑山志》，卷11，〈吳用先〉，頁10下。

³⁵⁴ 晉·鳩摩羅什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37年桐城吳用先刊本），卷中後，〈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桐城吳用先〉，頁20下。

³⁵⁵ 明·朱謀壘，《續畫史會要》（《明代傳記叢刊》72，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不著卷數，〈黃汝亨〉，頁68下。

³⁵⁶ 清·陳田，《明詩記事》（《明代傳記叢刊》15，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19，〈黃汝亨〉，頁127。

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于棲賢山中，尋授吳門毗耶室梓行」，汝亨撰寫序文助刻。³⁵⁷

49. 沈演（?-1638）

浙江烏程人，字叔敷，號何山。「年二十六，壬辰（二十年，1592）進士十三名，廷試二甲十四名，授工部主事見任福建右布政」。³⁵⁸萬曆三十七年施貲刻《佛說興起行經》等數卷經書，刊記：「福建興泉道參政烏程沈演，施貲刻《佛說興起行經》卷下，計字五千三百六十七字，銀二兩六錢八分五厘……萬曆己酉（三十七年，1609）歲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³⁵⁹

50. 錢謙益（1582-1664）

字受之，號尚湖，又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遺老、東澗老人，常熟人。³⁶⁰「萬曆庚戌（三十八年，1610）進士。弘光間，官禮部尚書，著有《初學集》、《有學集》等書」。³⁶¹謙益多與僧人往來，學佛注疏釋教典籍，自云：「余於三大師，宿有因緣，雲棲（蓮池祿宏）曾侍巾瓶，海印（憨山德清）親承記莛，而紫柏入滅之歲，夢中委受付囑」。³⁶²錢謙益曾重編《護法錄》一書，呈憨大師，師囑：「若

³⁵⁷ 佚名，《東林十八高賢傳》（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吳門毘耶室刊本），書前，〈東林十八高賢序〉，書前，〈序〉，不著頁數。

³⁵⁸ 《皇明三元考》，卷 13，〈萬曆十九年辛卯科解元〉，頁 23 下。

³⁵⁹ 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37 年烏程沈氏刊本），卷下，〈福建興泉道參政烏程沈演〉，頁 15 下。

³⁶⁰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清代傳記叢刊》20，臺北：文明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卷 3，〈錢謙益〉，頁 305。

³⁶¹ 屈荆才，《維摩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31，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 8 月初版），卷下，〈題詠〉，頁 4 下。

³⁶² 《八十八祖道影傳贊》，書後，〈三大師傳贊序〉，頁 459。

刻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俟明春當專持上」。³⁶³此書於天啟元年時與顧大章共同捐貲施刻，刊記：「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貲共刻此《護法錄》第三卷，計字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箇，該銀七兩七錢一分五厘……天啟辛酉元年（1621）春三月徑山化城寺識。」³⁶⁴

51. 顧大章（1567-1625）

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³⁶⁵「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³⁶⁶後遷國子博士轉刑部主事。萬曆間，與弟顧大韶（1576-1576）護持徑山寺，助建「真寂禪院」與「安樂寺」。³⁶⁷天啟元年與錢謙益共同施貲助刻《護法錄》第三卷，刊記：「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貲共刻此《護法錄》第三卷，計字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箇該銀七兩七錢一分五厘……天啟辛酉元年（1621）春三月徑山化城寺識。」³⁶⁸

52. 凌弘憲（生卒年不詳）

字叔度，號天池居士，浙江吳興人。師事雲棲寺株宏大師學習《楞嚴經》，參閱諸多前人疏注後，輯成一書，名曰《楞嚴經證疏廣解》，³⁶⁹以墨、朱（紅）、黛（藍）三色鈐版刊印，並請株宏大師訂解，加上自己研讀心得參考點釋，是書三

³⁶³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3，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18，〈答錢受之太史〉，頁73。

³⁶⁴ 明·宋濂，《護法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3，〈常熟居士錢謙益〉，頁639。

³⁶⁵ 清·陳鼎，《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5，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3，〈顧大章〉，頁18上。

³⁶⁶ 《明史列傳》，卷244，〈顧大章〉，頁6340。

³⁶⁷ 《徑山志》，卷11，〈外護〉，頁13下。

³⁶⁸ 《護法錄》，卷3後，〈常熟居士錢謙益〉，頁639。

³⁶⁹ 此書正題名為《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依《卍新纂續藏經》第14冊，題名《楞嚴經證疏廣解》，以區別與原經之不同。

色套印，用以標註不同內容，經文用黑色，諸師解釋用紅色，校訂人袞宏大師《楞嚴摸象記》略刪字句用青黑色。自序云：「余維是手加披閱，廣譯窮搜，採天如之會解，摘真光之正脈。……庀工鳩材，歷春夏而告成。」³⁷⁰

53. 程夢暘（生卒年不詳）

自號覺我，新安人，師事憨山大師，天啟間，校閱大師居山時，疏注《圓覺經》之文，後編輯成書「凡若干卷，勒成一部，題曰《圓覺直解》，刻版梓行。大師天啟二年自跋：「適新安覺我居士程君夢暘，聞而欣仰，乃因居士吳啟高特請以梓之。」³⁷¹

54. 宋奎光（生卒年不詳）

字培巖，常熟人。「萬曆壬子（四十年，1612）舉人，能詩古文，辭工書法。選授廣東龍川知縣調浙江寧海縣。」³⁷²天啟初，受李燁然之請，輯徑山文獻，奎光自《大藏》中檢閱搜集歷代祖師語錄、行事，輯歷代高僧名士序文、紀事、吟詠、詩詞，匯編為《徑山志》。³⁷³另於天啟三年（1623）捐貲施刻《護法錄》第十卷，刊記：「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護法論》第十卷。天啟癸亥（1623）年秋月徑山化城寺識。」³⁷⁴

³⁷⁰ 明·凌弘憲集，《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啟元年吳興凌弘憲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書前，〈鈔楞嚴緣起〉，頁1。

³⁷¹ 明·釋德清，《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直解》（《大藏新纂卍續藏經》10，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下，〈刻圓覺經解後跋〉，頁509。

³⁷² 《乾隆·江南通志》，卷165，〈人物志·文苑〉，頁40下。

³⁷³ 《徑山志》，書前，〈版本說明〉，不著頁數。

³⁷⁴ 《護法錄》，卷10後，〈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頁688。

55. 葉祺胤（生卒年不詳）

字錫我，嘉興人，³⁷⁵三塔寺刻場主事者，於三塔寺刻場刻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與《法華大意》二書。自述刊刻《重刻太虛禪師法華大意跋》緣起云：「乙丑（天啓五年，1625）春……余刻《華嚴疏鈔》功尚未竣」。³⁷⁶

三、崇禎至明末清初

56. 周光夏（生卒年不詳）

字敏山，河南開封杞縣人，「天啓五年（1625）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又於崇禎間任淮安知府。³⁷⁷崇禎四年（1631）施贊助刻《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刊記：「河南杞縣居士周光夏捐贊助刻《四分比丘尼羯磨法》計字九千五百四十五箇，該銀四兩七錢六八八釐。伏願：六根雪淨，三障永清，即生啟悟，妙心世世，弘開道眼……崇禎四年孟夏月徑山化城寺識。」³⁷⁸

57. 王元瑞（生卒年不詳）

字伯禎，南直隸松江府，青浦縣人。「癸丑（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授

³⁷⁵ 清·朱彝尊，《經義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葉氏祺胤大學中庸臆說〉，卷162，頁20下。

³⁷⁶ 明·釋無相，《法華大意》（《明版嘉興大藏經》1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重刻太虛禪師法華大意跋〉，頁443。

³⁷⁷ 清·周璣，《杞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8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5月臺1版，據清乾隆53年刊本影印），卷14，〈人物志二〉，頁30上。

³⁷⁸ 南北朝·求那跋摩譯，《四分比丘尼羯磨法》（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4年杞縣周光夏刊本），書後，〈河南杞縣居士周光夏〉，頁25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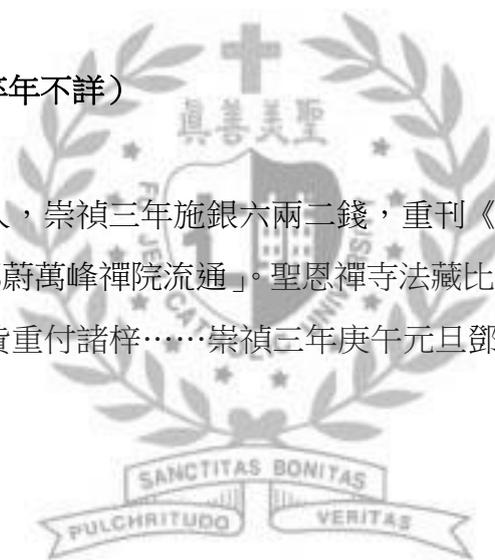
太和知縣，考選福建道御史」。³⁷⁹曾捐俸築堤，鄉邑中人，感念其德，稱此堤為「王公堤」。³⁸⁰崇禎五年（1632）助刻《佛祖綱目》數卷，刊記：「華亭居士王元瑞施刻此卷……崇禎壬申（五年，1632）孟夏。」³⁸¹

58. 劉錫玄（生卒年不詳）

字玉受，號心城，蘇州人。³⁸²萬曆丁未（三十五年，1607）進士，歷官貴州提學僉事。³⁸³天啟間，與天台山沙門幽溪傳燈（1554-1628）校訂《性善惡論》。崇禎間，同顧紹芬等人捐貲古杭雲棲寺助刻《成唯識論訂正》第五卷，刊記：「信官劉錫玄……捐貲共刻。」³⁸⁴

59. 萬應鵬（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姑蘇人，崇禎三年施銀六兩二錢，重刊《萬峰和尚語錄》，「計字一萬七千六百，板藏鄧蔚萬峰禪院流通」。聖恩禪寺法藏比丘在〈後跋〉寫到：「特因姑蘇脫塵萬居士施貲重付諸梓……崇禎三年庚午元旦鄧蔚天壽聖恩禪寺住山比丘法藏志。」³⁸⁵



³⁷⁹ 明·祁彪佳，《宜焚全稿》（《續修四庫全書》史部·4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抄本影印），卷16，〈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頁747。

³⁸⁰ 《江西通志》，卷61，〈王元瑞〉，頁59下。

³⁸¹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1後，〈華亭居士王元瑞〉，頁168。

³⁸² 明·釋戒顯，《現果隨錄》（《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8，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3，〈曹翰〉，頁43。

³⁸³ 《同治·蘇州府志》，卷87，〈劉錫玄〉，頁10下。

³⁸⁴ 明·釋廣仲，《成唯識論訂正》（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至五年古杭雲棲寺刊本），卷5，〈信官劉錫玄〉，頁89上。

³⁸⁵ 《萬峰和尚語錄》，序文後，〈姑蘇信士萬應鵬捐資重刻〉，頁485。

60. 曹學佺 (1575-1646)

字能始，號雁澤，又號石倉居士，福州侯官人。³⁸⁶「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授戶部主事」。³⁸⁷萬曆、天啟間，汰如明河（1588-1640）編纂《補續高僧傳》一書，「曹學憲能始復出鄴架所藏，傾篋佐之」。³⁸⁸又於崇禎七年助刻《五燈會元》第一卷，刊記：「能始居士曹學佺助刻《會元》第一卷。」³⁸⁹

61. 黃端伯 (?-1645)

字迎祥，一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³⁹⁰「素奉佛，絕葷。崇禎元年（1628）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³⁹¹以母憂歸。崇禎十年（1637）施刻《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兩卷，刊記：「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廣照弟子于愈奇證字。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庵識」。³⁹²福王時，起禮部主事，國破，「大兵南下，端伯自署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寓此」遣使捕至，「公在獄中，註《楞嚴》、《維摩》二經」。³⁹³可知端伯對佛學有深入研究。

³⁸⁶ 清·李維鈺等，《光緒·漳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9月影印本，據清光緒3年芝山書院刻本影印），卷50，〈紀遺下〉，頁12上。

³⁸⁷ 明·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明代傳記叢刊》6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9，〈天興死節傳〉，頁318上。

³⁸⁸ 《吳都法乘》，卷22下之下，〈大明高僧傳序〉，頁104下。

³⁸⁹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7年曹學佺等刊本），書前，〈能始居士曹學佺助刻五燈會元第一卷〉，頁10下。

³⁹⁰ 清·查繼佐，《國壽錄》（《明代傳記叢刊》10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2，〈吏部主事黃公傳〉，頁57。

³⁹¹ 清·溫睿臨，《南疆譯史勘本列傳》（《明代傳記叢刊》104，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16，〈列傳十〉，頁639。

³⁹² 明·釋元賢，《壽昌無明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上後，〈豫章信官黃端伯〉，頁676。

³⁹³ 明·高宇秦，《雪交亭正氣錄》（《明代傳記叢刊》68，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卷2，〈黃端伯〉，頁44。

62. 陸懋功（生卒年不詳）

字紀常，平湖人，「萬曆乙卯（四十三年，1615）舉人，乞恩新昌教諭歷南工部主事，管器皿廠，疏參奸商」。³⁹⁴崇禎十年捐貲徑山化城寺助刻《佛說勝旛瓔珞陀羅尼經》等經書數卷，刊記：「當湖居士陸懋功助刻《聖莊嚴陀羅尼》五經同卷，計字八千四百九十箇，該銀四兩二錢四分五厘。伏願，福壽綿延，吉祥如意。崇禎十年徑山化城寺識。」³⁹⁵

63. 朱時恩（1564-?）

自號心空居士，嘉興人秀水人，從雲棲寺蓮池祿宏大師習佛學，³⁹⁶用其一生精力，編輯《佛祖綱目》一書，從始而終歷二十有一年，書成，由蓮社諸人共謀付梓。序文中寫到：「遂成《佛祖綱目》四十一卷，一時蓮社行人，相與謀付剞劂」。³⁹⁷是書刊板樣式，悉照徑山楞嚴寺規式，各刻姓名於卷後。

64. 朱大啟（1576-1642）

字君輿，別字廣原，秀水人。³⁹⁸「萬曆庚戌（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南昌推官」。³⁹⁹護持徑山寺常住及各靜室，歲有供養。⁴⁰⁰崇禎七年捐貲助刻《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下卷，刊記：「嘉興府秀水縣信官朱大啟捐貲刻此《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卷下，計五千八百二十，該銀二兩六錢二分……

³⁹⁴ 《嘉禾徵獻錄》，卷 35，〈陸懋功〉，頁 20 上。

³⁹⁵ 宋·施護譯，《佛說勝旛瓔珞陀羅尼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 10 年當湖陸懋功刊本），書後，〈當湖居士陸懋功助刻〉，頁 23 下。

³⁹⁶ 《憨山大師全集》，卷 10，〈雲棲大師了義語序〉，頁 492。

³⁹⁷ 《佛祖綱目》，書前，〈佛祖綱目序〉，頁 163。

³⁹⁸ 《靜志居詩話》，卷 17，〈朱大啟〉，頁 11 下。

³⁹⁹ 《國權》，卷 98，〈思宗崇禎 15 年〉，頁 5931。

⁴⁰⁰ 《徑山志》，卷 11，〈朱大啟〉，頁 11 下。

崇禎甲戌（七年，1634）楞嚴寺般若堂識。」⁴⁰¹

65. 聞起祥（生卒年不詳）

字子將，杭州錢塘人，孝廉。生性淡盪，博綜群書，棄濁穢，思修出世之法，篤信雲棲寺淨土法門，「外服儒風，內修禪律，酬應少時，燃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嚴似一老僧」。⁴⁰²起祥師事雲棲寺祿宏大師，慮大師之著僅於諸大弟子帳中秘藏，不能人人得之，「故力請流通，師復許可」，起祥先刻《儀註備簡》一種，餘從諸信眾次第乞成。⁴⁰³書成後，書板藏昭慶寺「貝葉齋」流通。

66. 陳繼儒（1558-1639）

字仲醇，一字眉公，華亭人，清修博古，著述甚富，為時高士。⁴⁰⁴萬曆間，與雲棲寺蓮社諸士多有往來，並與寺中僧人釋廣莫一同校勘《楞嚴經直解》一書⁴⁰⁵。又於崇禎五年助捐貲助刻《居士分燈錄》。書後勸募引文：「陳繼儒……捐貲五錢。」

⁴⁰⁶

67. 夏通燈（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嘉興海鹽人，從密雲圓悟禪師學習佛法，崇禎五年時摘錄《優婆

⁴⁰¹ 唐·不空譯，《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7年嘉興朱大啟刊本），書後，〈嘉興府秀水縣信官朱大啟捐貲刻〉，頁17上。

⁴⁰² 《牧齋初學集》，卷54，〈聞子將墓誌銘〉，頁21下。

⁴⁰³ 明·釋大惠，《儀註備簡》（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9年聞啟詳刊本），書前，〈儀註備簡序〉，頁7下-8上。

⁴⁰⁴ 《續畫史會要》，不著卷數，〈陳繼儒〉，頁69上。

⁴⁰⁵ 明·傅梅，《嵩山少林寺輯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2-23，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10月出版，據明萬曆末年刊本影印），卷22，〈嵩山少林寺禪師道公碑銘〉，頁67上。

⁴⁰⁶ 明·朱時恩，《居士分燈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居士分燈錄勸緣引〉，頁1。

塞戒經受戒品》，刊刻別行，刊記：「崇禎五年四月八日海鹽金粟弟子夏通燈，誓心持此一品，復又捐貲刻板印施，專為先考夏鼎臣、先妣先徐氏次。板藏嘉興楞嚴寺。」⁴⁰⁷

68. 熊文燦 (1575-1640)

字號不詳，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黃州推官，遷至禮部主事，出封琉球，還，擢山東左參政、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憂歸」。⁴⁰⁸崇禎九年（1636）至十一年（1638）施資助刻《阿毗達磨發智論》數卷，刊記：「兩廣都察院熊文燦捐奉貲刻《阿毗達磨發智論》第十二卷，計字六千兩百五十箇，該銀三兩一錢二分五厘。伏願六根雪淨三障永清即生啟悟妙心世世弘開道眼，海虞釋契經對，崇禎九年仲冬徑山化城寺識。」⁴⁰⁹

69. 葉紹顥 (?-1674)

字季若，吳江人。「紳（葉紳，1440-1505）玄孫，天啟五年（1625）進士，初授行人，擢浙江道御史。崇禎七年巡按廣東，察州縣之不職者悉劾罷之……聞母疾，亟告歸，三年而明亡，遂隱居不出垂三十年卒」。⁴¹⁰崇禎十二年（1639）施資助刻《分別功德論》等經書數卷，刊記：「廣東巡按吳江縣居士葉紹顥，刻此《分別功德論》，計字一萬八百九十字，該銀五兩四錢四分五厘，唐縣比丘如渡對。崇禎己卯（十二年，1639）季夏吳江接待寺識。」⁴¹¹

⁴⁰⁷ 晉·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受戒品》（《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崇禎五年四月八日海鹽金粟弟子夏通燈〉，頁492。

⁴⁰⁸ 《明史稿列傳》，卷137，〈熊文燦〉，頁12上。

⁴⁰⁹ 唐·釋玄奘譯，《阿毗達磨發智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9年至10年兩廣督察院熊文燦刊本），卷12後，〈兩廣都察院熊文燦捐奉貲刻〉，頁16下。

⁴¹⁰ 《同治·蘇州府志》，卷105，〈葉紹顥〉，頁25上-下。

⁴¹¹ 佚名譯，《分別功德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12年吳江葉紹顥刊本），書後，〈廣東巡按吳江縣居士葉紹顥刻〉，頁28上。

70. 賀王盛（?-1654）

字周兼，號無黨，南直鎮江府丹陽人。「天啟辛酉（元年，1621）舉人，崇禎十年進士，授諸城令」。⁴¹²崇禎十年助刻《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刊記：「丹陽居士賀王盛施貲刻《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上卷，為薦先母孫夫人生方，道念堅固，蚤悟一乘，深證佛果，次及法界含識同登淨域者。崇禎丁丑（十年，1637）徑山寂照庵識。」⁴¹³

71. 錢梅（生卒年不詳）

字彥林，嘉善人，「崇禎癸酉（六年，1633）中順天鄉試，以薦除職方主事，進郎中。」⁴¹⁴崇禎十年至十一年（1638）施貲助刻《阿毘達磨俱舍論》，刊記：「嘉善衍村居士錢梅捐貲刻《阿毘達磨俱舍論》第一卷，為先父中丞公昭自府君，用資冥福蚤登蓮界者。崇禎十年八月徑山寂照庵識。」⁴¹⁵

72. 張汝懋（生卒年不詳）

字芝亭，山陰人，癸丑（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⁴¹⁶天啟間，為大理右寺丞。⁴¹⁷崇禎十年至十二年施貲徑山寂照庵助刻《佛說貧窮老公經》等經書數卷，刊記：「紹興山陰縣信官張汝懋……施貲刻《佛說出家緣經》、《佛說貧窮老公經》

⁴¹² 《江蘇省重修丹陽縣志》，卷 17，〈賀王盛〉，頁 34 下。

⁴¹³ 佚名譯，《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 10 年丹陽賀王盛刊本），卷上後，〈丹陽居士賀王盛施貲刻〉，頁 19 上。

⁴¹⁴ 《靜志居詩話》，卷 21，〈錢梅〉，頁 19 上。

⁴¹⁵ 唐·釋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10 年至 11 年嘉善錢梅刊本），卷 1 後，〈嘉善衍村居士錢梅捐貲刻〉，頁 22 下。

⁴¹⁶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 140，〈萬曆三十一年癸卯科〉，頁 12 下。

⁴¹⁷ 《國權》，卷 88，〈熹宗天啟七年〉，頁 5366。

七經同卷。崇禎丁丑（十年，1637）歲正月徑山寂照庵識。」⁴¹⁸

73. 孫洪基（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秀水人，崇禎十一年問道於密雲圓悟禪師。⁴¹⁹崇禎間，助刻《天樂鳴空集》，刊記「信士孫洪基助刻」。⁴²⁰崇禎十二年助刻《密菴傑禪師語錄》，刊記：「古秀州通勝孫洪基資刻《密菴傑禪師語錄》，計三萬零八百字，該銀十五兩四錢。崇禎己卯（十二年，1639）佛浴日識。板存本郡楞嚴寺。」⁴²¹

74. 蕭士瑋（1585-1651）

字伯玉，泰和人。「丙辰（萬曆四十四年，1616）會試中式，壬戌（天啟二年，1622）賜同進士出身」。⁴²²萬曆間，與友聞啟祥入雲棲寺參學佛法，並護持嘉興楞嚴寺刻藏事業，文集中有〈復錢閣下〉一文，是與錢謙益答書刻藏之事。⁴²³士瑋「平生無俗交，通曉佛法」，精研《起信論》旁通賢首、唯識，著有《起信論解》一卷。⁴²⁴對刻藏事業多有護持，如崇禎十五年（1642）施貲助刻《佛說佛大僧大經》一卷，刊記：「泰和信官蕭士瑋捐俸刻《佛說佛大僧大經》全卷，東塔寺釋道

⁴¹⁸ 南北朝·釋慧簡譯，《佛說貧窮老公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10年紹興張汝懋刊本），書後，〈紹興府山陰縣信官張汝懋〉，頁24下。

⁴¹⁹ 明·釋圓悟，《密雲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12，〈密雲和尚年譜·十一年戊寅〉，頁85。

⁴²⁰ 明·鮑宗肇，《天樂鳴空集》（《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信士孫洪基助刻〉，頁472。

⁴²¹ 明·釋圓悟編，《密菴傑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下後，〈古秀州通勝孫洪基〉，頁568。

⁴²²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書目叢編》1，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7月初版，據適園叢書本影印），卷27，〈蕭士瑋〉，頁2下。

⁴²³ 明·蕭士瑋，《春浮園集》（《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0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據清光緒刻本影印），卷下，〈復錢閣下〉，頁16下。

⁴²⁴ 《春浮園集》，附錄，〈明太常寺卿伯玉蕭公墓志銘〉，頁5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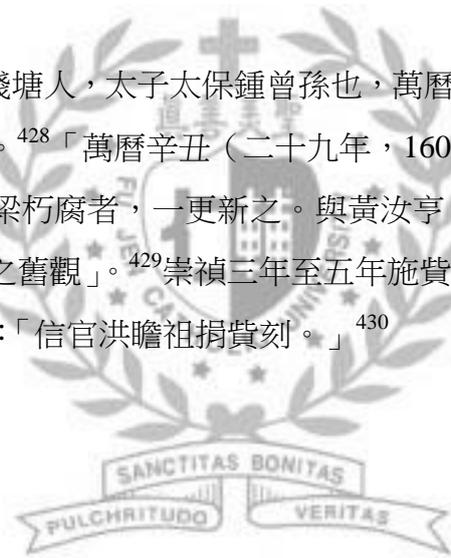
源、東湖毛晉同對。」⁴²⁵

75. 熊汝學（生卒年不詳）

字月崖，號月崖居士，豫章豐城人，官工部侍郎。崇禎間，感聚雲吹萬禪師（1582-1639）圓寂數年語錄猶未全刻，遂與同好共同捐貲「因謀諸剞劂，以行於世」。⁴²⁶書成，撰寫序文識於書前。本書目錄後有「另刻《正錄》十卷、《廣錄》三十種，共六十六卷，板存忠州治平禪院。」⁴²⁷

76. 洪瞻祖（生卒年不詳）

字詒孫，號清遠，錢塘人，太子太保鍾曾孫也，萬曆戊戌（二十六年，1598）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⁴²⁸「萬曆辛丑（二十九年，1601），憫玉岑山慧因寺大殿將頹，施百金……凡棟梁朽腐者，一更新之。與黃汝亨、浙杭慧因寺僧照微，殫力鼎新，得復華嚴經閣之舊觀」。⁴²⁹崇禎三年至五年施貲助刻古杭雲棲寺《成唯識論訂正》第八卷，刊記：「信官洪瞻祖捐貲刻。」⁴³⁰



⁴²⁵ 南北朝·釋沮渠京聲，《佛說佛大僧大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15 年泰和蕭士瑋刊本），書後，〈泰和信官蕭士瑋捐俸刻〉，頁 22 上。

⁴²⁶ 明·釋廣真，《聚雲吹萬真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2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序〉，頁 473。

⁴²⁷ 《聚雲吹萬真禪師語錄》，目次後，頁 459。

⁴²⁸ 清·魏嶠，《康熙·錢塘縣誌》（Boston：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 57 年刊本），卷 19，〈名臣〉，頁 20 上。

⁴²⁹ 明·李翥，《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武林掌故叢編》1，臺北：京華書局，1967 年 5 月初版，據清光緒 7 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影印），卷 4，〈清遠洪瞻祖〉，頁 6 下-7 上。

⁴³⁰ 明·釋廣伸，《成唯識論訂正》（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至五年古杭雲棲寺刊本），卷 8，〈信官洪瞻祖捐貲刻〉，頁 110 上。

77. 曹禎驥（生卒年不詳）

字觀機，一字子渥，秀水人。著有《握蘭軒草》。⁴³¹崇禎十一年，發心敬寫《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一卷，刊記：「大明國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北都北麗坊居住弟子曹禎驥發心敬寫。願祈：先母吳氏孺人早生天界，速證菩提者。崇禎十一年春王正月上元之吉。」⁴³²

78. 曹谷（生卒年不詳）

字愚公，號石倉，浙江秀水人。⁴³³「王子（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癸丑（四十一年，1613）進士……擢南山東道御史。」⁴³⁴崇禎十一年施費助刻《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等經書數卷，刊記「嘉興府秀水縣釋明句較，居士如智曹谷施刻，崇禎戊寅（十一年，1638）年仲冬十月吉旦。」⁴³⁵

79. 羌世隆（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嘉定人。遇新安僧人釋道奎於昭慶寺經坊得一經書，此書南北二藏乃至嘉興方冊皆未收錄，因而發心重梓流通，刊記「嘉定縣南翔鎮羌世隆同室汪氏，捐資刻《華嚴經行願品別行疏鈔》壹部……崇禎壬午（十五年，1642）孟冬朔日識於寶德堂」。釋道奎序中寫到：「羌世隆欲流通大法，予指令刻此，廣布

⁴³¹ 清·吳山嘉錄，《復社姓氏傳略》（《明代傳記叢刊》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5，〈浙江嘉興府〉，頁15下。

⁴³² 明·釋傳燈，《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大明國浙江嘉興府秀水縣〉，頁424。

⁴³³ 明·祁伯裕，《南京都察院志》（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明天啟3年序刊本，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卷6，〈職官四〉，頁23下。

⁴³⁴ 清·盛楓，《嘉禾徵獻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卷24，〈曹谷〉，頁27上。

⁴³⁵ 宋·釋遵式，《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明版嘉興大藏經》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嘉興府秀水縣〉，頁353。

種無上福慧勝因。」⁴³⁶

80. 毛晉 (1599-1659)

原名鳳苞，字子九，改字子晉，別號潛在，常熟人。家富圖籍，⁴³⁷「前後積書至八萬四千冊，構「汲古閣」以度度之」。⁴³⁸毛晉以買書、刻書為業，傳刻古籍，流布天下。⁴³⁹毛晉崇信三寶，常出入於寺院，亦常與方外人士結交成友，〈先府君行實〉一文中寫到毛晉交友遍四海，常有縑素高人數十人登門拜訪，⁴⁴⁰可知毛晉與佛門人士多有往來。

毛晉刊刻佛教書籍有三種形式，一是自校刊行，如《佛說四十二章經》、《洛陽伽藍記》等書冊。二是受人請託，如《補續高僧傳》，書中序云：「此書儼度之高閣……與其無也寧存，遂與毛居士子晉，相商而付諸梓」。⁴⁴¹三是代刻《嘉興藏》，如《憨山老人夢遊集》。⁴⁴²此外，毛晉捐資助刻多本《嘉興藏》如崇禎十五年刻《佛說頌多和多耆經》，刊記：「常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佛說頌多耆經》全卷。崇禎壬午（十五年，1642）孟秋虞山華嚴閣識。」⁴⁴³

⁴³⁶ 唐·釋宗密，《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重刊序〉，頁555。

⁴³⁷ 清·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104，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71，〈文苑傳二〉，頁11下。

⁴³⁸ 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民國筆記小說大觀》2，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卷3，〈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頁182。

⁴³⁹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5，〈毛詩陸疏廣要〉，頁9下。

⁴⁴⁰ 明·毛晉，《增補津逮秘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據日人吉川幸次郎藏明汲古閣刊本複印並增補資料），書前，〈先府君行實〉，頁14。

⁴⁴¹ 《補續高僧傳》，書前，〈補續高僧傳序〉，頁364。

⁴⁴² 《憨山大師全集》，書前，〈夢遊全集序〉，頁378。

⁴⁴³ 佚名譯，《佛說頌多和多耆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15年常熟毛鳳苞刊本），書後，〈常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頁28下。

81. 毛表（生卒年不詳）

字奏叔，毛晉四子，⁴⁴⁴捐貲刻印《取因假設論》一卷，刊記：「常熟信士毛表捐貲刻《取因假設論》東湖信士殷時衡、毛晉同對。崇禎癸未（十六年，1643）仲夏虞山華嚴閣識。」⁴⁴⁵

82. 毛辰（1640-?）

字斧季，號省庵，毛晉五子，⁴⁴⁶精小學亦能書，常熟人。⁴⁴⁷助刻《禪法要解經》，刊記：「常熟信士毛辰捐資刻《禪法要解經》東湖信士殷時衡、毛晉同對。崇禎癸未（十六年，1643）孟夏虞山華嚴閣識。」⁴⁴⁸

83. 毛褒（1638-1713）

字華伯，號質庵，毛晉次子。⁴⁴⁹捐貲助刻《攝大乘論本》三卷，刊記：「常熟信士毛褒捐貲刻《攝大乘論本》，東湖信士殷時衡、毛晉同對。崇禎癸未（十六年，



⁴⁴⁴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148，〈楚辭補註十七卷〉，頁6上。

⁴⁴⁵ 唐·釋義淨譯，《取因假設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常熟毛表刊本），書後，〈常熟信士毛表捐貲刻〉，頁11上。

⁴⁴⁶ 曹培根編，《常熟藏書家藏書樓研究》（《虞山文化研究叢書》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頁111。

⁴⁴⁷ 清·李放，《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83，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卷12，〈毛辰〉，頁15下。

⁴⁴⁸ 晉·鳩摩羅什譯，《禪法要解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常熟毛辰刊本），書後，〈常熟信士毛辰捐資刻〉，頁20上。

⁴⁴⁹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9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光緒10年滂喜齋刻本影印），卷5，〈錢果之離騷集傳一卷〉，頁1下。

1643) 季秋虞山華嚴閣識。」⁴⁵⁰

84. 錢士升 (1575-1652)

字抑之，號禦冷，浙江嘉善人。⁴⁵¹「萬曆四十四年（1616）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天啟初，以養母乞歸」。⁴⁵²士升師事紫柏真可，施貲楞嚴寺助刻《廬山蓮宗寶鑑》數卷，並撰序文，刊記：「浙江嘉興府嘉善縣夢華居士錢士升，發心捐貲刻此《蓮宗寶鑑》卷一，計字八千一百廿，該銀三兩八錢四分八。專祈：升慧根長進，夙業消除，及一切有情永脫兵荒，咸獲饒益。崇禎癸未（十六年，1643）冬楞嚴寺般若堂白法老人性琮識。」⁴⁵³

85. 韓朝集 (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萬曆間人，先依雲棲寺祿宏大師習淨土念佛法門，後師事靈峰智旭，從古吳萬融禪師處購得《念佛三昧寶王論》，⁴⁵⁴是書乃雲棲老人弘化時遍尋不見書冊，老人示寂後，萬融禪師偶于亂書中得此遺帙，與《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同為一編，朝集遂刻《寶王論》，板置雲棲寺。靈峰智旭序文中寫到：「韓朝集居士，先刻《寶王論》板置于雲棲。」⁴⁵⁵

⁴⁵⁰ 唐·釋玄奘譯，《攝大乘論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16 年常熟毛表刊本），書後，〈常熟信士毛表捐貲刻〉，頁 24 上。

⁴⁵¹ 《皇明三元考》，卷 14，〈萬曆四十四丙辰科大魁〉，頁 24 下。

⁴⁵² 《明史列傳》，卷 139，〈錢龍錫〉，頁 6487。

⁴⁵³ 元·釋普度，《廬山蓮宗寶鑑》（《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卷 1 後，〈嘉善錢士升〉，頁 415。

⁴⁵⁴ 明·釋妙叶集，《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大正新修大藏經》47，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 年影印本），書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頁 355。

⁴⁵⁵ 《寶王三昧念佛直指》，書前，〈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頁 109。

86. 王起隆（生卒年不詳）

號載生居士、止庵居士，秀水人，⁴⁵⁶明末清初著《金剛經新異錄》、《金剛經大意》、《心經大意》等書，蒙緇俗二眾布施刊板，「板寄楞嚴寺流通」。⁴⁵⁷又萬曆間，鮑性泉居士著《天樂鳴空集》一書，此書輾轉托於起隆，隆藏身逾十四、五年之久，如受重寄。後蒙友人撰疏募緣、捐資繕寫，方謀殺青。⁴⁵⁸

87. 夏日葵（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句容人，一日老父告曰：「聞有佛說《六度集經》，曷手錄梓以益吾算，可乎？」日葵謹拜受命。遂捐貲鋟木，並撰文募集資金於嘉興楞嚴寺壽梓流通。陳文燭（1536-1595）序文寫到：「句容令夏君，梓六度經以益親算，蓋取無量壽佛之意，廣播禪宗，仁人孝子之用心也。」⁴⁵⁹

88. 張坦翁（生卒年不詳）

字號不詳，寓居北京及黃蘗山諸地，萬曆四十四年（1616）皈依憨山大師，持《金剛經》二十餘年，又著《金剛經如是解》，此書早年壽梓于吳門鎮海古剎，後有薛所蘊（1600-1667）、孫承澤（1592-1676）、張若麒（?-1656）等人一同校閱。是書得《嘉興藏》後期主持者性琮長老（1576-1659）同意附藏流通。道一居士序文寫到：「此解早已壽梓于吳門鎮海古剎，茲重梓藏冊，流通于楞嚴經坊。」

⁴⁵⁶ 《天樂鳴空集》，卷上，〈秀水止庵居士王起隆〉，頁 473。

⁴⁵⁷ 明·王起隆，《心經大意》（《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後，〈心經大意自跋〉，頁 20。

⁴⁵⁸ 《天樂鳴空集》，書前，〈天樂鳴空集序〉，頁 471。

⁴⁵⁹ 三國·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康熙 12 年嘉興楞嚴寺刊本），書前，〈陳文燭序〉，頁 1 上。



⁴⁶⁰ 明·張坦翁，《金剛經如是解》（《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金剛經如是解序〉，頁59。

上錄 112 位佛教書籍出版捐貲者，有僧人 24 位，居士 88 位，依先僧人後俗人排序，次依出版書籍先後。對於出版與捐貲事蹟取自國家圖書館所藏明代佛教書籍與《嘉興藏》中。在僧人與俗人中，相關出版活動有直接參與書籍出版與捐貲助刻間接出版兩種類型，無論是直接出版或間接出版，對於明代佛教書籍的出版與流通，都產生莫大的影響，許多佛教經書是在僧俗二眾共同努力下完成校勘與梓行的工作，所出版書籍內容除經、律、論三藏外，另有諸多當代人著作與論述佛教教義、教史等書籍。此外，許多書籍作者本身就是出版者，在著作完成後，會向信眾募集善款或以其他方式出版書冊，對於出版與流通佛教書籍可謂不遺餘力。

就上述 24 位明代僧人，對於書籍出版工作多半是直接參與出版事務，是書籍主要出版者或承辦者。有明一代，僧人從事佛教書籍出版工作，在相關史料與書籍序跋中，常見僧人為了出版釋教書籍盡心盡力奉獻時間、精力的記錄。筆者相信從事佛教書籍出版活動僧人，絕不僅止於此 24 位。

在 88 位居士出版活動中，相關活動有校勘、出版及捐貲助刻。承辦刻印經書單位主要是以嘉興楞嚴寺與杭州雲棲寺為主，此一現象，正如清末民初藏書家葉德輝所言：「明時浙中徑山寺、雲棲寺所刻諸釋經、釋典為多。」⁴⁶¹可知此一時期，兩間寺院對於釋教書籍出版事業不遺餘力、盡心盡力。此外，許多捐貲者同時也是佛教書籍出版者，在捐錢助刻外，另有自行刊行或募刻多本書籍。無論直接出版或間接出版，這些出版者與捐貲者的供獻使得明代釋書出版事業呈現積極、豐富的面貌。

⁴⁶¹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卷下，〈書林餘話〉，頁 219。

第六章 明代佛書出版活動

對於明代佛教書籍刊行，本章以徵集、校勘、出版等三方面進行討論。徵集是圖書出版前的訪求活動。依徵集類別，分為寺院徵集與私人徵集。完成徵集後，校勘是付梓前必要工作，校勘是校對與勘核文字篇章，以此校訂書中錯誤文句。對於佛書出版，本章以官府出版、寺院出版、私人出版與合作出版等四個面向進行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佛書的徵集

徵集是圖書出版前進行的訪求活動。明代佛教書籍依徵集類別可分為寺院徵集與私人徵集。以寺院而言，寺院是最重要的典藏機構，有時也是書籍的出版單位，故對於明代佛書的徵集，需從寺院書籍的來源開始討論。其次，寺院中所典藏《佛經》，最主要使用者是僧人，僧人徵集釋教圖書又屬私人徵集，故寺院徵集與私人徵集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寺院徵集與私人徵集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寺院所徵集到的圖書是這間寺院僧人共同擁有的公家財產，而私人徵集則是私人財物。

陳援庵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中，曾舉出明代官私版《藏經》在寺院的流通情況：「宮廷既有全藏之頒，林下復有方冊之刻，齋經之使不絕於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備。」⁴⁶²朝廷頒賜《藏經》於名山古剎，是明代寺院重要書籍來源，此外，私人捐置、募請款藏，或是自行刻印都是寺院徵集書籍途徑。

⁴⁶²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臺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年6月臺1版），頁86。

其次，明代私人徵集釋教書冊，除為增加收藏者自身藏書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將宗教典籍流傳後世，使後世學人得以聽聞佛法，而發心徵集佛教書籍，故私人徵集者常為信奉佛教的官員或居士。明人常將佛教書籍稱為「內典」，以區別一般經史文集。私人徵集途徑常見有購買、借抄和自行刻印等，本文研究主體在於刊版印刷書冊，故抄錄佛經不在討論範圍。下就寺院徵集與個人徵集分別論述。

一、寺院徵集

(一)、朝廷頒賜

明代帝王對於佛教《藏經》的刊刻，為歷代以來之最，故在國家刻印《藏經》完成後，會有大規模頒賜活動，其中較為集中於成祖、英宗、神宗三朝，其中神宗一朝，對於佛道《藏經》都有大規模的頒賜，次數也是歷代帝王之最。以下就現有史料對永樂、正統、萬曆三朝的佛寺賜經，作一介紹。

永樂年間所頒賜的《藏經》為《南藏》，眾多史料中，以鄧之誠（1887-1960）《骨董瑣記》中所載鄭和下西洋前後所施印多部《南藏經》最為著名，據書中所載，縷列如下表：

表二：《鄭和施印《南藏》整理表》

| 次數 | 時間 | 地點 |
|----|-----------------|------------------------|
| 1 | 永樂五年（1407）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靈谷禪寺流通供養。 |

| | | |
|----|--------------------|--|
| 2 | 永樂八年（1410）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雲南五華寺流通供養。 |
| 3 | 永樂九年（1411）申冬吉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天界寺毗盧寶閣流通供養。 |
| 4 | 永樂十三年（1415）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福建南三峰塔寺流通供養。 |
| 5 | 永樂十八年（1420）5月吉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鎮江金山禪寺流通供養。 |
| 6 | 永樂二十二年（1424）10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靜海禪寺流通供養。 |
| 7. | 宣德四年（1429）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千首山佛窟禪寺流通供養。 |
| 8 | 宣德五年（1430）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雞鳴禪寺流通供養。 |
| 9 | 宣德五年（1430）3月11日 | 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北京皇后寺流通供養。 ⁴⁶³ |

鄭和於明初共有九次施印《南藏》記錄，布施寺院遍及南京與北京重要皇家寺院，其中最為偏遠是雲南五華寺，此寺為鄭和家鄉寺院，故也列於施《藏》寺院中。

宣德年間，又有工部侍郎周忱（1381-1453）請賜《藏經》於甘露寺，《無夢園

⁴⁶³ 鄧之誠，《骨董瑣記》（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7月初版），頁593。

初集》載到：

國朝周忱，字恂如，廬陵人，宣德間，以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嘆甘露頹敝之久，命僧瑄理悉力鼎新，邃殿延廊煥然，有加于昔，至請賜《藏經》于寺，創殿貯之，復其寺之徭役，歸其田之占業，于豪右舊隸戎籍與輸部作悉請原之。⁴⁶⁴

英宗正統時，《北藏》刻成，賜金陵大報恩寺等各大寺院。正統十年，工部右侍郎王佑請英宗賜《藏經》於陰縣柯橋禪寺。⁴⁶⁵《北藏》刻成一百四十多年後，萬曆朝慈聖皇太后，又續刊北藏《續藏經》四十一函，同前六百三十六函遍賜天下寺院，參閱《憨山大師年譜疏》所記載：

是年頒《藏經》。先國初刻藏，有此方述撰諸經未入藏者，今上聖母命入刻之，完，皇上勅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置四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眉、北屬蘆芽。⁴⁶⁶

由憨山大師記述可知，萬曆十四年時，朝廷準備《北藏》十五部預賜天下名山，首賜東南西北四邊境之名山。明代帝王頒賜《藏經》，在明代佛教史籍中，可謂多不勝數，大規模賜藏活動，約略可歸為下述幾個時期：英宗正統十年、天順二年（1458）；神宗萬曆十四年與二十七年。在這些時間點前後，便是明朝諸帝頒賜《藏經》次數最多、規模最大的時候。此外，官員請賜也是明代寺院常見徵集途徑。

（二）、私人捐置

明代寺院書籍來源除朝廷頒賜外，僧俗二眾的請藏活動也多見於史料中，如《雲外錄》中所載月江禪師於永樂元年入京師天界寺閱藏，三年後遂印一藏歸山。

⁴⁶⁴ 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崇禎6年張一鳴刻本影印），干集三，〈北固山記蹟〉，頁11下。

⁴⁶⁵ 《明實錄》，卷150，〈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頁6上-下。

⁴⁶⁶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四十歲至四十一歲〉，頁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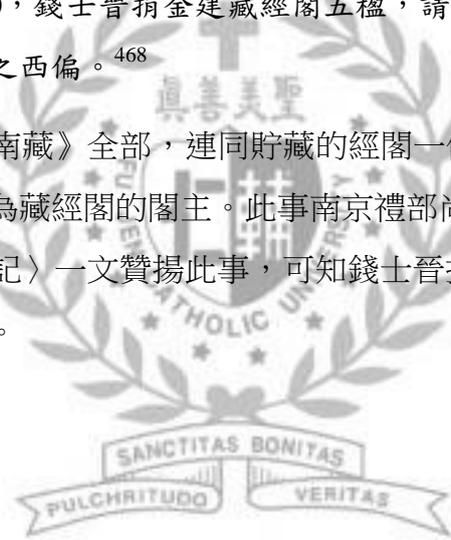
文如下：

永樂元年，唐道正姚如覺，請師看《藏》，師跌於室，竟日捧誦三年不逾闕，至有白雀啣芝之應，遂印經一《藏》迎歸正覺（寺）……太宗文皇帝遴選天下高僧校勘三藏大典，師應詔馳驛赴京，居海印寺數蒙恩賜甚渥，卒業，回南都復傾帑印成《大藏經》。⁴⁶⁷

月江禪師不僅在永樂三年（1405）時印經一藏，在完成校勘《北藏》工作後，回到南京，將皇帝所賜的錢財，全部用來刊印《大藏經》。明代不僅僧眾發心捐印《藏經》，有時居士也會發心捐印，如《嘉善縣志》所載，信士捐助大勝講寺《南藏》一部，記載如下：

崇禎六年（1633），錢士晉捐金建藏經閣五楹，請《南藏》全部貯其中，後奉錢士晉，主閣之西偏。⁴⁶⁸

信士錢士晉不只捐助《南藏》全部，連同貯藏的經閣一併發心捐贈，由於錢士晉的發心，寺方也讓他成為藏經閣的閣主。此事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1555-1636）特撰〈大勝寺請藏建閣記〉一文贊揚此事，可知錢士晉捐奉《藏經》一事在嘉善縣上是有功於鄉里大事。



（三）、募款請藏

《南藏》經板存於南京大報恩寺，明初敕令廣為印行，並由禮部負責管理。由於該經板請印方便，使得各地前來南京請藏者源源不斷。如天台山高明寺住持釋傳燈（1554-1628），於萬曆年間撰〈募造藏經疏〉一文，以此募緣四眾造印《藏經》，疏文節錄如下：

⁴⁶⁷ 明·釋大香，《雲外錄》（《禪門逸書》8，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初版，據明崇禎間德清夏元彬刊清順治16年修補本影印），卷15，〈逕山月江淨禪師傳〉，頁43上-下。

⁴⁶⁸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11月臺1版，據清光緒18年刊本影印），卷6，〈寺觀〉，頁4下。

乞施之法，不計多少，富者全乞，否則半之，又否則三分之一、十分之一，又否則乞以隨喜。每卷計直五分，總謂之乞歡喜緣、入無遮會。請註芳名，書諸經尾，共成功德叢林，同預龍華勝會。謹疏。⁴⁶⁹

文中所言，請眾募捐不要計較多少，財力充足者多出，貧者少出，無論出貲多寡，總以歡喜心布施，見聞隨喜者皆有功德。傳燈法師於萬曆四十年時入金陵請《藏》，從自著《幽溪別志》中可知請《藏》一事是與多位居士共同商討，魚往雁返後，方才確定《藏經》造印品質與裝禎方式，李山人為傳燈法師寫信給吳文學信中到：

天台中無盡大師與弟最善，承教益多，嘗造《生無生論》，於新昌大佛像前敷演，感天樂鳴空半月。又重建高明寺，鑄大佛，造僧堂，安禪說法，成大叢林。所少者獨《藏經》，今法師親至金陵印造，乞吾兄作大金湯，感不盡。⁴⁷⁰

由上可知，傳燈法師入金陵請《藏》，是有多位居士幫忙方能順利造印。信中所言，是請金陵居士吳文學就近協助傳燈法師請印《藏經》。此外，信中所謂「金湯」為佛教用語，意為護法之人如金城湯池之堅固，故名金湯。大金湯即大護法。⁴⁷¹

明代寺院請印《藏經》是募緣四方合眾人財力、物力。值得注意的是，請一部《大藏經》，花費在印製與運送金額相當可觀，若未獲朝廷贈藏，就算名山古剎，傾竭其資產來請購，也難請印上等品質經書，故在請印時，《藏經》使用的紙墨與裝禎就顯得格外重要。此外，《藏經》請回後，貯經龕櫥、經閣建置，也是一筆可觀的費用。於是募款請藏、建置經閣，就成了明代寺院常見的文化現象。⁴⁷²

⁴⁶⁹ 明·釋傳燈，《幽溪別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3，臺北：文明書局，1980年12月初版，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17年刊本影印），卷5，〈募造藏經疏〉，頁25上。

⁴⁷⁰ 《幽溪別志》，卷9，〈李山人為幽溪請藏與吳文學書〉，頁27上。

⁴⁷¹ 《佛法金湯編》，書前，〈題佛法金湯編〉，頁690。

⁴⁷² 黃德賓，《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頁21。

二、私人徵集

在古代，私人收藏書籍最困難之事莫過於典籍購求，清代藏書家孫從添（1692-1767）在《藏書紀要》中指出私人收藏典籍有「六難」之多。⁴⁷³就明代佛教書籍而言，歷經元末動亂後，許多書冊亡失於兵革戰火中，入明後，無論是官方、民間都積極蒐集相關經籍，以備來時重校梓行。明中葉後，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力提高，帶動了商業發展，⁴⁷⁴在這樣經濟環境下使得書籍市場蓬勃發展，無論經史文集還是宗教圖書，都有固定的流通地區。

私人徵集佛書的原因除增加藏書者本身的收藏外，為了傳播佛教教義、流通佛書，使更多人聽聞佛法，應是明代佛教書籍大量出版的重要原因。明人徵集佛教書籍相關途徑有購買、自刻、自集，下就此三類分別論述。

（一）求購

購買佛教書籍是明代最常見的佛書徵集途徑，明代南京與北京的書籍市場都有專門販售佛書的坊肆，如明代文學家陳繼儒在訪求佛道書籍時所言「橐金而求之南北都，立辦矣！」⁴⁷⁵又如明末藏書家胡應麟同樣訪求釋、道書籍，在自著《少室山房筆叢》中曾描述徵集佛、道書籍地點，書中寫道：

釋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數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家，合之又不

⁴⁷³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叢書集成新編》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第1則，〈求購〉，頁753。

⁴⁷⁴ 沈俊平，〈明代坊刻制舉用書出版的沉寂與復興的考察〉（《書目季刊》，2008年3月第4期），頁31。

⁴⁷⁵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二集》（《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7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3，〈韓氏三十乘藏書樓記〉，頁45下。

下萬卷矣。⁴⁷⁶

由胡應麟所言可知，南京是明代流通佛書重要區域，只要準備足夠銀兩，都可在特定坊肆中購得。此外，寺院也是販賣佛書重要地點，《少室山房筆叢》中胡應麟對杭州昭慶寺內販售梵書多有描述。寺院販售又如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寫到：

六日。至漏澤寺，晤典藏僧省宗，購得萬松老人《從容錄》、林泉老人《空谷集》、《虛堂集》圓悟禪師《碧岩集》、萬松老人《請益錄》，五家綱宗盡是矣。⁴⁷⁷

明代文人購買佛書，有時會遇到圖書版本特別希有的珍刻佳槧，無論出多少錢，書主都不願意出售的情況。如蕭士瑋在日記《偶錄》中寫到：

張即之（1186-1263）手書《金剛經》，一僧得之於村，學究，余欲購之而未果……余以失去此物，耿耿未能寘念。⁴⁷⁸

由上可知，明代佛教書籍流通廣泛，明人購買佛書不是太困難的事，只要在特定坊肆中準備充足銀兩都可購得，若想購得珍希密本，則可遇不可求。購買佛書的地點有販書坊肆與寺院。

（二）、自行徵集

徵集佛書，有時是收集印製書籍的板片，如洪武年間沙門釋淨戒託道友收購《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一書書板，書中序文載：

⁴⁷⁶ 《少室山房筆叢》，卷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53-54。

⁴⁷⁷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12年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影印），卷6，〈味六〉，頁1上。

⁴⁷⁸ 明·蕭士瑋，《蕭齋日記》（《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0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據清光緒刻本影印），卷1，〈廿五〉，頁18上-下。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者，魯菴會公集成，鋟梓行世久矣！近以他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三十二年，1389）夏。余慮其亡失，託道友收贖，度藏於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二十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⁴⁷⁹

承上文，由於釋淨戒提早收購，使《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一書書板免遭祝融之災。對於佛教書籍的徵集範圍，除了印製圖書板片，相關文獻與史籍資料也是重要徵集對象，如徑山禪寺住持釋文琇，訪求宋、元兩代高僧言行語錄，長達三十年，其搜集經過如下：

余於少壯時嘗閱秀紫芝《人天寶鑒》，其序有云：「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及觀《五燈會元》，若妙峰北磻松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此書，乃有撰述之志，於是，凡見禪宗典籍及塔銘行狀，自宋季及元以來諸碩德言行超卓者遂筆之，迨今越三十餘年矣，但不能遍歷江湖訪而求之，於心未慊，故於永樂乙未（十三年，1415）移書諸大方尊宿，幸籍靈谷幻居和尚、天童即庵和尚展轉搜討，繼而又得郡人吳道玄，亦為博尋遺籍，僅有所成，遂用銓次……柰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行太略，今於所收外又增入之，故云《增集續傳燈錄》。⁴⁸⁰

釋文琇收集宋元兩朝佛教人物史料是經過不斷展轉搜集，又透過僧俗二眾的幫忙，最後輯錄成書。徵集史料又如明末王起隆，著《皇明金剛新異錄》同樣是收集史料匯輯成書，書中寫到「余搜平時禱記，凡是經符應彙之一處，強半余地事及余傳聞於里中故老事，彙成，再四讀之。」⁴⁸¹佛書的徵集除收贖、自輯外，有時也在無意之間巧遇書籍，如明末出版家毛晉偶登友人閣樓禮佛，搜得紫柏大師所藏書籍數卷，此事記於《白蓮集》後，毛晉寫到：

三公自傳，余先得《杼山》、《禪月》，未遘《白蓮》丙寅（天啟六年，1626）

⁴⁷⁹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1，〈重刻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頁367。

⁴⁸⁰ 《增集續傳燈錄》，書前，〈增集續傳燈錄序〉，頁207。

⁴⁸¹ 明·王起隆，《金剛新異錄》（《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書前，〈皇明金剛新異錄序〉，頁95。

春杪，再過雲間，康孟修內父東梵川，值藤花初放……暨登閣禮佛，閣為紫柏尊者休夏之地，破窓風雨，散帙狼籍，搜得紫柏手書《梵川紀略》一幅……又搜得《白蓮集》六卷，惜為未全，忽從架上墮一破篋，復得四卷，咄咄奇哉！余夢想十年，何意憑弔之餘，忽從廢紙堆中出，豈內父有靈遺，余未曾有耶？既知為紫柏手授遺編，早向未來際尋契，余小子有深幸焉。⁴⁸²

由毛晉自跋中可知，此書有三集，毛晉只得《杼山》、《禪月》二集，於此閣中搜得《白蓮集》六卷，又忽有竹箱從架上掉落，又得四卷，此事可謂神奇靈感，故毛晉記於書後，令後人知曉此書蒐集經過。是書後由毛晉「汲古閣」校梓出版。

佛教書籍之所以要不斷徵集，主要原因是許多書籍、史料流傳並不廣泛，多在寺院、僧人、信士間流通，且多為手抄稿本，若付梓出版其印刷數量也是寥寥可數，在這樣情況下，流通於民間的佛書常常日久失傳。如顧起元（1565-1628）在《客座贅語》中所言：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為人所竊去，無復存矣。⁴⁸³

顧起元所見永慶寺所藏古藏經為人竊去。另位官員李濂（1488-1566）在遊歷開封諸寺後寫到：「汴中諸寺觀二經，皆散佚零落不可讀」。⁴⁸⁴由顧起元與李濂兩位官員的見聞可知，佛教書籍的典藏與保存實屬不易，故歷代有心之士多會徵集、勸募，而後付梓流通，以保存佛教經籍流傳千古。

⁴⁸² 五代·釋齊己，《白蓮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海虞毛氏汲古閣刊本），卷 10，〈毛晉識〉，頁 22 下-23 上。

⁴⁸³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元明史料筆記》16，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4 月第 1 版），卷 9，〈諸寺奇物〉，頁 299。

⁴⁸⁴ 明·何鏜，《古今遊名山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7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 44 年廬陵吳炳刻本影印），卷 6，〈明李濂游明月山記〉，頁 13 上。

第二節 佛書的校勘

校勘又名「校讎」、「校訂」，此一名稱始於漢代著名學者劉向（前 77-前 6），在《別錄》中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為讎也」⁴⁸⁵此是說明校對一本書籍的方式，一人讀誦；一人持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核對，比勘其文字篇章同異，以訂正出錯誤。⁴⁸⁶

明代佛教書籍在出版前都會經過嚴謹的校勘與校對，如明太祖在刊印《南藏》前曾招天下高僧入京「點校三藏」。佛經的校刊與刻印在明代是非常慎重的的工作，無論官方或民間，在出版前，必定會經過嚴謹而反覆的校勘。如此慎重，一是對佛經法寶的尊重；二是出版書籍本是流傳千古大事，為避免後人誤解佛經中所要闡述的義理，故對佛教書籍的校勘特別嚴謹與慎重。

佛書的校刊工作，如《金陵梵剎志》中記載明成祖刊印《北藏》是令官人、秀才、和尚入內朝，寫校《藏經》。又永樂十八年（1385）時，成祖問負責校板僧人一如菴（1352-1425）《北藏》校對進度，一如奏云：「已七番校過好了」⁴⁸⁷如上可知《藏經》在出版前是經過數次反覆校勘核對，才付梓出版。

佛經的校刊方式，如〈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中對《嘉興藏》的校勘工作訂出相關規範，其校勘方式節錄於下：

北、南、舊三藏校對之時，一章，一句，一字，一畫及提頭行款但有差殊，

⁴⁸⁵ 漢·劉向、清·姚振宗輯，《七略別錄佚文》（《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 1，〈別錄佚文〉，頁 4 下-5 上。

⁴⁸⁶ 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河北科技圖苑》，2001 年第 1 期），頁 32。

⁴⁸⁷ 《金陵梵剎志》，卷 2，〈欽錄集〉，頁 36 下。

無論彼此是非，一概標出，《北藏》之上并註艸本

《北藏》是，南、舊非，則捨南、舊，而從北。假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波」北作「波」，南作「坡」或舊作「沒」，但從波，而已卷末校訛款，下則不必書。

南、舊《藏》是，《北藏》非，則從南、舊改正。假如觀自在菩薩「自」，南、舊俱作「自」，北作「目」，竟改，從自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自誤作目從南改正。⁴⁸⁸

三藏文雖同，而義俱錯，則出己意，於校訛款下。⁴⁸⁹

上文節錄《嘉興藏》與南、北、舊三《藏》校對法，此處指稱舊《藏》是指宋、元本《藏經》，從另文〈刻藏凡例〉中可知，《嘉興藏》校對時，是以《北藏》為主要依據，若《北藏》有誤，則依宋、元、南本改正，校正出的異字，會註於卷後，並註明異字版本出處。⁴⁹⁰由此可知《嘉興藏》在出版前與宋、元、南、北等四《藏》進行反覆的校對。

《嘉興藏》是大規模的佛經出版活動，所刊刻付梓書籍數以千卷，故在出版前訂出嚴謹的校勘規範，是為保證所出版圖書的正確性與權威性。從另一角度思考，《嘉興藏》刊刻書籍所有金費來自十方信眾布施，一分一毫都必需謹慎使用，對於信眾出貲刻印經書，任職者自當嚴謹承辦。對於佛教書籍的校勘，不止於《嘉興藏》出版團隊，明代諸多私人藏書家，對於自身收藏佛教書籍，同樣會進行嚴

⁴⁸⁸ 此段原書有誤，原刻以小字改正。

⁴⁸⁹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頁 19 上-下。

⁴⁹⁰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刻藏凡例〉，頁 52 上。

謹的校勘，如晚明官員李日華在日記中記載校勘《普門品》一事：

余嘗見蘇東坡（1036-1101）手書此經，與今經坊本數段不同，蓋經坊所刻，出於應付俗僧，口熟所授，顛倒錯亂，文理不通，今以蘇本為定。……余以近刻經文與公所書讎校，果有數處增減不一，然於大義無相異也。⁴⁹¹

李日華是以蘇東坡手書本與經坊本，相互對照校勘。又如毛辰校勘《洛陽伽藍記》，此書毛氏「綠君亭」曾於明末時出版，入清後，毛辰再次校訂，跋文寫到：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於廠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板、影寫者，行間字面，為朱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諸書，其書無可考之，以意為之，空白處妄自填補，大失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真偽雜投，竟無從辨。⁴⁹²

由上可知，校勘書籍實非易事，辨別版本、考其內文真偽，最後勘訂文字，都需精於版本校勘之學，若非藏書家、出版家數年之功力，實難完成此一工作。此外，就佛教書籍而言，書籍內容涉及佛教教義與各宗門派義理，若對佛學無所涉略也無法完成佛教書籍校勘工作。

校勘書籍是出版前重要工作，在明代，無論官方或私人，對於佛教書籍的校勘，一貫是以嚴謹、求真、求好的治學態度進行。故在出版前會反覆的校對、核勘，以求最後出版的書籍以完美無缺樣貌呈現在讀者面前，使閱讀者透過文字了解作者所要傳達的義理。

⁴⁹¹ 《味水軒日記》，卷4，〈味四〉，頁83下。

⁴⁹² 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4月版），附編二，〈清毛辰跋〉，頁361。

第三節 明代佛書出版

一、官府出版

中國歷代官府都有編書、刻書與藏書的傳統，而明代官府刻書規模與數量更是超越宋、元等前代。⁴⁹³明朝政府十分重視圖書出版事業，中央的刻書機構除司禮監和南、北國子監外，⁴⁹⁴禮部、戶部、都察院、大理寺、兵部、工部、欽天監、史局、⁴⁹⁵太醫院等機構⁴⁹⁶都有進行圖書的刻印，官方出版機構眾多，刻書風氣興盛，是明官府刻書一大特色。在官方眾多出版單位中，尤以司禮監是明代官方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機構。

明初時，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官方刻印書籍多以南京為中心，此一時期官方出版《佛經》眾多，如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召僧人註《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書成，遂命刊行，明初學者徐一夔（1315-1400）在〈夕佳樓記〉一文載到：

十年冬，上以天下之為浮屠者，多昧佛理，將註釋《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使習之，時季潭泐公主天界之席，以法師薦，遣使，即夕佳起，法師赴闕，上問三經大意，奏對稱旨，詔與泐公（1318-1391）共領註釋之事，閱七月，書成，進經御覽，獎諭諄至，遂命刊行。⁴⁹⁷

⁴⁹³ 陳雪雲，〈明清官府書業述論〉（《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頁6。

⁴⁹⁴ 張璉，〈明代中央政府刻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6月），頁14。

⁴⁹⁵ 翁連溪，〈明代司禮監刻書處—經廠〉（《紫禁城》，1992年第3期），頁22。

⁴⁹⁶ 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頁82。

⁴⁹⁷ 《始豐稿》，卷7，〈夕佳樓記〉，頁15下-16上。

明初刊印《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在《金陵梵剎志》中有相同記載，此三書後大量印刷遍賜天下寺院供僧人誦習。⁴⁹⁸明初刻印《佛經》又如永樂十七年，學士胡廣（1369-1418）等人獻《聖孝瑞應歌頌》等佛教書籍，考《雙槐歲鈔》載：

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御制佛曲成，並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⁴⁹⁹

永樂十七年時，朝廷頒賜《佛經》至大報恩寺，可知在這段時間南京有刊刻出版不少佛經。成祖遷都北京後，司禮監擴大規模，設立經廠，負責處理皇室日常的刻書、印書工作，以及收藏所刻之板片，內設提督，總領其事，專司提調刊刻各處新舊書。⁵⁰⁰經廠出版佛書如洪熙元年（1425）明內府重刊《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科》御製序文云：

皇考聖志，命工刊行此經，而廣施之，蓋欲使天下後世，至于無窮之人，皆知歸誠佛道，有過者圖改以自新，好善者益勉而自進，皆遊如來之境，樂如來之福，且以上資皇考 皇妣在天之福於無窮焉。⁵⁰¹

由上序文可知，刊行此經是為先皇及後世人祈福，以此功德迴向先皇、皇妣在天之福。明代君主多數信奉佛教，從上文可以看出明王朝對佛教的信仰態度，從信仰為出發刊行佛教書籍。

明朝官方所出版《佛經》除上述單本經書外，另有太祖於南京刻印的《南藏》

⁴⁹⁸ 《金陵梵剎志》，卷2，〈永樂十八年〉，頁36上。

⁴⁹⁹ 明·黃瑜，《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第1版），卷3，〈聖孝瑞應〉，頁41。

⁵⁰⁰ 向功晏，〈明代經廠本淺析〉，頁41。

⁵⁰¹ 宋·釋知禮排定、明·釋真覺重排，《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科》（《大藏新纂卍續藏經》22，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書前，〈御製觀無量壽佛經序〉，頁254。

和太宗於北京開雕的《北藏》，此兩版《藏經》舉世矚目，最能代表明朝官方，出版佛教書籍事業，如釋道盛（1593-1659）在〈刻經以自護心法續佛慧說〉一文寫到：

余聞宋元之間，藏板尚有二十餘副，以遭兵火燬滅之矣！方今止有南、北二《藏》，非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降詔禮部官員及天下高僧，重新校正翻刻，徧印諸剎流通，及列聖明頒賜護持，則此正法眼藏不幾於湮滅歟。⁵⁰²

明朝官方兩版《藏經》開雕在當時都是全國最大的圖書出版工程。《北藏》刊刻時間甚至長達三十年之久。無論是《南藏》或是《北藏》，在《藏經》刊刻告竣後，朝廷會遍賜天下名山寶剎，以顯示皇恩浩蕩、澤被四海。

由上述諸多史料可知，明朝官方出版過許多佛教經籍，其品項眾多，無論是單行本經書，或是開雕工程浩大《藏經》，都可以看出明朝政府非常重視佛教書籍的出版工作。明朝官方出版《佛經》本文第四章介紹「經廠」時，以概略說明，可與本節相互對照。



二、寺院出版

明代寺院刻印《佛經》風氣盛行，除了嘉興府楞嚴寺所刻印的《嘉興藏》最為著名外，其他地區寺院從明初至明末多有刊印出版書籍，如《續清涼傳》中所載，天順六年（1460）五臺山廣緣寺重刊《續清涼傳》，是書「乃據天順本影寫者，行字悉同洪武本，惟版縫刊施錢人姓名為異」。⁵⁰³明代寺院出版佛書又如《嘉興縣志》所載，東禪講寺於隆慶間新建「法雲堂」，堂凡五楹門，以藏諸經板，書板皆

⁵⁰² 《吳都法乘》，卷 13，〈刻經以自護心法續佛慧說〉，頁 25 下。

⁵⁰³ 宋·張商英，《續清涼傳》（《大正新修大藏經》51，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 年影印本），卷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頁 1135。

僧俗二眾捐貲所刻釋教書籍。⁵⁰⁴

明代其他寺院出版佛書如《藏逸經書標目》一書中對明代南北各地寺院所刊刻或典藏書冊有詳盡記錄，今就寺院藏板書冊，表列如下：

表三：《藏逸經書標目》明代南、北寺院典藏書板》

| 書名 | 藏版地 |
|----------------|------------------|
| 諸方宿衲傳 石門文字禪 | 上二書，宜購求之，汲古刻本甚精。 |
| 孤月語錄 | 五臺山北山寺有板。 |
| 無見覩語錄 | 天臺華頂山有板 |
| 華嚴法界觀通玄記三卷 | 北京有板 |
| 華嚴還源觀類解 | 北京有板 |
| 華嚴綸貫一卷 | 北京有板 |
| 起信論筆削記 | 江南有板流行 |
| 天如牘語 | 秀水東禪寺有板 |
| 淨土或問 | 秀水東禪寺有板。 |
| 五燈會元 | 秀水東禪寺有板流行。 |
| 龍舒淨土文 | 秀水楞嚴寺有板 |

⁵⁰⁴ 《嘉興縣志》，卷 8，〈東禪講寺〉，頁 87 上。

| | |
|------------|--|
| 淨土指歸 | 秀水楞嚴寺有板 |
| 萬善同歸 | 秀水楞嚴寺有板。五臺北臺溝中庵師，亦新刊行。 ⁵⁰⁵ |
| 高峯禪要 | 秀水精嚴寺有板 |
| 宗門武庫 | 秀水精嚴寺有板 |
| 華嚴合論約語四本 | 杭州刊行。 |
| 雪巖欽語錄 | 東禪寺有板 |
| 心經管視 | 板在昭慶寺 |
| 夢譚記 | 板在昭慶寺。 |
| 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 | 泖塔 ⁵⁰⁶ 有板流行 |
| 楞嚴要解 | 南北有板流行。 |
| 心經略疏慧燈集 | 南北有流行板 |
| 華嚴合論 | 南京聚寶門內西小衛衛機房伍宅。俱有宋元板善本，伍宅本乃北京報國寺僧所遺者。今秀水東禪寺刊板流行。 |

507

⁵⁰⁵ 此庵應另有正式名稱，依文而錄。

⁵⁰⁶ 此為長水塔院，寺名福田、澄照禪院，參見：明·俞汝為，《長水塔院紀》（《中國佛寺志叢刊》127，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1月第1版，據明萬曆27年鈔本影印），卷1，〈泖塔澄照禪院常住田記〉，頁11下。

上表整理於《藏逸經書標目》此書為密藏道開禪師所著，為訂出《嘉興藏》收書規範，考查當時南北各地寺院藏書、藏板現況，為《嘉興藏》大規模刊刻書籍作先前準備工作，文中所錄書冊皆《北藏》未收之書，由上表可知明代寺院刻書多以僧人語錄、註疏為多。表中：「江南有板」、「杭州刊行」、「南北有版」、「北京有板」，應是指當地坊肆或寺院有出版流通，但不能確定書板存於何處，書中所錄亦可呈現明代寺院與經坊刻印佛教書籍史實。

明代中葉後，寺院經坊興起，許多佛寺大量刊刻經籍使得寺院成為出版釋書重要單位。從史料中可知明代刊刻圖籍寺院，以嘉興楞嚴寺規模最為宏大，其他南北各地寺院也都有出版佛書，佛教出版事業在此一時期空前興盛。從圖書出版角度觀察寺院出版，是出版社與印刷場集中於一處，寺院可代表該書籍出版者，對購買者而言，其內容與品質更加有保障。

明代寺院若是自設經坊刊印佛書，必會訂出書籍出版流程，如杭州雲棲寺，住持蓮池大師，訂出雲棲寺出版釋書規約〈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此條約立有六條出版經書規範，其文如下：

第一慎寫錄

先查雙徑楞嚴、漏澤、姑蘇、新安等處未刻者方可寫錄，庶免重刻。

諸本較勘或有差殊，以理定奪，理長則就，如不能定，姑從一本，毋以臆見，輒自更改。

字畫俱要壯實方整，慎始如終，毋前善後略。

字體必依《洪武正韻》及士人自幼所習四書五經。毋得險僻破體，使人難識。

流通法寶。要在智愚皆能通曉故。寫時須注目專心，勿令他想，庶免差

⁵⁰⁷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大藏經補編》14，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年10月初版，據民國7年北京刻經處影印），不著卷數、篇目，頁439-446。

失，即與五種法師功德齊等。或謂經文必須句讀，但恐各以臆見句讀，或反有誤，不若，仍舊為是。或謂偈頌宜與長行一片寫錄，不宜另作段句，但恐相沿已久，皆便之，亦只仍舊為是。

第二慎對較

寫過即照原本兩人用心細細對讀、較勘，無差無失，方可付刻，慎勿草草。其對較人，須用通達文理者，又須一人精於教法者為主。

刻成更須對較一遍如前。

第三慎刊刻

刻手既擇本藝精鍊，又須信心恭敬，肯心齋素，伏心安靜者方可。如其不然，雖有薦書，不敢承允。

安板處須明暗適中，近風日則易裂，太陰閉則易爛故。

第四慎印裝

唯用太史簾一色，刷墨不得大濃，不得大淡，務在清明潔淨。

印過板即宜上架，歸其原位，不可苟且亂安。

黃面線釘如常式，線勿太細。用麵糊毋得多入水。

第五慎收支

本山素無化主，有善信自來樂助者，其經費慎收慎支，必誠必信，除刻經外，不得妄用分毫作種種雜費，或借辦衣鉢，或私厚親族，或餽獻賓客等，乃至雖亦刻經，而所刻係藏外雜集，非藏原有，及用刻僧人自己著述，皆所不應，蓋信施專為刻藏，悖亂因果，罪報非細，戒之戒之。

第六慎請發

參酌諸方經直，計紙若干，殼面線糊工食等費若干，以為其價，刊成定式，不得以私意增減。

簿記：某日某人請某經，收價銀若干。每季一小算，每歲一大算，除費本若干外，生利息若干，記簿明白，積貯封識，其費本仍舊印裝，其利息或刻或修諸敝壞，不得妄用分毫作種種雜費。如上所云，因果赫然，報應無爽，可不懼哉，可不慎哉。⁵⁰⁸

上述六項要點，每條中又有數小項，總括寫錄、校對、刊刻、印刷、裝訂到請發六項出版書籍之規範。金費的收支是雲棲寺流通經書首重要項，其次是資源有限，兩間寺院不必刻印同一本書，故在刊刻前要先比對雙徑楞嚴、漏澤姑蘇等寺院已刻印過的書籍，以免重複刻印，造成資源浪費。

再者，校對與刻印，攸關書籍最後成品的優劣，故慎選可靠者，也是刻印書籍要項。雲棲寺不出版僧人自己著述，信眾若出資刻印書籍當刻印佛經。最後，對於金費的收支，需訂出固定的價目，不可私意增減，所有收入當專款專用，若有利息也當用於經板修補，不可作其他雜費之用。



明代私人刻書風氣盛行，無論自建坊肆或請人刊印，出版佛教書籍的相關活動，終明一朝，一直有僧人或俗人持續進行書冊的刊印、翻刻、補板等活動，下就出家僧人與在家居士兩類出版者的出版活動分別論述。

⁵⁰⁸ 明·釋株宏，《蓮池大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卷22，〈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頁1838-1840。

(一)、僧人出版

有明一代，出版佛書僧人眾多，如夢堂曇噩禪師(1285-1373)，晚年以梁、唐、宋《高僧傳》重加筆削，刻板以傳。⁵⁰⁹又如天界白菴禪師，洪武間，重刊《楞伽經集註》，宋濂在書中序文寫到：

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菴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來徵予為之序。⁵¹⁰

由宋濂序文可知《楞伽經集註》書板毀於火，天界白菴禪師欲重刊，購書重梓於旃檀林。白菴禪師所購書冊為元刻本，在出版前，禪師以宋慶元本與元本重新校勘，書前有〈大明洪武辛亥重刊楞伽經集註凡例〉，是書籍校勘後相關說明，可見禪師對出版此書之用心與謹慎。

明代僧人出版佛書有時是修補舊有書板，如明初勝住山秋江照上人師徒二人，以《護法論》書板刊印多年，損壞甚多，命工修補。後請序於僧錄司左覺義見心來復(1319-1391)，來復在〈重刊護法論序〉中寫到：

至正間，回勝住山，公菴已師，嘗以此論校行四方，歲久而損壞，漫滅者多矣。其徒秋江照上人，今復命工補其壞而完之，並以〈洛陽白馬寺碑〉、〈蔣山廣薦佛會記〉附刻於後，以永流通。⁵¹¹

如上可知，此書流通於元末，入明後，書板多有損壞，勝住山公菴師徒二人，修補書板，同時補刊入新的內容，讓書籍可以繼續印刷出版。修補已刻書板又如明初淨慈寺僧人釋智順(1373-1374)「補刻開元《藏經》，仍印施之」⁵¹²，此指開元寺所藏《藏經》書板，修補後繼續印施。

⁵⁰⁹ 《增集續傳燈錄》，卷4，〈台州國清夢堂曇噩禪師〉，頁411。

⁵¹⁰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3，〈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頁1306。

⁵¹¹ 明·釋來復，《蒲菴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洪武間刊本)，卷4，〈重刊護法論序〉，頁122上。

⁵¹² 《新續高僧傳》，卷51，〈明錢塘淨慈寺沙門釋智順傳〉，頁7上。

明代僧人刊印佛書，出版自著書籍也是常見之事，如宣德年間，僧錄司右善世釋圓澗著《教乘法數》，承信眾布施付梓流通，慶壽寺釋松陰在序中寫到：

今僧錄司右善世心源澗公法師，研精教部，博綜羣籍，講演之隙，焚膏繼晷，不棄寸陰，凡內典之文，旁及百氏悉以採摭，詳加訂定，續入而彙次之，離為十有二卷詔曰《教乘法數》將壽諸梓以廣其傳。⁵¹³

出版自著的書籍又如嘉靖間，妙明比丘校正《清涼疏鈔》一書，鐫板流通，並將書板存於武林昭慶寺。⁵¹⁴明代僧人出版佛教書籍另有翻刻舊有書冊，重校梓行。如釋實相（?-1598），萬曆間，翻刻禪宗語錄《錦江禪燈》一書，書中寫到：

實相，豫章人。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卓錫廣元之雪峰，解文字，肯游戲詩畫，諸經典籍，翻刻七百則公案，評唱若干卷，達官士人多採藏焉。臨終種種異瑞，太史黃輝，為作塔銘。⁵¹⁵

所謂「公案」是指古代禪師們開悟過程與弟子們酬對事蹟；「評唱」是解釋公案的文字。對禪宗弟子而言，公案與評唱是禪宗祖師的言行實錄，也是參悟禪機的入門寶典。釋實相翻刻此書，許多達官士人收藏，可知當時有不少士大夫學習禪法、參禪悟道，令此書冊流傳於官員與士人之間。

（二）、居士出版

明人藏書風氣盛行，藏書、刻書者眾多，對於出版佛教書籍，從明初開始，就有許多居士出錢出力發心刻印。如洪武年間，劉福德等諸位居士施金重刊《維摩經》，書中序文寫到：

⁵¹³ 《教乘法數》，書前，〈教乘法數序〉，頁1下。

⁵¹⁴ 濮一乘，《武進天寧寺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35，臺北：文明書局，1980年12月初版，據中華大典影印），書前，〈正法眼藏敘〉，頁32。

⁵¹⁵ 清·釋通醉輯，《錦江禪燈》（《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5，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卷20，〈實相〉，頁223。

此經功德廣大難思罔，以什本巨文，⁵¹⁶乃令善男子劉福德施金鏤板而印行之，其同學黃福燈、蔣智暹皆能贊助其成。今年冬，比丘智光、道琦，詣余徵言為序。⁵¹⁷

從上序中可知，始從明初就有許多信士發心捐貲刻印佛書。出版佛書的居士許多是信奉佛教的官員和文人，這些人社經地位較高，在籌募出版資金時，也會有較多人響應，如陸光祖於隆慶間刻印《冬溪外集》；⁵¹⁸又於萬曆間受徑山大慈上人之請撰文募刻《五燈會元》，⁵¹⁹二書刊行都是由許多官員與士人以捐貲或合貲的方式共同出版。仕人刻印佛書，又如萬曆間于玉立出貲刻《智證傳》，玉立刻印此書，請序於紫柏大師，大師序文中寫到：

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間錄》與是書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于中甫比部，復捐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⁵²⁰

由上序文中可知于玉立是一位信佛、學佛，對佛教多有護持的官員。

明代圖書出版事業發達，許多藏書家或出版家都會出版佛書，如錢謙益在〈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中寫到：

憨山大師《夢遊集》，吳中未有全本。丙申冬（順治十三年，1656），龔孝升入粵，余托其訪求海幢華首和尚，得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嶽諸君集眾繕寫，載以歸吳。余校讎刊定，勒成四十卷，毛子晉請任鏤板。子晉歿，三子繼誌，告成有日矣。⁵²¹

承上文，《夢游集》一書是錢謙益寫信給華首和尚求此書稿，後託曹秋嶽等人繕寫

⁵¹⁶ 指五胡十六國時僧人鳩摩羅什所譯版本。

⁵¹⁷ 《蒲庵集》，卷4，〈維摩經序〉，頁120下-121上。

⁵¹⁸ 《冬谿外集》，書前，〈刻冬谿禪師集序〉，頁1上-頁2下。

⁵¹⁹ 《徑山志》，卷4，〈重刻五燈會元募緣文〉，頁14下-16下。

⁵²⁰ 《紫柏老人集》，卷7，〈重刻智證傳序〉，頁261。

⁵²¹ 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1，〈嶺南刻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頁7上。

帶回，書籍是由多位居士共同訪求、校勘、鏤板才得以出版。錢謙益校讎完成後，請毛晉、毛扆父子鏤板刊行，從文中可知此書為毛氏「汲古閣」代刻《嘉興藏》書籍。

毛晉是明末頗負盛名的藏書家、出版家，在明末佛教書籍出版事業中，毛晉所出版的佛教書籍占有非重要的地位，毛晉除代刻《嘉興藏》書籍外，也刊刻過許多佛書，如瞿汝稷所著《指月錄》，《常熟三峰清涼禪寺志》寫到：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文懿長子。於書無所不窺，尤嗜宗門書，撮其要旨為《指月錄》……毛氏「汲古閣」所刻《指月錄》原板捨藏於寺，今板片猶存。惜多殘缺。⁵²²

毛氏所刻另一部佛書《華嚴經》書板同樣藏於清涼禪寺，此經書板入清後，由官員夫人購買送入寺中典藏，寺志寫到：

又毛氏「汲古閣」刻華嚴經板全部，康熙間，蔣雨亭制府夫人趙氏，用價二百四十兩，置買并毛氏，原契送入常住，今板猶有存者。⁵²³

從上兩段引文中可知毛氏「汲古閣」刊刻過《指月錄》與《華嚴經》兩部書籍，入清後，出版事業不若前代，書板收藏不易皆出售。古代藏書家收藏圖書；出版家刻書、藏板皆非容易之事，毛氏父子又逢明清易代，時局動盪，一代出版大家無力保住家業，令人不勝唏噓。

明代私人出版佛教書籍，有刊刻、校刻、翻刻、修補舊板等相關出版活動，就出版內容，有佛經或僧人著作，其中，前朝或當朝僧人文集與著作，是明人出版佛書很重要一部份，究其原因，佛教書籍以經、律、論三者為主，經、律、二

⁵²² 清·王伊，《三峰清涼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4-40，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1月第1版），卷18，〈汲古閣指月錄原板〉，頁5下-6上。

⁵²³ 《三峰清涼寺志》，卷18，〈汲古閣刻華嚴經板〉，頁6上。

藏從宋、元兩朝開始就有編輯整理，刊板流通，而徵集未全者多為前朝或當世僧人、名士未編輯入藏之著作、語錄，故明人特別重視此部分書籍的出版。

四、合作出版

所謂「合作出版」是指兩人或多人共同完成圖書出版，書籍出版工作有徵集、校勘、繕寫、雕版、印刷到裝訂等多項工作。一般而言，明代圖書出版是請坊肆以雕版或活字方式印刷出版，若金費充足，自設經坊也是另一出版途徑。無論請坊肆出版或自設經坊，都必需要有充足資金才能完成書籍出版。

明代常見合作出版主要以分工合作或共同出資的方式完成書籍出版，無論是經史文集或佛教書冊都常以合作方式出版圖籍，以佛教書籍為例，《元叟端禪師語錄》一書於元末燬于兵火，其弟子三人，重刊師語錄，並請宋濂學士題重刻序文，宋濂寫到：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1255-1341），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涼子樞、金山慧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樞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序。⁵²⁴

由宋濂學士題辭可知，元叟和尚為元代高僧，為其撰寫銘文、序文者都是當時名震一時文人，入明後，三位弟子協力重刊先師語錄，弟子為師重刊或梓行語錄，是明代常見佛教書籍出版活動。此外，書籍出版前請名人題寫序跋文，也是明代重要出版文化。合作出版又如萬曆間多位僧人與居士一起合資刻印《正法眼藏》一書，顯聖寺住持釋圓澄序云：

時有繡水普善庵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

⁵²⁴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3，〈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頁1308。

報佛恩，募資重刻。⁵²⁵

如上所言，是僧人與居士一起募集出版資經刻印佛書。若書籍作者為在家居士，想要募集資金出版自己所著書冊，多傾向對一般俗人、信士進行募款。如空心居士朱時恩，自撰《佛祖綱目》書成後，募緣雲棲蓮社諸士，「一時蓮社行人，相與謀付剞劂」。⁵²⁶朱時恩另一著作《居士分燈錄》，友人章台鼎在〈居士分燈錄勸緣引〉一文中寫到此書勸募方式：

茲朱心空居士力扶正法，猛發弘願，自庚戌（萬曆三十八年，1610）迄今越二十年許，纂就《佛祖綱目》四十一卷，擬照藏板，募梓流通，又輯《分燈錄》二卷，今先付剞劂，凡居士七十二人，俱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仍請七十二位居士各捐貲五錢或三錢助刻此錄，即註姓氏，庶符往哲，共續禪燈，其用心更勤且苦矣，僭為勸緣，敢云導引。崇禎辛未（四年，1631）一陽生日，勸緣友末章台鼎頓首拜啟。⁵²⁷

由友人所寫勸募文可知《分燈錄》一書，共寫七十二位居士，故勸募時也請七十二位居士各捐貲五錢或三錢助刻，在雲棲蓮社多位居士、友人幫忙下，《分燈錄》順利付梓流通。

上述合作出版，多在資金籌募合作出版，就書籍出版前相關作業，佛教書冊也經常以分工方式規劃出版作業，如《楞嚴經正脉疏科》一書，便是諸位僧人與居士以分工方式完成出版，書中序文寫到：

萬曆癸丑（四十一年，1613）孟夏，無一道人廣豐述合梓于秀州漏澤寺，居士卜宗文總閱，莫如德、朱懋績二居士分校，郡人賀明世莊書、吉安李

⁵²⁵ 宋·釋宗杲，《正法眼藏》（《明版嘉興大藏經》2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釋圓澄重刻序〉，頁379。

⁵²⁶ 《佛祖綱目》，書前，〈佛祖綱目序〉，頁163。

⁵²⁷ 《居士分燈錄》，書後，〈居士分燈錄勸緣引〉，頁440。

國華經紀。其始終凡隨喜讚歎，皆有功德，奉持領受，即證菩提。⁵²⁸

上述，佛教書籍在出版前有總閱、分校、書寫、金費管理等工作，就各人所擅長工作分工合作。合作出版是明人對出版佛書的慎重，也是對相關出版流程的掌握與了解，方能如此分工進行出版工作。

明代規模最大的佛書合作出版當屬萬曆年間紫柏大師發起《嘉興藏》刊刻活動，在〈嘉興楞嚴寺經坊記〉一文載到：

嘉興楞嚴寺之有經坊也，自紫柏大師始也。明時，大藏經板秘在內府，外人祈請甚難，師故發願，重刻改梵本為方冊，以便流傳。⁵²⁹

上文概略說明楞嚴寺經坊起緣，是由紫柏大師發起，並將傳統梵夾裝改為方冊裝。《嘉興藏》開雕於山西五臺山，四年後遷回江浙一帶繼續刊刻，《嘉興藏》刊刻、藏板地數度遷移，基本上，多在杭州、嘉興、江吳、金壇等地，只要當地有施主助刻，通常就地發刻。⁵³⁰

《嘉興藏》是聯合許多出版機構，進行佛經刊刻工作，刻經單位只要與楞嚴寺商談妥當，取得未刊刻經書，就可承包刊板工程。對於捐貲助刻者，也不必到楞嚴寺就可助刻經書。其次，無論在何處刊刻，經板最後會集中到楞嚴寺，由楞嚴寺統一印發經書。《嘉興藏》出版工程，其參與的僧人、官員與士人遍及南北等地，其刊刻印行佛經數量之多為歷來之冠，出版時間跨越明、清兩朝，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都是歷來罕見大型佛書聯合出版活動。

⁵²⁸ 明·釋真鑑，《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疏》（《明版嘉興大藏經》1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書後，〈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科判翻刻緣起〉，頁68。

⁵²⁹ 清·石韞玉，《獨學廬四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影印），四稿卷1，〈嘉興楞嚴寺經坊記〉，頁16上-下。

⁵³⁰ 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交僧俗交涉的場域》（《史學叢書系列》79，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6月初版），頁239。

第七章 結論

中國佛教書籍出版，肇始于魏晉六朝抄寫佛經，至唐代大量佛經譯出，手寫佛經大盛於世。⁵³¹唐代除手抄佛經盛行，也是雕板印刷的萌芽時期。在中國雕版印刷事業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佛教典籍與信眾的需求，是推動印刷術進步的關鍵。宋代雕板印刷日臻成熟完善，舉凡官刻、私刻與坊刻，皆得自成系統，刻書活動蔚為風氣。從宋代第一部官刻大藏《開寶藏》開始，佛教經籍正式進入雕版印刷時代。元代雖為蒙古人建立，但對於佛教事業也十分支持。此時，雕版、活字、套印等方式，大量地運用於出版佛教書籍上。在雕版印刷術快速進步下，佛教書籍也於此時廣泛的傳播。

明代佛教書籍出版事業，承接宋、元兩朝留下輝煌成果，在此基礎上，精益求精，將刻印釋教書籍推向另一新高峰。本文以國家圖書館藏明代佛教刊本書籍，為研究基礎，透過大量史料引證，從中分析、整理相關寺院與助刻者、刊刻者事蹟。從國家圖書館現存古籍中，可推論得知，明代佛書出版系統，是以官府、寺院、私人為主，從這三大系統中可概略開展明代佛教書籍出版活動。

明朝政府十分重視佛教圖書出版事業，官方出版機構，以司禮監所掌管經廠為主，經廠是負責刻印皇家御用經書與恩賜天下寺院的佛經，主要以《北藏》為主。宮庭出版釋教書籍，除《藏經》外，另有多本單冊經書刊刻梓行。官方設立佛書出版機構，除經廠外，另有南京禮部所掌管南京大報恩寺。大報恩寺藏《南藏》經板全部，供天下寺院與信眾請印。南京禮部訂出〈九號經價〉、〈請經條例〉等條約管理《南藏》。在大報恩寺經坊設立後，因有多間坊肆配合印刷、裝禱，故在南京城這一地區形成釋教書籍坊肆集中地，凡是出版佛書坊肆自然聚集此區。寺院，是民眾信仰中心；經典，是傳達宗教思想依據。由官方主導宗教經典的雕印，這樣的舉動，最能表現出中央對民間的控制，相較於司禮監經場，以寺院為

⁵³¹ 蕭東發，《中國宗教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頁37。

官方出版單位，是更貼近民眾的出版單位。⁵³²與皇家相關另有北京衍法寺，衍法寺是皇室私人施印非正式單位，與經廠不同在於經廠直屬大內，是官方正式出版機構，兩者的規模、性質都有明顯差別。

總結明代官方出版佛教書籍，可分為由司禮監掌管，專為官方出版佛經的經場；二是官方設立供天下人民請印經書的大報恩寺。此外，承辦皇室人員私人施印經書的衍法寺，雖不能算官方單位，但刻印金費是來自皇室人員。

明中葉後，寺院經坊全面興起，佛寺大量刊刻經籍使得寺院成為出版釋書重要機構。明代刻印經書寺院，以嘉興楞嚴寺規模最為宏大，其他各地寺院如昭慶寺、雲棲寺、都是刻印佛書重要寺院，本文從書目序跋、明人文集、地方志書與明、清佛寺志中，羅列出 27 間出版釋教書籍的寺院。從相關史料中顯示，明代佛書出版事業在萬曆年間最為興盛。從圖書出版角度觀察，寺院出版佛書，是出版社與印刷場集中於一處，寺院可代表該書籍出版者，對購買者而言，寺院出版其內容與品質更加有保障。

對於寺院刻印，明人常用板藏或板存某寺，代表該寺藏有此書書板可供印造，寺院出版圖書通常會在書後牌記中記錄刊刻寺院，更嚴謹的作法則會記錄出版日期與校勘人姓名，以示負責。明代寺院刊刻佛書，在經費與人力、物力考量下，常會先行修補舊有書板，此一現象，一來是為節省經費，二來是書籍重複校刻，不免出現錯誤。若書板不堪印刷，寺方才會募集資金刊刻新板。明代許多寺院都是從修補到新刊，如此一代一代將佛書向下承傳。

明代刊刻佛書地區，南京與北京為皇城所在，出版事業自然興盛，永樂遷都後，南京為陪都，但地處南方，紙、墨、刻工等條件更勝北方，終明一朝，南京是為佛書出版中心之一。南方另一出版重鎮，當屬浙江省，浙江以杭州昭慶寺、雲棲寺與嘉興楞嚴寺最為著名，也是文獻記載最詳實地區，常為明末文人所提及。浙江出版佛書之所以廣為人知，除佛教興盛、寺院林立外，與蓮池祿宏、紫柏真

⁵³² 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臺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 月），頁 106。

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等明末四大師的佛教復興運動有直接的關係。⁵³³這些寺院的出版活動，或多或少與四大師有所關連。

明代刻印佛書另一地區為福建，福建自古有「圖書之府」之美稱。福建刊刻佛教書籍寺院除開元寺，另有怡山西禪寺、鼓山涌泉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等多間寺院，這些寺院刊刻、印行的書板、書籍，直至今日乃有大量流傳於世。⁵³⁴

對於明代私人刻印佛書，無論自建坊肆或請人刊印，出版活動終明一朝，一直有僧人或俗人持續進行。本文整理出 112 位與出版釋教書冊有關人士，相關出版活動有刊刻造印與出錢助刻。在這 112 人中，有 24 位是僧人，88 位是俗人。

明代僧人刻印佛教書籍，多半是直接參與出版，是書籍主要出版者與統籌規畫負責人。僧人刊刻佛書最常見的原因有三，一是書板年久失修，不堪繼續印刷；二是前朝或本朝高僧大德相關語錄、著作等書籍刻印出版，常見有弟子幫師父出版語錄等相關著作；三是刻印罕見奇書與孤本佳槧。佛教書籍通常印刷量少，流通不廣，為避免書籍日久失傳，明代僧人常刻印孤本希書，使佛教教義流傳後世。有明一代，多有僧眾從事佛書出版，在相關史料、書籍序跋中，常見僧人為了出版釋書向十方信眾募緣善款，盡心盡力奉獻時間、精力刊刻佛書。

明代居士出版釋書，本文整理出 88 位出版助刻者相關史實。明人出版佛書內容有佛經或僧人著作，其中，前朝或當朝僧人著述，是明人出版釋書相當重要一部份，究其原因，佛教書籍以三藏為主，經、律二藏從宋、元兩朝開始就有編輯整理、刊板流通，而徵集未全者多屬前朝或當世僧人、名士未編輯入藏著作、語錄，故明人特別重視此部分書籍的出版。

明代居士發心出版佛書者眾多，有一人獨立完成出版，也有勸眾募捐共同完成，常見以分工或共同出資的方式完成出版。相關工作內容有：徵集、校勘、繕

⁵³³ 戴繼誠、赫麗莎，〈晚明佛教：短暫的輝煌與深遠的影響〉（《宗教學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59。

⁵³⁴ 周書榮，〈談福建的印經與經書流通〉（《佛教圖書館館刊》，2009 年第 49 期），頁 44。

寫、雕版、印刷與裝訂等多項工作。刊板方式有請坊肆以雕版或活字印刷，另有出版家如毛晉是以自家經坊校刊刻印。無論是外請坊肆開板或自設經坊刻印，對經費的籌綽與運用，是明代私人出版最為重視一環。對於經費管理常見於刊版前所制訂規約與書籍出版後的牌記文字。

明代居士學佛風氣盛行，無論士大夫或工商階層平民百姓，信佛、學佛，建寺布施者眾多，在眾多居士發心捐助下，由寺院所主導的出版活動一直持續進行。⁵³⁵相關人士無論是直接參與或是捐助錢財間接參與，這些出版者與捐助者的供獻使得明代佛教書籍出版事業呈現積極、豐富的面貌。

綜括而言，明代佛教書籍是以官刻、寺院、私刻三大類型為基礎。若依刻印出版數量，依序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明初至英宗正統五年《北藏》刊刻竣工。此時新刻佛書數量多，新刊佛經與宋、元舊版《藏經》同時印刷流通，佛書大量出版，私人刻印風氣盛行。第二時期是正統六年至嘉靖 45 年（1566），此時多為翻印前期所留下書板，新刻書籍較少。第三為隆慶初年（1567）至明末。此一時期佛教展開一波復興運動，重新刊刻《藏經》，對當時佛教徒而言，是具有復興佛教的重要意義，此時許多寺院凝聚了信眾的力量，刊行大量佛教書籍。⁵³⁶

自明代中葉以後，佛教典籍的刊刻工作，逐漸由政府轉向民間，特別是民間的私人集資刊刻，使得佛教經典由深藏樓閣之中，大量地流通到市集書坊。在這改變的過程中，寺院與僧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為了讓佛教順利地傳佈，經典的裝幀，也由傳統的經折裝，改為一般線裝，此一變革，降低了出版本成，使得佛經方便流通，更加普及於信眾。⁵³⁷綜合以上論述，對於明代佛教書籍的刊刻與流通，約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特色：

- （一）、初期是由中央政府統籌規畫佛教書籍出版工作。
- （二）、佛教書籍以江南地區的出版事業最為興盛，閩地次之。

⁵³⁵ 譚偉，〈中國居士佛教略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5 期），65 頁。

⁵³⁶ 釋法幢，〈徑山刻藏考述〉（《中華佛學研究》，2012 年第 13 期），頁 79。

⁵³⁷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68-469。

- (三)、中後期私人刻印風氣興起，由寺廟取代官方，主導全國佛書出版工作。
- (四)、為了弘揚佛法，方便流通，佛經改變了千年以來的裝潢方式，改經摺裝為線裝。
- (五)、明代佛教出版品，以僧人、居士著作為多，其次佛教方志也大量編修出版。
- (六)、對於佛書出版事業，從明初至明末一直有僧人與俗人從事出版工作。





附錄

附錄一：明代佛書出版單位一覽表

| | 出版單位 | 所在地 | 出版史料 | 資料出處（僅舉一種為例） |
|----|------|-----|--|--------------------------------------|
| 1. | 經廠 | 北京 | 皇城內西隅有大藏經廠，隸司禮監，寫印上用書籍及造製勅龍箋處……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 |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41，〈皇城〉，頁645。 |
| 2. | 大隆福寺 | 北京 | 大隆福寺住持戒璿，令本山文儒思遠文通輩，間取篇韻協心考訂，重加刪補……觀茲成書，欣然捐貲繡梓 |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書前，〈新篇韻序〉，頁4上-5上。 |
| 3. | 衍法寺 | 北京 | 大明中宮皇后，每齋沐焚香，捧誦《觀音靈課》，時為社稷蠶歲豐，祈太平，屢屢感應。遂命鋟梓，印施百卷……請京都衍法寺流行天下 | 佚名，《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製版流通緣起〉，頁8。 |
| 4. | 大報恩寺 | 南京 | 報恩寺藏經板一副，原係聖祖頒賜，令廣印行 |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49，〈附請經條 |

| | | | | |
|-----|------|--------|---|---|
| | | | | 例》，頁 64 上。 |
| 5. | 古林庵 | 南京 | 《梵網合註》初刊之板，存金陵古林庵 | 明·釋蕩益，《蕩益大師全集》，書前〈蕩益大師年譜〉，頁 22。 |
| 6. | 昭慶寺 | 杭州 | 杭州昭慶寺東經房慧空印行 |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書前，〈杭州昭慶寺東經房〉，不著頁數。 |
| 7. | 昭慶寺 | 杭州 | 板藏昭慶寺貝葉齋流通 | 明·釋大惠，《儀註備簡》，書前，〈儀註備簡序〉，頁 1 上。 |
| 8. | 瑪瑙寺 | 杭州 | 版存瑪瑙寺梅石房流通 |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卷 5 後，〈版存瑪瑙寺梅石房流通〉，不著頁數。 |
| 9. | 雲棲寺 | 杭州 | 本山素無化主，有善信自來樂助者，其經費慎收慎支，必誠必信，除刻經外，不得妄用分毫作種種雜費 | 明·釋株宏，《蓮池大師全集》，卷 22，〈雲棲流通藏本法寶條約〉，頁 1840。 |
| 10. | 吉祥禪院 | 湖州府德清縣 | 《雲外》一書，孝廉仲弢夏公捐刻……板存德清吉祥禪院 | 明·釋大香，《雲外錄》，書後，〈跋〉，頁 13 上- |

| | | | | |
|-----|--------------------|--------|--|--|
| | | | | 下。 |
| 11. | 楞嚴寺 ⁵³⁸ | 嘉興 | 嘉興楞嚴寺之有經坊也，自紫柏大師始也。明時，大藏經板秘在內府，外人祈請甚難，師故發願，重刻改梵本為方冊，以便流傳。 | 清·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四稿卷 1，〈嘉興楞嚴寺經坊記〉，頁 16 上-下。 |
| 12. | 三塔寺 | 嘉興 | 三塔叢林住持廣律樂為授殮，遂依本殿右掖為刻場，祺胤不時稽省 | 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存七十九卷，附華嚴行願品一卷》，〈鐫清涼國師華嚴疏抄後序〉，頁 1 上-下。 |
| 13. | 東禪講寺 | 嘉興 | 隆慶間……大慈典禪師、月亭得禪師共刻《五燈會元》、《華嚴合論》、《妙宗鈔》……贖得東禪寺左隙建「法雲堂」，以藏經板，堂凡五檻 | 《嘉興縣志》，卷 8，〈東禪講寺〉，頁 87 上。 |
| 14. | 精嚴寺 | 嘉興府秀水縣 | 《宗門武庫》大慧杲師所撰，秀水精嚴寺有板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不著卷數、篇目，頁 443。 |

⁵³⁸ 嘉興楞嚴寺為一羣出版單位代表，相關寺院如：妙德庵、寂照庵、化城寺、休寧大華嚴堂、吳江接待寺、虞山華嚴閣等，本文只將「三塔寺」單獨提出論述。

| | | | | |
|-----|--------|--------|--------------------------------------|--|
| 15. | 泃塔 | 華亭 | 《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今華亭泃塔有板流行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不著卷數、篇目，頁 441。 |
| 16. | 三峰清涼禪寺 | 常熟 | 毛氏汲古閣刻華嚴經板全部 | 清·王伊，《三峰清涼寺志》，卷 18，〈汲古閣刻華嚴經板〉，頁 6 上。 |
| 17. | 萬峰禪院 | 蘇州 | 板藏鄧蔚萬峰禪院流通 | 明·釋普壽集，《萬峰和尚語錄》，序文後，〈姑蘇信士萬應鵬捐資重刻〉，頁 485。 |
| 18. | 鎮海古剎 | 吳門（蘇州） | 此解早已壽梓于吳門鎮海古剎 | 明·張坦翁，《金剛經如是解》，書前，〈金剛經如是解序〉，頁 59。 |
| 19. | 華頂山 | 天臺山 | 《無見觀語錄》天臺華頂山有板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不著卷數、篇目，頁 443。 |
| 20. | 少林寺 | 登封 | 取《古今評唱》一手騰寫，鳩工鏤梓，流通天下，板留少室，與西京刻本鼎立為三 | 明·釋玄修，《禪門諸家評唱》，書後，〈張鼎文後跋〉，不著頁數。 |
| 21. | 治平禪院 | 忠州 | 另刻《正錄》十卷、《廣 | 明·釋廣真，《聚 |

| | | | | |
|-----|------|--------|---|---|
| | | | 錄》三十種，共六十六卷，板存忠州治平禪院 | 雲吹萬真禪師語錄》，書前，〈序〉，頁 473。 |
| 22. | 廣緣寺 | 五臺山 | 《補陀傳》為元·盛熙明撰……天順壬午，五臺廣緣寺，重刊此書 | 宋·張商英，《續清涼傳》，卷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頁 1135。 |
| 23. | 北山寺 | 五臺山 | 《孤月語錄》，五台山北山寺有板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不著卷數、篇目，頁 446。 |
| 24. | 溝中庵 | 五臺山北臺 | 《萬善同歸》……五臺北臺溝中庵師，亦新刊行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不著卷數、篇目，頁 441。 |
| 25. | 開元寺 | 福州 | 此書流傳既久，梨棗漫漶，沙門如巖者，朗質觀空精嚴戒律……與支提寺僧鎮燦者，發大誓願，期鏤此書……晉安芝山開元寺比丘，鎮燦、如巖、鎮西，讐閱 |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書》，書前，〈重刊五音篇韻序〉，頁 2 上-3 上。 |
| 26. | 大開元寺 | 溫陵（泉州） | 刊《佛頂玄義》，板藏大開元寺之甘露戒壇 | 明·釋智旭，《楞嚴經玄義》，書前，〈重刻大佛頂經玄文序〉，頁 196。 |

| | | | | |
|-----|-----|----|--|---|
| 27. | 旃檀林 | 不詳 | 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菴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 |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補遺卷3，〈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頁1306。 |
|-----|-----|----|--|---|

說明：

- 一： 本表為四、五、六章所論述有關刊行佛書寺院，參照互見而製。
- 二： 本表按出版地區排列。
- 三： 明人無「出版」一詞，常用板藏或板存某寺，即代表該寺可出版此書。
- 四： 依明人慣用語，如印行、壽梓、鏤梓、鋟梓、刊板、新刊、重刊等。



附錄二：明代佛書出版者與捐助者知見表

| | 刻印捐 貲者 | 生卒年 | 籍貫 | 出版史料 | 資料出處（僅舉一種為 例） |
|----|-----------|-----------|----|--|---|
| 1. | 釋妙叶 | 約元末明 初 | 四明 | 近四明比丘妙叶來言嘗 得此論，洎他語共一編， 於弊篋斷簡中，寧敢私淑 樂與叢林共之，輒罄己長 俾工，復鋟諸梓 | 唐·釋慧海，《頓悟入道 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 錄》，書後，〈後序〉，頁 377。 |
| 2. | 釋端文 | 洪武永樂 間 | 豫章 | 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 也。復令印生刻之 | 明·宋濂，《宋學士全 集》，補遺卷3，〈重刻護 法論題辭〉，頁1307。 |
| 3. | 釋普壽 | 約永樂間 | 不詳 | 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 錄》一帙，鋟梓流行 | 明·釋普壽輯，《萬峰和 尚語錄》，書前，〈刊萬 峰和尚語錄舊序〉，頁 485。 |
| 4. | 釋淨戒 | 約永樂間 | 吳興 | 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 失，託道友收贖，虔藏於 大慈山之幻居……敬捐 衣資命工補完 |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 聯珠通集》，卷1，〈重刻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序〉，頁367。 |
| 5. | 釋文琇 | 1345-1418 | 崑山 | 大報恩寺重刊大藏經新 收《續傳燈錄》。其立名 亦甚定當。但此書成於倉 卒。所收太略。……今於 續傳燈錄所收外又增集 之故名《增集續傳燈錄》 |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 燈錄》，書前，〈增集續 傳燈錄序〉，頁207。 |
| 6. | 釋天全 | 約永樂間 | 嘉禾 | 施衣資重梓流行 | 明·宋奎光，《徑山志》， 卷4，〈重刊鐫津文集後 |

| | | | | | |
|-----|-----|------------|----|--|--|
| | | | | | 序》，頁 10 上。 |
| 7. | 釋文楸 | 約永樂間 | 不詳 | 上首弟子寶華文楸長老，錄和尚四會法語，哀為一帙，持來京師，乞余序其首……此錄宜鍍梓，以垂將來 | 明·釋宗謐等，《南石和尚語錄》，書前，〈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頁 145。 |
| 8. | 釋圓澗 | 生卒年不詳，約宣德間 | 會稽 | 銘曰《教乘法數》將壽諸梓，以廣其傳 | 明·釋圓澗，《教乘法數》，書前，〈教乘法數序〉，頁 1 下。 |
| 9. | 釋如曇 | 1425-? | 嘉禾 | 嘉禾曇禪人刊行是書 | 明·釋如曇續編，《緇門警訓》，書後，〈重刊緇門警後序〉，頁 3 上-下。 |
| 10. | 釋普泰 | 生卒年不詳，約正德間 | 陝西 | 按此論注，脫略訛謬大甚，茲略為補正，自備觀覽，適信官張君傑見而請置諸木，予嘉其篤於樂善，故從而書於紙尾也 | 明·釋普泰，《大乘百法明門論解》，書後，〈修補大乘百法明門論後序〉，頁 389。 |
| 11. | 釋淨林 | 生卒年不詳，約成化間 | 不詳 | 發心重新刊梓流通 | 高麗·釋知訥，《真心直說》，〈重刻真心直說序〉，頁 395。 |
| 12. | 釋明元 | 生卒年不詳，約嘉靖間 | 吳興 | 舊經疏、鈔、科合為兩卷，儀科一卷，書以方冊鏤梓 | 宋·釋遇榮，《佛說孟蘭盆經疏孝衡鈔》，書前，〈釋明元序〉，頁 1 下-2 上。 |
| 13. | 釋玄修 | 生卒年不詳，約萬曆中 | 不詳 | 取《古今評唱》一手騰寫，鳩工鏤梓，流通天下，板留少室，與西京刻本鼎立為三 | 明·釋玄修，《禪門諸家評唱》，〈張鼎文後跋〉，不著頁數。 |

| | | | | | |
|-----|-----|------------|----|--|--|
| 14. | 釋真可 | 1544-1604 | 吳江 | 諸經論文集世所罕見者盡搜出梓行之 | 清·盛楓，《嘉禾徵獻錄》，外紀二，〈真可〉，頁 11 上。 |
| 15. | 釋袞宏 | 1535-1615 | 仁和 | 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尚尠，怏怏於胸中者三十年，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 | 元·釋原妙，《高峰大師語錄》，書前，〈元高峰大師語錄序〉，頁 641。 |
| 16. | 釋德清 | 1546-1623 | 全椒 | 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予偶得古本，乃為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為整齊。分為十品，以雅稱經名也，刻於山中 | 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卷 10，〈重刻六祖壇經序〉，頁 494。 |
| 17. | 釋真界 | 萬曆間 | 樵李 | 此解界公集諸家之說所成，讀此以覽廣文，有如引鏡自照其面，遂不敢祕，而壽之梓 | 明·釋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書後，〈因明入正理論解題辭〉，頁 657。 |
| 18. | 釋道開 | 生卒年不詳，約萬曆中 | 南昌 | 欲刻方冊易為流通普使見聞……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 | 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卷 14，〈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頁 532。 |
| 19. | 釋自肩 | 1601-1652 | 蘇州 | 刻《續高僧傳》 |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 36，〈道開法師塔銘〉，頁 16 上。 |
| 20. | 釋通問 | 1604-1655 | 吳江 | 通問躡居理安寺，事始於夏，成於冬春，從頭點定，列惟一十五卷，計有四百一十二頁，工刀較 | 明·釋圓修，《天隱和尚語錄》，書後，〈後序〉，頁 603。 |

| | | | | | |
|-----|-----|----------------------------|----|---|--|
| | | | | 精，字畫不爽，不敢更動 先師語錄半字 | |
| 21. | 釋智旭 | 1599-1655 | 吳縣 | 予續刻此《直指》板留于 佛日 | 明·釋蕩益，《蕩益大師 全集》，卷 6 之四，〈重 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序〉，頁 9 下。 |
| 22. | 釋通容 | 1593-1661 | 福清 | 刻《虎丘隆祖錄》、《白雲 端祖錄》、《三教平心論》 | 明·釋通容，《費隱禪師 語錄》，福嚴費隱容禪師 紀年錄卷上，〈費隱容禪 師紀年錄〉，頁 18 下。 |
| 23. | 釋如惺 | 生卒年不 詳 | 不詳 | 議修昭代金湯，以備通 考，因念先志所存，遂謀 梓原編為四方蒐遺稿矢 | 明·釋心泰，《佛法金湯 編》，書後，〈重刻佛法 金湯編後序〉，頁 758。 |
| 24. | 釋通瑞 | 生卒年不 詳 | 不詳 | 一聞大師拈義，無不傾 服，遂發心募梓全集 | 明·釋智旭，《周易禪 解》，書前，〈較刻易禪 紀事〉，頁 395。 |
| 25. | 張子華 | 元末明初 | 不詳 | 板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 刻焉，逾年而功完 | 明·徐一夔，《始豐稿》， 卷 12，〈重刊中峯和尚廣 錄序〉，頁 16 上-下。 |
| 26. | 陳普忠 | 生卒年不 詳 | 不詳 | 慨然樂施綉梓流傳 | 高麗·釋知訥，《誠初心 學人文》，書後，〈後 跋〉，頁 401。 |
| 27. | 晁璫 | 1511-1575 ；一作？ -1560 | 開州 | 嘉靖乙巳，迴裔孫翰林院 檢討璫始從內閣錄出，鋟 版以行 |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卷 145，〈法藏 碎金錄〉，頁 9 上。 |
| 28. | 湯賓尹 | 1568-？ | 宣城 | 宛陵居士湯賓尹，施貲刻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 四卷 | 宋·施護譯，《佛說光明 童子因緣經》，書後，〈宛 陵居士湯賓尹施貲 |

| | | | | | |
|-----|-----|-----------|----|------------------------------------|---|
| | | | | | 刻》，頁 20 上。 |
| 29. | 徐琰 | 生卒年不詳 | 華亭 | 華亭徐琰施銀壹捨兩，薦妻白氏共刻《肇論新疏》 | 元·釋文才，《肇論新疏》，書後，〈華亭徐琰施銀壹捨兩〉，頁 604。 |
| 30. | 包檉芳 | 1534-1596 | 嘉興 | 貴州提學副使嘉興包檉芳，施貲刻此《大乘起信論疏科文》一卷 | 唐·釋法藏，《大乘起信論疏》，書後，〈貴州提學副使嘉興包檉芳〉，頁 451。 |
| 31. | 陸光祖 | 1521-1597 | 平湖 | 同懷之士集師所作，為彙編，以刻以焉 | 明·釋方澤，《冬谿外集》，書前，〈刻東谿禪師集序〉，頁 2。 |
| 32. | 楊俊民 | 1531-1599 | 蒲州 | 戶部尚書蒲州楊俊民，施貲刻此《大智度論》第二卷 | 晉·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 後，〈戶部尚書蒲州楊俊民〉，頁 31 下。 |
| 33. | 傅光宅 | 1547-1604 | 聊城 |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捐施奉貲刻此《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第一卷 | 唐·李玄通，《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 1 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聊城傅光宅〉，頁 12。 |
| 34. | 唐文獻 | 1549-1605 | 華亭 | 翰林院修撰華亭唐文獻，施貲刻此《大乘起信論疏》第一卷 | 唐·釋法藏，《大乘起信論疏》，第 1 卷卷後，〈翰林院修撰華亭唐文獻〉，頁 456。 |
| 35. | 馮夢禎 | 1548-1605 | 秀水 | 與妻各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 |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卷 3，〈己丑〉，頁 38。 |
| 36. | 袁黃 | 1533-1606 | 嘉善 | 寶坻知縣嘉善袁黃，施貲刻此《佛說觀無量壽佛 | 南北朝·釋曇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 |

| | | | | | |
|-----|-----|-----------|----|---|--|
| | | | | 經》一卷 | 經》，書後，〈寶坻知縣嘉善袁黃施貲刻〉，頁 21 下。 |
| 37. | 顧正心 | ?-1608 | 華亭 | 雲間居士顧正心，施貲刻此《法界次第初門》卷下之上 | 隋·釋智顛，《法界次第初門》，卷下之上後，〈雲間居士顧正心〉，頁 28。 |
| 38. | 甘士价 | 1545-1608 | 信豐 | 浙江巡撫甘士价，捐貲奉刻《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卷第五 | 宋·釋法護譯，《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卷後，〈浙江巡撫甘士价〉，頁 18 下。 |
| 39. | 瞿汝稷 | 1548-1610 | 常熟 | 左府經歷常熟瞿汝稷施貲刻此《華嚴經決疑論》卷第一之上 | 唐·李通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書後，〈左府經歷常熟瞿汝稷施貲刻〉，頁 650。 |
| 40. | 黃輝 | 1555-1612 | 南充 | 慎軒黃君，秉護法心，不忘付囑，運慈悲念刻此流通 | 明·釋圓澄註，《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書前，〈序一〉，不著頁數。 |
| 41. | 吳繼勛 | 生卒年不詳 | 徽州 | 徽州居士吳繼勛，慕教門之廣大，愍末法之衰頹，施貲刻此《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二 | 唐·釋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後，〈徽州居士吳繼勛〉，頁 372。 |
| 42. | 沈瓚 | 1558-1612 | 吳江 | 吳江居士沈瓚施貲刻此《金光明經》第一卷 | 隋·釋寶貴入，《合部金光明經》，卷 1 後，〈吳江居士沈瓚施貲刻〉，頁 25 下。 |
| 43. | 王肯堂 | 1552-1613 | 金壇 | 書成，力疾校讐，刻行於世 | 清·知歸子，《居士傳》，卷 44，〈金壇王宇泰〉， |

| | | | | | |
|-----|-----|-----------|----|---------------------------------------|--|
| | | | | | 頁 391。 |
| 44. | 吳正志 | 1562-1617 | 吳江 | 光祿寺寺丞宜興吳正志，捐貲刻《善注意天子所問經》卷下 | 南北朝·釋毗目智仙譯，《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卷下後，〈光祿寺寺丞宜興吳正志捐貲刻〉，頁 23 下。 |
| 45. | 于玉德 | 1563-? | 金壇 | 金壇于玉德，施貲刻此《華嚴經決疑論》卷第四之下 | 唐·李通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書後，〈金壇于玉德施貲刻〉，頁 679。 |
| 46. | 于玉立 | 1561-1620 | 金壇 | 刑部員外金壇于玉立施貲刻此《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 | 東晉·佚名譯，《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卷上後，〈刑部員外金壇于玉立〉，頁 25 上。 |
| 47. | 安希范 | 1564-1621 | 無錫 | 無錫縣佛弟子安希范，施貲刻此《妙法蓮華經》第二卷 | 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 後，〈無錫縣佛弟子安希范〉，頁 34。 |
| 48. | 吳達可 | 1541-1621 | 宜興 | 巡按山西督理河東〇〇監察御史宜興吳達可，施貲助刻《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 | 唐·李通玄，《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書後，〈巡按山西督理河東〉，頁 686。 |
| 49. | 顧正誼 | 生卒年不詳 | 松江 | 武英殿中書舍人華亭顧正誼，施刻《起信論疏筆削記》 | 宋·釋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卷 1 後，〈武英殿中書舍人華亭顧正誼施刻〉，頁 475。 |
| 50. | 張守約 | 生卒年不詳 | 樵李 | 樵李居士張守約，施貲刻 | 唐·釋玄奘譯，《後出阿 |

| | | | | | |
|-----|-----|-----------|-----|--|---|
| | | 詳 | | 此《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 彌陀佛偈經》，書後，〈樵李居士張守約施貲刻〉，頁 20 上。 |
| 51. | 顧紹芳 | 生卒年不詳 | 太倉州 | 左春坊左贊善兼編修崑山顧紹芳，施貲刻此《虎丘隆和尚語錄》一卷 | 宋·釋紹隆，《虎丘隆和尚語錄》，書後，〈左春坊左贊善兼編修崑山顧紹芳〉，頁 508。 |
| 52. | 賀學仁 | ?-1622 | 丹陽 | 丹陽賀學仁，施貲刻此《禪林寶訓》第四卷 | 《禪林寶訓》，卷 4 後，〈丹陽賀學仁施貲刻〉，558。 |
| 53. | 賀學易 | ?-1623 | 丹陽 | 丹陽賀學易，施貲刻此《禪林寶訓》第二卷 | 宋·釋妙喜，《禪林寶訓》，卷 2 後，〈丹陽賀學易施貲刻〉，頁 547。 |
| 54. | 顧大章 | 1567-1625 | 常熟 | 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貲共刻此《護法錄》第三卷 | 明·宋濂，《護法錄》，卷 3 後，〈常熟居士錢謙益〉，頁 639。 |
| 55. | 凌弘憲 | 生卒年不詳 | 吳興 | 余維是手加披閱，廣譯窮搜，採天如之會解，摘真光之正脈。……庀工鳩材，歷春夏而告成 | 明·凌弘憲集，《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書前，〈鈔楞嚴緣起〉，頁 1。 |
| 56. | 程夢暘 | 生卒年不詳 | 新安 | 凡若干卷，勒成一部，題曰《圓覺直解》 | 明·釋德清，《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直解》，卷下，〈刻圓覺經解後跋〉，頁 509。 |
| 57. | 宋奎光 | 生卒年不詳 | 常熟 | 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護法論》第十卷 | 明·宋濂，《護法錄》，卷 10 後，〈常熟縣居士宋奎光捐貲施刻〉，頁 |

| | | | | | |
|-----|-----|-----------|----|---|--|
| | | | | | 688。 |
| 58. | 葉祺胤 | 生卒年不詳 | 嘉興 | 乙丑春……余刻《華嚴疏鈔》功尚未竣 | 明·釋無相，《法華大意》，書後，〈重刻太虛禪師法華大意跋〉，頁443。 |
| 59. | 周光夏 | 生卒年不詳 | 杞縣 | 河南杞縣居士周光夏捐貲助刻《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 南北朝·求那跋摩譯，《四分比丘尼羯磨法》，書後，〈河南杞縣居士周光夏〉，頁25下。 |
| 60. | 王元瑞 | 生卒年不詳 | 松江 | 華亭居士王元瑞施刻此卷……崇禎壬申孟夏 |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卷1後，〈華亭居士王元瑞〉，頁168。 |
| 61. | 嚴澂 | 1547-1625 | 常熟 | 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熟嚴澂，施資刻此《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第一之上 | 隋·釋智顛，《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書後，〈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熟嚴澂〉，頁791。 |
| 62. | 莊廣還 | 生卒年不詳 | 桐鄉 | 余三刻《資糧》……初刻者始有而合，再刻者少有而完，終刻者富有而美。然則是三刻也 | 明·莊廣還輯，《淨土資糧全集》，書後，〈淨土資糧全集後序〉，頁55上。 |
| 63. | 吳用先 | 生卒年不詳 | 桐城 |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桐城吳用先捐貲刻此《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卷中 | 晉·鳩摩羅什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卷中後，〈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桐城吳用先〉，頁20下。 |
| 64. | 黃汝亨 | 1558-1626 | 仁和 | 書傳刻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于棲賢山中，尋授吳門毗耶室梓行 | 佚名，《東林十八高賢傳》，書前，〈東林十八高賢序〉，書前，〈序〉，不著頁數。 |

| | | | | | |
|-----|-----|------------|----|---|--|
| 65. | 真憲時 | ? -1628 | 松溪 | 欽差兩浙恤刑刑部陝西司郎中真憲時，捐貲刻《檀持羅麻油述經》 | 唐·釋智通譯，《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書後，〈陝西司郎中真憲時〉，頁 27 上。 |
| 66. | 姚居士 | 生卒年不詳，約萬曆間 | 不詳 | 倡眾鳩工，重刻《楞伽》、《楞嚴》諸經，而于茲編，念舊刻之漫漶，特捐貲劖劂，親自校訂 |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 2，〈重刻大藏一覽序〉，頁 7 上-下。 |
| 67. | 王象乾 | 1546-1630 | 新城 | 四川巡撫都御史濟寧王象乾，施資刻此《宗鏡錄》第一卷 | 宋·釋延壽，《宗鏡錄》，卷 1 後，〈四川巡撫都御史濟寧王象乾〉，頁 25 下。 |
| 68. | 陸懋功 | 生卒年不詳 | 平湖 | 當湖居士陸懋功助刻《聖莊嚴陀羅尼》 | 宋·施護譯，《佛說勝旛瓔珞陀羅尼經》，書後，〈當湖居士陸懋功助刻〉，頁 23 下。 |
| 69. | 朱時恩 | 1564-? | 嘉興 | 刻《燈錄》既竣……然心空氏弘願深慈，增進無已，且其一生精力，注之《佛祖綱目》一書 |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書前，〈佛祖綱目序〉，頁 163。 |
| 70. | 萬應鵬 | 生卒年不詳 | 姑蘇 | 姑蘇信士萬應鵬捐資重刻《萬峰禪師語錄》一冊 | 明·釋普壽集，《萬峰和尚語錄》，序文後，〈姑蘇信士萬應鵬捐資重刻〉，頁 485。 |
| 71. | 嚴調御 | 1578-1637 | 餘杭 | 禹航居士嚴調御等 | 高麗·釋知訥，《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書後，〈禹航居士嚴調御〉，頁 394。 |

| | | | | | |
|-----|-----|-----------|-----|------------------------------------|---|
| 72. | 沈演 | ? -1638 | 烏程 | 福建興泉道參政烏程沈演，施貲刻《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 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卷下，〈福建興泉道參政烏程沈演〉，頁 15 下。 |
| 73. | 竇子偁 | 生卒年不詳 | 合肥 |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使竇子偁，施貲刻《說無垢稱經》第一卷 | 唐·釋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後，〈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使竇子偁〉，頁 16 上。 |
| 74. | 曹頤靜 | 生卒年不詳 | 城南 | 居士曹頤靜、頤學……共施刻此《金光明經》 | 晉·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後，〈休寧居士曹頤靜〉，頁 27 下。 |
| 75. | 聞起祥 | 生卒年不詳 | 錢塘 | 力請流通，師復許可，今先刻《儀註備簡》一種，餘當從檀波次第乞成焉 | 明·釋大惠，《儀註備簡》，書前，〈儀註備簡序〉，頁 7 下-8 上。 |
| 76. | 陳繼儒 | 1558-1639 | 華亭 | 陳繼儒……捐貲五錢 | 明·朱時恩，《居士分燈錄》，書後，〈居士分燈錄勸緣引〉，頁 1。 |
| 77. | 夏通燈 | 生卒年不詳 | 海鹽 | 海鹽金粟弟子夏通燈，誓心持此一品，復又捐貲刻板印施……板藏嘉興楞嚴寺 | 晉·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受戒品》，書後，〈崇禎五年四月八日海鹽金粟弟子夏通燈〉，頁 492。 |
| 78. | 熊文燦 | 1575-1640 | 永寧衛 | 兩廣都察院熊文燦，捐奉貲刻《阿毗達磨發智論》第十二卷 | 唐·釋玄奘譯，《阿毗達磨發智論》，卷後，〈兩廣都察院熊文燦捐奉貲刻〉，頁 16 下。 |
| 79. | 孫洪基 | 生卒年不詳 | 秀水 | 古秀州通勝孫洪基資刻《密菴傑禪師語錄》 | 明·釋圓悟編，《密菴傑禪師語錄》，卷下後，〈古 |

| | | | | | |
|-----|-----|-----------|----|------------------------------------|--|
| | | | | | 秀州通勝孫洪基)，頁 568。 |
| 80. | 朱大啟 | 1576-1642 | 秀水 | 嘉興府秀水縣信官朱大啟捐貲刻此《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卷下 | 唐·不空譯，《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書後，〈嘉興府秀水縣信官朱大啟捐貲刻〉，頁 17 上。 |
| 81. | 張瑋 | 1587-1643 | 武進 | 武進信官張瑋捐俸刻《佛說恒水經》全卷 | 晉·法炬譯，《佛說恒水經》，書後，〈武進信官張瑋〉，頁 14 下。 |
| 82. | 黃端伯 | ? -1645 | 新城 |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 | 明·釋元賢，《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後，〈豫章信官黃端伯〉，頁 676。 |
| 83. | 劉錫玄 | 生卒年不詳 | 蘇州 | 信官劉錫玄……捐貲共刻 | 明·釋廣伸，《成唯識論訂正》，卷 5，〈信官劉錫玄〉，頁 89 上。 |
| 84. | 曹學佺 | 1575-1646 | 福州 | 能始居士曹學佺助刻《會元》第一卷 |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書前，〈能始居士曹學佺助刻五燈會元第一卷〉，頁 10 下。 |
| 85. | 甘一驥 | 生卒年不詳 | 南昌 | 山東參政官鹽運司事南昌甘一驥，施貲刻此《佛說阿彌陀經疏》一卷 | 新羅·元曉述，《佛說阿彌陀經疏》，書後，〈山東參政官鹽運司事南昌甘一驥〉，頁 659。 |
| 86. | 吳懷真 | 生卒年不詳 | 商山 | 那伽菴奉佛弟子吳懷真同弟懷上，捐貲喜刻《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 | 唐·釋菩提流志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書後，〈那伽菴 |

| | | | | | |
|-----|-----|-----------|----|--------------------------|---|
| | | | | 界經》二卷 | 奉佛弟子吳懷真〉，頁 15 上。 |
| 87. | 包世杰 | 生卒年不詳 | 嘉興 | 嘉興居士包世杰，施貲刻此《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 | 晉·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成佛經》，書後，〈嘉興居士包世杰〉，頁 21 下。 |
| 88. | 吳瑞徵 | 1580-? | 江吳 | 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貲刻此《諸方門人參問語錄》下卷 | 唐·釋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錄》，書後，〈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貲〉，頁 372。 |
| 89. | 周祇 | 生卒年不詳 | 吳江 | 吳江居士周祇，施刻此卷 | 唐·菩提流志譯，《大乘伽耶山頂經》，書後，〈吳江居士周祇施刻〉，頁 12 上。 |
| 90. | 錢大復 | 生卒年不詳 | 華亭 | 華亭居士錢大復，施貲刻此《翻譯名義集》第一卷 | 宋·釋祖詠，《翻譯名義集》，卷 1 後，〈華亭居士錢大復〉，頁 712。 |
| 91. | 蕭士瑋 | 1585-1651 | 泰和 | 泰和信官蕭士瑋捐俸刻《佛說佛大僧大經》全卷 | 南北朝·釋沮渠京聲，《佛說佛大僧大經》，書後，〈泰和信官蕭士瑋捐俸刻〉，頁 22 上。 |
| 92. | 熊汝學 | 生卒年不詳 | 豫章 | 因謀諸劄劄，以行於世 | 明·釋廣真，《聚雲吹萬真禪師語錄》，書前，〈序〉，頁 473。 |
| 93. | 洪瞻祖 | 生卒年不詳 | 錢塘 | 信官洪瞻祖捐貲刻 | 明·釋廣伸，《成唯識論訂正》，卷 8，〈信官洪瞻祖捐貲刻〉，頁 110 上。 |
| 94. | 錢士升 | 1575-1652 | 嘉善 | 浙江嘉興府嘉善縣夢華 | 元·釋普度，《廬山蓮宗 |

| | | | | | |
|------|-----|---------|----|---------------------------------|---|
| | | | | 居士錢士升，發心捐貲刻此《蓮宗寶鑑》卷一 | 寶鑑》，卷1後，〈嘉善錢士升〉，頁415。 |
| 95. | 賀王盛 | ? -1654 | 丹陽 | 丹陽居士賀王盛施貲刻《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上卷 | 佚名譯，《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上後，〈丹陽居士賀王盛施貲刻〉，頁19上。 |
| 96. | 錢梅 | 生卒年不詳 | 嘉善 | 嘉善衍村居士錢梅捐貲刻《阿毘達磨俱舍論》第一卷 | 唐·釋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後，〈嘉善衍村居士錢梅捐貲刻〉，頁22下。 |
| 97. | 張汝懋 | 生卒年不詳 | 山陰 | 紹興山陰縣信官張汝懋……施貲刻《佛說出家緣經》 | 南北朝·釋慧簡譯，《佛說貧窮老公經》，書後，〈紹興府山陰縣信官張汝懋〉，頁24下。 |
| 98. | 曹禎驥 | 生卒年不詳 | 秀水 | 大明國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北都北麗坊居住弟子曹禎驥發心敬寫 | 明·釋傳燈，《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書後，〈大明國浙江嘉興府秀水縣〉，頁424。 |
| 99. | 曹谷 | 生卒年不詳 | 秀水 | 嘉興府秀水縣釋明句較，居士如智曹谷施刻，崇禎戊寅年仲冬十月吉旦 | 宋·釋遵式，《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書後，〈嘉興府秀水縣〉，頁353。 |
| 100. | 羌世隆 | 生卒年不詳 | 嘉定 | 羌世隆欲流通大法，予指令刻此，廣布種無上福慧勝因 | 唐·釋宗密，《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書前，〈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重刊序〉，頁555。 |

| | | | | | |
|------|-----|------------|----|--------------------------|--|
| 101. | 毛晉 | 1599-1659 | 常熟 | 常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佛說頽多耆經》全卷 | 佚名譯，《佛說頽多和耆經》，書後，〈常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頁 28 下。 |
| 102. | 錢謙益 | 1582-1664 | 常熟 | 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貲共刻此《護法錄》第三卷 | 明·宋濂，《護法錄》，卷 3，〈常熟居士錢謙益〉，頁 639。 |
| 103. | 葉紹顯 | ? -1674 | 永寧 | 廣東巡按吳江縣居士葉紹顯，刻此《分別功德論》 | 失譯者，《分別功德論》，書後，〈廣東巡按吳江縣居士葉紹顯刻〉，頁 28 上。 |
| 104. | 毛褒 | 1638-1713 | 常熟 | 常熟信士毛褒捐貲刻《攝大乘論本》 | 唐·釋玄奘譯，《攝大乘論本》，書後，〈常熟信士毛褒捐貲刻〉，頁 24 上。 |
| 105. | 毛辰 | 1640-? | 常熟 | 常熟信士毛辰捐資刻《禪法要解經》 | 晉·鳩摩羅什譯，《禪法要解經》，書後，〈常熟信士毛辰捐資刻〉，頁 20 上。 |
| 106. | 毛表 | 生卒年不詳 | 常熟 | 常熟信士毛表捐貲刻《取因假設論》 | 唐·釋義淨譯，《取因假設論》，書後，〈常熟信士毛表捐貲刻〉，頁 11 上。 |
| 107. | 孫幼安 | 生卒年不詳，約萬曆間 | 不詳 | 孫幼安得其本，為校正刊行 |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稗乘〉，卷 126，頁 11 下。 |
| 108. | 夏元彬 | 生卒年不詳 | 德清 | 《雲外》一書，孝廉仲弢夏公捐刻 | 明·釋大香，《雲外錄》，書後，〈跋〉，頁 13 上。 |

| | | | | | |
|------|-----|-------|----|--|------------------------------------|
| 109. | 韓朝集 | 生卒年不詳 | 不詳 | 韓朝集居士，先刻《寶王論》板置于雲棲 | 明·釋妙叶集，書前，〈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頁 109。 |
| 110. | 王起隆 | 生卒年不詳 | 秀水 | 余搜平時禱記，凡是經符應彙之一處強半余地事，及余傳聞於里中故老事，彙成，再四讀之……因名曰《皇明金剛新異錄》 | 《金剛新異錄》，書前，〈皇明金剛新異錄序〉，頁 95。 |
| 111. | 夏日葵 | 生卒年不詳 | 句容 | 句容令夏君，梓六度經以益親算 | 三國·康僧會譯，《六度集經》，書前，〈陳文燭序〉，頁 1 上。 |
| 112. | 張坦翁 | 生卒年不詳 | 不詳 | 此解早已壽梓于吳門鎮海古剎，茲重梓藏冊，流通于楞嚴經坊 | 明·張坦翁解，《金剛經如是解》，書前，〈金剛經如是解序〉，頁 59。 |

說明：

- 一：本表是為方便第五章「私人出版與助刻」之參照互見而製。
- 二：本表依出版捐費者之卒年，依序由遠至近排列。
- 三：若出版捐費者卒年不詳，則依生年由遠至近排列。
- 四：若生卒年皆無，則依其人活動之年代，或其出版、助刻書冊中序文、跋語撰寫記年等，由遠至近排列。

參考書目

一、 佛教經籍

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2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37 年烏程沈氏刊本。

三國·康僧會譯，《六度集經》，8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清康熙 12 年嘉興楞嚴寺刊本。

晉·鳩摩羅什譯，《禪法要解經》，2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6 年常熟毛辰刊本。

晉·法炬譯，《佛說恒水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5 年武進張瑋刊本。

晉·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100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19 年至 20 年戶部尚書楊俊民等刊本。

晉·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成佛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25 年嘉興包世杰刊本。

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7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28 年無錫安希范刊本。

晉·鳩摩羅什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3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7 年桐城吳用先刊本。

晉·曇無讖譯，《金光明經》，4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6 年休寧曹頤靜等刊本。

晉·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受戒品》，1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東晉·失譯者，《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2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19 年金壇于玉立刊本。

南北朝·釋曇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19 年嘉善袁黃刊本。

- 南北朝·求那跋摩譯，《四分比丘尼羯磨法》，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4 年杞縣周光夏刊本。
- 南北朝·釋沮渠京聲譯，《佛說佛大僧大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5 年泰和蕭士瑋刊本。
- 南北朝·釋慧簡，《佛說貧窮老公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0 年紹興張汝懋刊本。
- 南北朝·釋毗目智仙譯，《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4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7 年宜興吳正志刊本。
-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10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杭州昭慶寺慧空印造梵夾本。
- 梁·諸大法師輯，《慈悲道場懺法》，存 8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杭州瑪瑙寺刊梵夾本。
- 隋·釋智顛，《法界次第初門》，3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隋·釋智顛，《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10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隋·釋寶貴入，《合部金光明經》，8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9 年吳江沈瓚刊本。
- 唐·不空譯，《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3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7 年嘉興朱大啟刊本。
- 唐·李玄通，《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120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李通玄，《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4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李通玄，《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1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菩提流志譯，《大乘伽耶山頂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27 年吳江周祗刊本。
- 唐·釋玄奘譯，《阿毗達磨發智論》，20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

- 冊藏經》，明崇禎 9 年至 10 年兩廣督察院熊文燦刊本。
- 唐·釋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30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0 年至 11 年嘉善錢梅刊本。
- 唐·釋玄奘譯，《後出阿彌陀佛偈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19 年樵李張守約刊本。
- 唐·釋玄奘譯，《說無垢稱經》，6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9 年浙江按察使竇子偁刊本。
- 唐·釋玄奘譯，《攝大乘論本》，3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6 年常熟毛褒刊本。
- 唐·釋宗密，《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6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
- 唐·釋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2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釋法藏，《大乘起信論疏》，4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釋智通譯，《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40 年兩浙欽差真憲時刊本。
- 唐·釋菩提流志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2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 36 年那迦菴吳懷真刊本。
- 唐·釋義淨譯，《取因假設論》，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 16 年常熟毛表刊本。
- 唐·釋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諸方門人參問語錄》，2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臺 1 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存 79 卷、附行願品 1 卷，《嘉興楞嚴寺方冊續藏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間刊本。
- 宋·施護譯，《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4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四十年宛陵湯賓尹刊本。
- 宋·施護譯，《佛說勝旛瓔珞陀羅尼經》，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十年當湖陸懋功刊本。

- 宋·張商英，《續清涼傳》，2卷，《大正新修大藏經》51，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 宋·釋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2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妙喜，《禪林寶訓》，4卷，《明版嘉興大藏經》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宗杲，《正法眼藏》，3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
- 宋·釋延壽，《宗鏡錄》，10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30年至31年濟寧王象乾等刊本。
-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通集》，4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法護譯，《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2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萬曆36年浙江巡撫甘士价刊本。
- 宋·釋知禮排定、明·釋真覺重排，《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科》，1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22，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宋·釋祖詠，《翻譯名義集》，2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紹隆，《虎丘隆和尚語錄》，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惠洪，《妙法蓮華經合論》，7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2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7年曹學佺等刊本。
- 宋·釋遇榮，《佛說盂蘭盆經疏孝衡鈔》，2卷，科式1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43年沙門明元刊本。
- 宋·釋德洪，《大佛頂首楞嚴經合論》，1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8，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新羅·釋元曉述，《佛說阿彌陀經疏》，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高麗·釋知訥，《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高麗·釋知訥，《誠初心學人文》，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元·釋文才，《肇論新疏》，3卷，《明版嘉興大藏經》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元·釋普度，《廬山蓮宗寶鑑》，1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元·釋原妙，《高峰大師語錄》，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
- 明·王起隆，《心經大意》，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王起隆，《金剛新異錄》，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王起隆，《金剛經大意》，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4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朱時恩，《居士分燈錄》，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宋濂，《護法錄》，1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凌弘憲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元年吳興凌弘憲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 明·張坦翁，《金剛經如是解》，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莊廣還輯，《淨土資糧全集》，6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28年樵李桐邑莊氏集費刊本。
- 明·鮑宗肇，《天樂鳴空集》，3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

- 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瞿汝稷，《水月齋指月錄》，32卷，臺北：遠東書報社，1959年4月初版，據半畝園藏書影印。
- 明·釋大惠，《儀註備簡》，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9年聞啟詳刊本。
- 明·釋元賢，《壽昌無明和尚語錄》，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幻輪，《釋鑑稽古略續集》，3卷，《大正新修大藏經》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修訂版1版。
- 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編》，16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4卷，《明版嘉興大藏經》3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玄修，《禪門諸家評唱》，16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13年少林寺刊本。
- 明·釋如禿續編，《緇門警訓》，續集1卷、直音1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10年刊本。
- 明·釋妙叶集，《寶王三昧念佛直指》，2卷，《大正新修大藏經》47，臺北：宏願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 明·釋妙叶集，《寶王三昧念佛直指》，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戒顯，《現果隨錄》，14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8，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明·釋宗謐等，《南石和尚語錄》，4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26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7，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明·釋真可，《紫柏老人集》，15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2，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29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3，臺北：白馬精舍

- 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明·釋真鑑，《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疏》，1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7，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
- 明·釋梵琦，《楚石禪師語錄》，2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株宏，《雲棲法彙》，25卷，《明版嘉興大藏經》3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株宏，《蓮池大師全集》，不著卷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 明·釋普壽輯，《萬峰和尚語錄》，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4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1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智旭，《楞嚴經玄義》，2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13，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明·釋無相，《法華大意》，3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傳燈，《禮吳中石佛起止儀式》，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圓悟，《密雲禪師語錄》，1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圓悟編，《密菴傑禪師語錄》，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4，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圓澄註，《思益梵天所問經簡註》，4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33年刊本。
- 明·釋圓澗，《教乘法數》，12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宣德6年刊隆慶2年京都衍法寺釋本讚修補本。
- 明·釋道開，《密藏開禪師遺稿》，2卷，《禪宗全書》55語錄部，臺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12月初版，據清初嘉興藏本影印。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1卷，《大藏經補編》14，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年10月初版，據民國7年北京刻經處影印。
- 明·釋廣伸，《成唯識論訂正》，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至五年古杭雲棲寺刊本。
- 明·釋廣真，《吹萬禪師語錄》，20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9，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德清，《八十八祖道影傳贊》，4卷，《明版嘉興大藏經》31，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德清，《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直解》，2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10，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明·釋德清，《夢遊集》，55卷，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6月初版，據清光緒5年江北刻經處影印。
- 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41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2，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55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3，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
- 明·釋滿益，《滿益大師全集》，不著卷數，臺北：佛教出版社，1975年8月台初版。
- 明·釋圓修，《天隱和尚語錄》，15卷，《明版嘉興大藏經》2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臺1版，據《徑山藏》版影印。
- 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9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8，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9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2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影印。
- 清·彭紹升，《居士傳校注》，56卷，《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第1版。
- 清·釋性統，《續燈正統》，42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4，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 清·釋達珍輯《正源略集》，16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5，臺北：白馬精舍印

經會，1988年初版。

清·徐昌治輯，《高僧摘要》，4卷，《大藏新纂卍續藏經》87，臺北：白馬精舍印經會，1988年初版

佚譯者，《分別功德論》，3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12年吳江葉紹顥刊本。

佚譯者，《佛說頻多和多耆經》，1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明崇禎15年常熟毛鳳苞刊本。

佚譯者，《佛說大愛道比丘尼經》，2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10年丹陽賀王盛刊本。

佚名，《東林十八高賢傳》，1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吳門昆耶室刊本。

佚名，《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智者叢書》戊001，臺中：養正堂出版社，2011年11月初版。

二、古籍史料

(一) 一般古籍

漢·劉向、清·姚振宗輯，《七略別錄佚文》，1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校注》，5卷，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4月版。

五代·釋齊己，《白蓮集》，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海虞毛氏汲古閣刊本。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15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成化6年至七年金臺大隆福寺集賢刊本。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15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17年晉安芝山開元寺刊本。

明·毛晉，《增補津逮秘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據日人吉川幸次郎藏明汲古閣刊本複印並增補資料。

明·王愛，《衍法寺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58，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明·朱謀壘，《畫史會要》，5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16，臺北：臺灣商務印



- 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明·朱謀堃，《續畫史會要》，1卷，《明代傳記叢刊》72，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24卷，《明代傳記叢刊》146-146，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明·何鏜，《古今遊名山記》，17卷、總錄3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44年廬陵吳炳刻本影印。
- 明·吳亮，《萬曆疏鈔》，50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468-4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37年刻本影印。
-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叢書集成初編》2122-2133，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
-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8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12年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影印。
- 明·李東陽等，《大明會典》，228卷，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年9月影印本，據中央圖書館藏萬曆15年司禮監刊本影印。
- 明·汪珂玉，《古今齟略》，9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4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明·沈榜，《宛署雜記》，20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2月第1版。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34卷，《元明史料筆記叢刊》5，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第1版。
- 明·周永年，《吳都法乘》，30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年6月台1版。
- 明·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12卷，《明代傳記叢刊》6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明·祁伯裕，《南京都察院志》，4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明天啟3年序刊本，據日本內閣文庫影印。
- 明·祁彪佳，《宜焚全稿》，18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492，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抄本影印。
-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100卷，《四庫全書珍本》14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不著出版年影印本，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48卷，上海：上海書店，1958年2月初版。
-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14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明·徐一夔，《始豐稿》，14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明·高宇秦，《雪交亭正氣錄》，12卷，《明代傳記叢刊》68，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 明·張弘道，《皇明三元考》，14卷，《明代傳記叢刊》19，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元月初版。
- 明·張居正，《張太嶽集》，47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影印。
- 明·張岱纂，《西湖夢尋》，5卷，《叢書集成續編》22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1版。
-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4卷，《石倉全集》8，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明刊本，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
- 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34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1-13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明崇禎6年刻本影印。
- 明·陳文等奉敕修，《明實錄》，3045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64-1966年，據北京圖書館紅格鈔本微卷影印。
-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36卷，《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據明萬曆48年曹憲來刻本影印。
- 明·陸光祖等，《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1卷，《書目類編》5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7月初版，據民國21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影印。
- 明·傅鳳翔，《皇明詔令》，21卷，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9月臺1版，據明嘉靖本影印。
-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16卷，《嘉興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明·黃瑜，《雙槐歲鈔》，10 卷，《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 明·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115 卷，《明代傳記叢刊》129-140，臺北：文明書局，1991 年 10 月初版，明天啓間刻本。
- 明·熊明遇，《文直行書》，30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順治 17 年熊氏家刊本。
- 明·福善、福徵，《憨山大師年譜疏》，2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6 月臺 1 版。
-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8 卷，《北平地方研究叢刊》2，臺北：進學書局，1969 年 11 月初版，據明崇禎 8 年版影印。
- 明·劉若愚，《酌中志》，24 卷，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 9 月初版。
- 明·談遷，《國榷》，104 卷、首 4 卷，《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7 月初版。
- 明·鄭元勳輯，《媚幽閣文娛二集》，初集 9 卷、二集 10 卷，《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7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蕭士瑋，《春浮園集》，2 卷，《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 108，據清光緒刻本影印。
- 明·蕭士瑋，《蕭齋日紀》，1 卷，《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0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刻本影印。
-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56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3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
- 明·釋大香，《雲外錄》，18 卷，《禪門逸書》8，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初版，據明崇禎間德清夏元彬刊清順治 16 年修補本影印。
- 明·釋方澤，《冬谿外集》，2 卷，續稿 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 5 年刊本。
- 明·釋來復，《蒲菴集》，存 6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洪武間刊本。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10 卷，《元明史料筆記》16，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4 月第 1 版。
- 明·龔立本，《煙艇永懷》，3 卷，《明代傳記叢刊》128，臺北：文明書局，1991 年 10 月出版。

- 明·張萱，《西園見聞錄》，73卷，《明代傳記叢刊》11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71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10年吳興叢書刻本影印。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40卷，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8月初版。
-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160卷，《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2刷。
- 清·王鴻緒等，《明史稿列傳》，185卷，《明代傳記叢刊》9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 清·石韞玉，《獨學廬四稿》，9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影印。
- 清·朱彝尊，《經義考》，30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24卷，《明代傳記叢刊》9，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 清·朱鶴齡，《愚菴小集》，15卷，《四庫全書珍本》3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不著出版年初版，據清文淵閣本影印。
- 清·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10卷，《明代傳記叢刊》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清·李放，《皇清書史》，33卷，《清代傳記叢刊》83，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清·沈季友，《樵李詩繫》，42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3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查繼佐，《國壽錄》，4卷，《明代傳記叢刊》107，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徐乾學等，《徐本明史列傳》，93卷，《明代傳記叢刊》94，臺北：文明書局，

1991年10月初版。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44卷，《明代傳記叢刊》53，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10月初版。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12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宣統3年刻本影印。

清·張廷玉，《明史列傳》，197卷，《明代傳記叢刊》101，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清·張廷玉等，《明史》，332卷，《中國學術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初版。

清·張岱，《石匱書》，208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318-3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清·張夏，《雒閩源流錄》，19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21年黃昌衢彝叙堂刻本影印。

清·清國史館，《清史列傳》，80卷，《清代傳記叢刊》104，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清·畢沅，《山左金石志》，24卷，《石刻史料新編》1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12月初版，景印嘉慶2年儀徵阮氏小琅嬛僊館刊本。

清·盛楓，《嘉禾徵獻錄》，50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5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清·陳田，《明詩記事》，34卷，《明代傳記叢刊》15，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清·陳鼎，《東林列傳》，24卷，《明代傳記叢刊》5，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清·陳璨，《西湖竹枝詞》，1卷，《武林掌故叢編》8，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5月初版。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6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9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光緒10年滂喜齋刻本影印。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1卷，《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2001年2月第1版2刷。
- 清·彭紹升，《居士傳校注》，56卷，《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第1版。
- 清·程嗣章，《明儒講學考》，1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29，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8月初版，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4年刻本影印。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32卷，《書目叢編》1，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7月初版，據適園叢書本影印。
- 清·溫睿臨，《南疆譯史勘本列傳》，24卷，《明代傳記叢刊》104，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出版。
- 清·蔣良騏，《東華錄》，32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3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81卷，《明代傳記叢刊》11，臺北：文明書局，1991年10月初版。
-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50卷，補1卷，校勘記1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影印。
-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110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9-13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 清·龍文彬，《明會要》，8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第3次印刷。
- 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4卷，《民國筆記小說大觀》2，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24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9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8卷，《清代傳記叢刊》20，臺北：文明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喻味庵，《新續高僧傳四集》，65卷，臺北：琉璃經房，1967年5月影印本，據民國12年北洋印刷局本影印。

(二)、方志

-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42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8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
- 明·方岳貢等，《松江府志》，58 卷，《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 明·宋奎光，《徑山志》，14 卷，《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31，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12 月初版，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天啟 4 年刊本景印。
- 明·李培，《秀水縣志》，10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年 8 月臺 1 版。
- 明·李翥，《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12 卷，《武林掌故叢編》1，臺北：京華書局，1967 年 5 月初版，據清光緒 7 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影印。
- 明·李賢等，《大明一統志》，90 卷，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初版，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本影印。
- 明·沈明臣纂，《萬曆·通州志》，8 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 20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8 月初版，據天一閣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明善等，《杭州府志》，100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3 月臺 1 版，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
- 明·俞汝為輯，《長水塔院紀》，2 卷，《中國佛寺志叢刊》127，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據明萬曆 27 年鈔本影印。
- 明·傅梅，《嵩山少林寺輯志》，22 卷，《中國佛寺史志彙刊》2-23，臺北：明文局 1980 年 10 月初版，據明萬曆末年刊本影印。
- 明·喻政修纂，《萬曆·福州府志》，76 卷，《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32，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 12 月第 1 版，據明萬曆 41 年刊本影印。
- 明·葉溥、張孟敬纂，40 卷，《正德·福州府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
-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53 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 6 月臺 1 版，據民國 25 年金山江天寺影印天啟 7 年南京僧錄司刊本。

-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嘉興縣志》，24卷，《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據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崇禎10年刻本影印。
- 明·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上》，30卷，《中華佛寺志叢書》6，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初版。
- 明·釋傳燈，《幽溪別志》，16卷，《中國佛寺志史誌彙刊》3，臺北：文明書局，1980年12月初版，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崇禎17年刊本影印。
- 清·吳樹虛，《大昭慶律寺志》，10卷，《中國佛寺志史誌彙刊》1-16，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10月初版，據清光緒8年錢塘丁氏重刊本景印。
- 清·方崇鼎纂，《休寧縣志》，24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62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3月臺1版，據清嘉慶20年刊本影印。
- 清·王伊，《三峰清涼寺志》，18卷，《中國佛寺志叢刊》4-40，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1月第1版。
- 清·王新命等，《江南通志》，76卷，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影印本，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23年刊本影印。
- 清·成瓘纂，《道光·濟南府志》，72卷，《中國地方志集成1-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據清道光20年刻本影印。
-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36卷，首1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11月臺1版，據清光緒18年刊本影印。
- 清·佚名輯，《雲棲紀事》，1卷，《武林掌故叢編》3，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5月初版，據清光緒中錢塘丁氏重刊本影印。
- 清·李維鈺等，《光緒·漳州府志》，57卷，《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9月影印本，據清光緒3年芝山書院刻本影印。
- 清·李衛等，《西湖志》，4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4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3月臺1版，據清雍正九年刊本影印。
- 清·周璣纂，《杞縣志》，24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8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5月臺1版，據清乾隆53年刊本影印。

- 清·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280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2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150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年 5 月臺 1 版，據清光緒 9 年刊本影印。
- 清·馮鼎高等，《華亭縣志》，16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46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3 月臺 1 版，據清乾隆 56 年刊本影印。
- 清·黃之雋，《乾隆·江南通志》，200 卷，《中國省志彙編》1，臺北：華文書局，1967 年 8 月初版，據清乾隆 2 年重修本影印。
- 清·黃彭年輯，《畿輔通志》，300 卷，《中國省志編彙》11，臺北：文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2 月初版，據清宣統 2 年刊本影印。
- 清·葉昌熾編纂，《寒山寺志》，3 卷，《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43，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 10 月出版，據民國 11 年吳縣潘氏刊本影印。
- 清·劉誥等修，《江蘇省重修丹陽縣志》，36 卷、首 1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40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3 月臺 1 版，據清光緒 11 年刊本影印。
- 清·潘拱辰，《松谿縣志》，10 卷、首 1 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南·23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 6 月臺 1 版，據民國 17 年重刊清康熙 39 年纂修本影印。
-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162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13-5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
- 清·魏嶮，《康熙·錢塘縣誌》，30 卷，Boston：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 57 年刊本。
- 清·釋悟明，《敕建報恩寺梵剎志》，6 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
- 清·釋際祥，《勅建淨慈寺志》，28 卷、首 2 卷、末 1 卷，《武林掌故叢編》7，臺北：京華書局，1967 年 5 月初版，據清光緒 14 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影印。
- 屈荆才，《維摩寺志》，3 卷，《中國佛寺志叢刊》31，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 8 月初版，據 1922 年排印本影印。
- 孫峻輯，《蓮居庵志》，10 卷，《中國佛寺志叢刊》70，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6年8月初版。

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10卷，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8月初版。

項士元，《雲棲志》，10卷，《中國佛寺志叢刊》75，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8月初版，民國23年鉛排線裝本。

濮一乘，《武進天寧寺志》，11卷、首1卷、附錄1卷，《中國佛寺史志彙刊》1-35，臺北：文明書局，1980年12月初版，據中華大典影印。

釋印光輯，《清涼山志》，8卷，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2月初版。

靈巖寺編，《靈巖小志》，4卷，蘇州：靈巖山寺，1946年10月初版。

二、 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6月初版。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不著月、版次。

佟洵，《佛教與北京寺廟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李致忠，《簡明中國古代書籍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杜信孚輯，《明代版刻綜錄》，8卷，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5月第1版。

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學書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2刷。



- 范佳玲，《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28，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3月初版。
- 張曼濤，《大藏研究彙編》下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初版。
- 曹培根編，《常熟藏書家藏書樓研究》，《虞山文化研究叢書》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 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交僧俗交涉的場域》，《史學叢書系列》79，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6月初版。
- 陳行先，《古籍善本》，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
- 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
-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6年10月初版。
- 陳冠至，《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8月初版。
-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臺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年6月臺1版。
- 陳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書家考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 彭慰、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覽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2007年2月初版。
- 焦樹安，《中國藏書史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 程曦，《明代儒佛融通思想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 葉德輝，《書林清話》，10卷、餘話2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福州開元寺志略編纂委員會，《福州開元寺志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 趙軼峰，《明代國家宗教管理制度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 鄧之誠，《骨董瑣記》，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7月初版。
- 蕭東發，《中國宗教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羅仲輝，《印刷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

- 羅偉國，《佛藏與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 釋星雲，《佛教》，《教用》8，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2刷。
- 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 杜繼文，《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5月第3次印刷。
- 日·野沢佳美，《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歴史學的基礎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0月。

(二) 期刊、會議論文

- 王志國，〈五代國子監刻書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新世紀圖書館》，2008年第3期，頁97-101。
- 王河，〈兩宋時期佛寺藏書考略〉，《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9期，頁56-60。
- 王雪鋒，〈明代紹興藏書業述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頁30-32。
- 白化文，〈對佛教寺院藏書編目的建議〉，《北京圖書館季刊》，1998年第3期，頁21-24。
- 向功晏，〈明代經廠本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頁41-45。
- 何俊偉，〈雲南古代佛教寺院藏書文化〉，《雲南圖書館》，2007年第1期，頁12-14。
- 何梅，〈明《永樂南藏》研究〉，收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頁52-73。
- 何穎，〈有關《永樂南藏》論證的考辨〉，《圖書館界》，2015年第4期，頁25-29。
- 吳秀珍，〈歷代藏書書寫載體和藏書文化探析〉，《圖書館》，2007年第4期，頁140-143。
- 吳哲夫，〈宋代圖書出版業—市場與版權〉，《圖書文獻》，2007年12月297期，頁103-104。
- 李如斌等，〈山西寺觀藏書史略〉，《晉圖學刊》，2000年第4期，頁59-32。
- 李亞梅、李雪玲，〈河南古代藏書史略(下)〉，《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2期，頁81-88。
- 李富華，〈《開寶藏》研究〉，《普門學報》，2003年1月第13期，頁181-206。
- 杜玉珠，〈明朝前期官府藏書管理探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4 年第 6 期，頁 98-101。
- 汪家熔，〈佛經出版——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圖書館建設》2002 年第 4 期，頁 93-94。
- 沈俊平，〈明代坊刻制舉用書出版的沉寂與復興的考察〉，《書目季刊》，2008 年第 4 期，頁 27-51。
- 辛德勇，〈述石印明萬曆刻本《觀世音感應靈課》〉，《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 年第 3 期，頁 106-111。
- 那世平，〈五代監本刻書事業述論〉，《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 95-96。
- 阮靜玲，〈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特展紀實〉，《國家圖書館館訊》2007 年第 2 期，頁 5-7。
- 周飛越，〈明代藏書事業繁榮的政治因素探究〉，《新世紀圖書館》，2011 年第 3 期，頁 101-103。
- 周書榮，〈談福建的印經與經書流通〉，《佛教圖書館館刊》，2009 年第 49 期，頁 40-47。
- 邵國秀，〈世事滄桑話《南藏》〉，《圖書與情報》，2003 年第 6 期，頁 79-84。
- 柳家英、徐建華，〈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山東圖書館季刊》，1998 年第 4 期，頁 44-46。
- 徐威，〈隆福寺街覓古寺〉，《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5 年第 2 期，頁 41-47。
- 徐磊，〈我國古代寺院藏書簡論〉，《文獻季刊》，2002 年第 4 期，頁 176-191。
- 翁連溪，〈明代司禮監刻書處——經廠〉，《紫禁城》，1992 年第 3 期，頁 22-21。
- 袁逸，〈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特徵及社會貢獻〉，《浙江學刊》，2000 年第 2 期，頁 142-145。
- 馬小方，〈略論佛教對唐代圖書事業的影響〉，《文化學刊》，2011 年第 6 期，頁 168-171。
- 馬明達、杜常順，〈明代宦官與佛教寺院〉，《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2004 年第 5 期，頁 108-116。
- 張孜穎，〈從《金剛經》探微唐代雕版印刷發展狀況〉，《金田》，2014 年第 10 期，頁 115。

- 張建東，〈文化視域下宋代寺觀藏書論略〉，《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3 年第 9 期，頁 18-21。
- 章宏偉，〈《嘉興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古代文明》，2011 年 10 月第 4 期，頁 45-58。
- 野澤佳美，〈明初的兩部南藏——再論從《洪武南藏》到《永樂南藏》〉，《藏外佛教文獻》，2008 年第 1 期，頁 443-459。
- 陳雪雲，〈明清官府書業述論〉，《中州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頁 6-8。
- 陳志文，〈簡評麻沙本發展史〉，《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51；54。
- 陳福季，〈中國歷代私人藏書家的歷史功過〉，《河北科技圖苑》，2001 年第 1 期，頁 31-33。
- 陳德弟，〈魏晉南北朝私家藏書述論〉，《圖書與情報》，2006 年第 1 期，頁 106-110。
-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8 年第 48 期，頁 163-192。
- 曾健敏、黃志豪，〈中國古代藏書文化考略〉，《貴陽學院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94-98。
- 滑紅彬、劉佳佳，〈廬山佛教藏書在文化史上的貢獻〉，《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頁 25-27。
- 樓向英，〈中國寺院藏書研究述評〉，《圖書館》，2014 年第 1 期，頁 53-55。
- 戴繼誠、赫麗莎，〈晚明佛教：短暫的輝煌與深遠的影響〉，《宗教學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57-61。
- 韓梅，〈《嘉興藏》：雕版印刷最有特點的大藏經〉，《文化學刊》，2012 年 1 月第 1 期，頁 152-155。
- 譚偉，〈中國居士佛教略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5 期，頁 61-67。
- 釋法幢，〈徑山刻藏考述〉，《中華佛學研究》，2012 年第 13 期，頁 53-90。顧力仁，〈歷史法及其在圖書館學研究上的應用〉，《書府》，1998 年第 18、19 期，頁 48-62。

（三）學位論文

王桂蘭，《葉昌熾著述及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1月。

朱寅伶，《《道藏》研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

李軒英，《毛晉編輯出版思想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13年5月。

薛靜，《明代藏書文化與書籍函套設計》，南京：南京藝術學院，設計藝術學碩士論文，2012年4月。

黃德賓，《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

張璉，《明代中央政府刻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姿吟，《明代書籍出版研究》，臺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5月。

彭漾，《明清以降江浙經坊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5月。

三、 參考工具書

任繼愈編，《宗教辭典·上冊》，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年元月初版。

四、 電子資源

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2>

臺北版電子佛典集成，<http://taipei.ddbc.edu.tw/index.php>

佛光大辭典「線上資料庫」，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中國佛教寺廟志數位典藏，<http://dev.ddbc.edu.tw/fosizhi/>

法鼓佛教學院「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authority.dila.edu.tw/person>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典文獻數據庫」，<http://www.library.fudan.edu.cn:8080/guji/>
CBETA 漢文大藏經，<http://tripitaka.cbeta.org/>

